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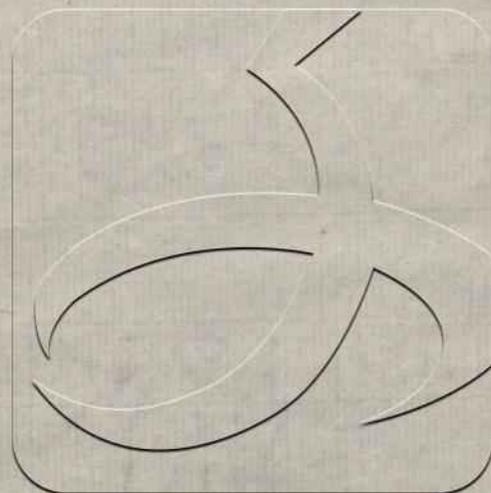
點石齋畫報貞集目錄

失金得寶
轟灘遇怪
公是公非
酷吏慘戮下
夜叉報怨
御碑焚燬
失餉奇聞
海中有樹
驚鴛打鴨
天官示兆
歡喜冤家
海獸何來
得子奇緣
匪棍橫行
佞臣遺臭

盜賊指異
孩提告狀
酒龍
狐戲狂生
羽人國
天道好還
持籌誘姦
蝴蝶迷人
羅漢擒賊
大魚吐珠
雷埋逆婦
虎睛放光
紅綫遺風
蟹怪迷人
冥官慎獄

癡童入洋
賭棍會盟
輪車賽會
翠竹生花
金雞被獲
雷驚怨女
鬼能驅賊
大龜
阿香除妖
節婦生鬚
珠光示異
錫杖禦盜
捕役誣良
身輕若燕
蛤蚧酬恩

甕中捉賊
瞎子串騙
酷吏慘戮上
美人計
石神有靈
假鬼勾魂
黃人作祟
城垣斃馬
器作箴誠
村牛搏虎
妖物可怖
虎不犯貴
捕賊賈福
西人恤囚
少林尚在



木人為祟
映照誌奇
邪不勝正
黃耳多情
壽翁吃醋
母猪產犬
文人不法
蠹役驚人
法人残忍
盜舟贖妓
割耳代首
時文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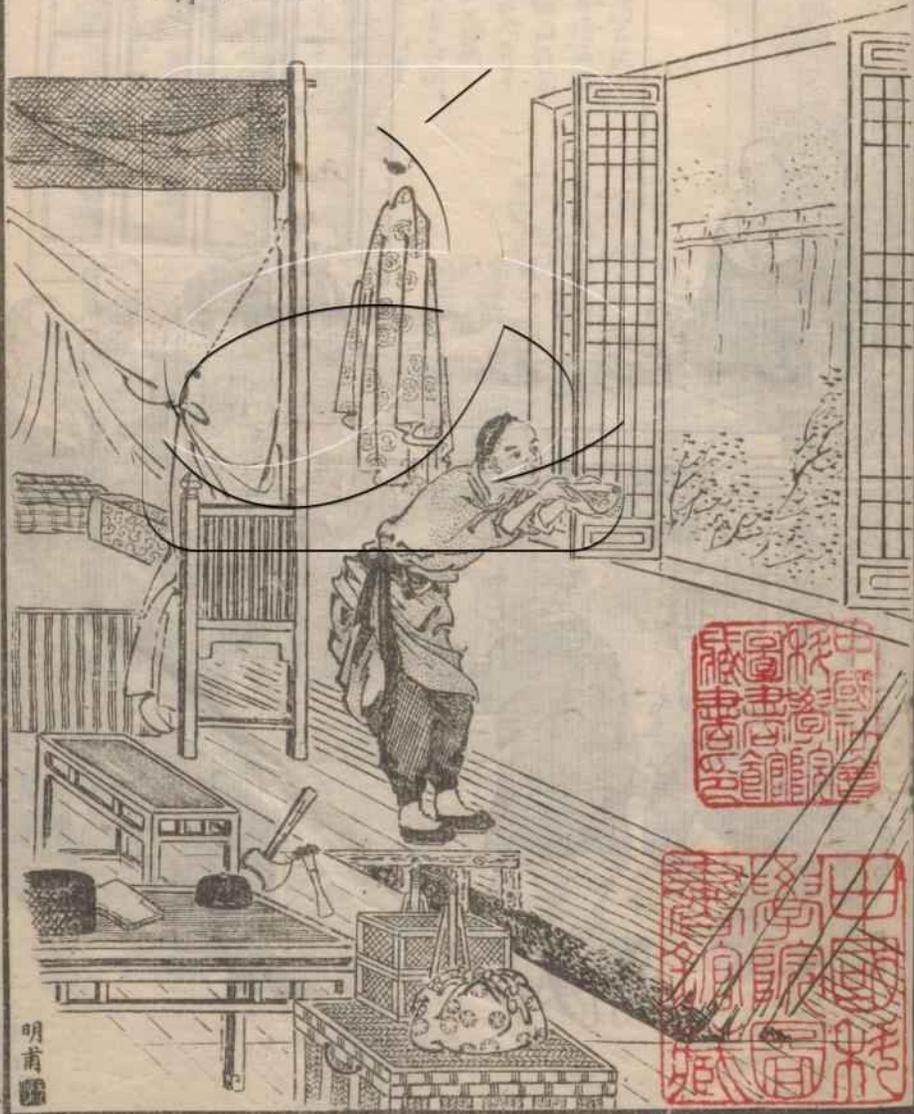
捉姦割耳
御風而行
馬脚大露
抗捐肇變
舉鼎攝盜
猫作人言
休妻笑談
神鳥
幾釀人命
大打山門
換棉獲報
報荒受責

鑿異
優伶頌德
鬼父擇婿
禍首伏誅
理佛惑眾
評花韻事
知音犬
飛鳥牽人
祖師何罪
老奴許主
調停得法
脩心補相

雷異
賭棍銘恩
蠅亦知醫
觀察自刎
水牛化龍
莽公子
秘戲難演
強奪公所
冶容誨淫
欺兄笑柄
瑩城
乘舟看怪

失金得寶

人生得失本自無常每有得
不意善失不意愛者不必塞翁
之馬為甚也金陵百鼓家子近
已中落蓄有番餅二十尊以
備緩急詎前日開司詳已不
翼而飛去後復於地板下掘起
竟見一囊貯之得珠數十顆
其寶石二一紅一白其精其貴
鑒者辨之以珠為常物不甚足
貴白寶惜重我錢僅值數百
金其紅者實為難得揣之得
一兩一錢七分價重連城現
聞其人將欲求中亦僅是生
得失之數果有前定歟



盜賊指異

人心之不同及其面而手指亦何獨不然夫
 抵竊通者賊人各有相印人各有指必謂
 能驗其合類罪之輕重則亦之指而乃因
 橫城報錄英國官醫生云某國罪人甚多
 審視罪人之手指其常人有別如鼠竊之
 人指皆微小其第一指其第二指當其開
 時指頭相觸甚速其手指有微響如盜
 之人指肉粗指頭垂指骨轉輪之響則
 甚細殺人之手指短而粗爪根尤長手脫
 極難壯者力以上三事皆屢經試驗實至
 千人一律故其近來驗犯不必問其所犯
 為何事但由其指以斷其人已覺完履
 無與是雖該醫生悉心體驗猶能一日了
 然而罪犯之指不若人必實有歷一可證者
 豈曰神乎其技云云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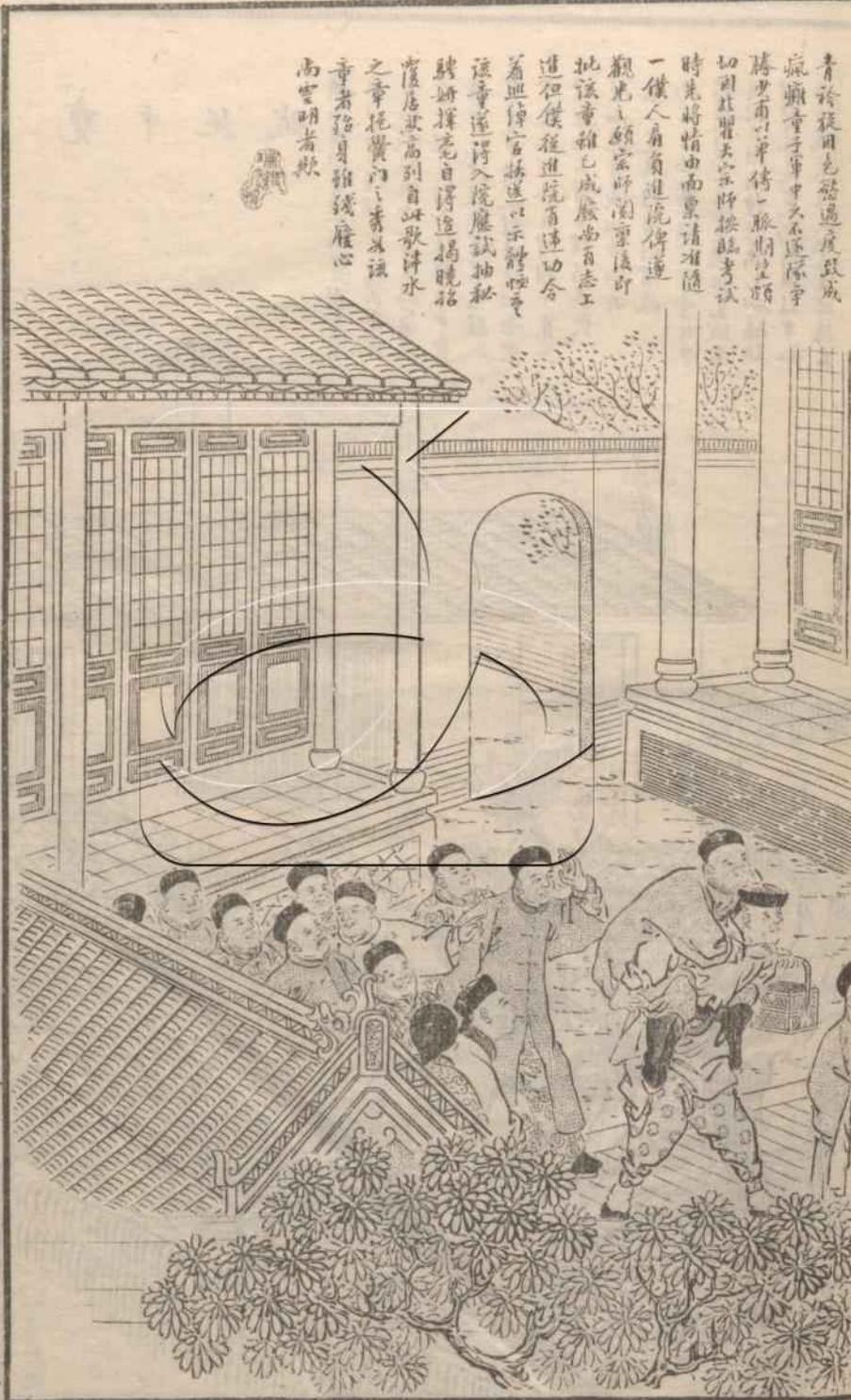
癰童入洋

常親席好大族
也科中解膺督
傑也貴族中子年
送無白丁之日惟
席少甫二子名去
成者年進不感未領



何元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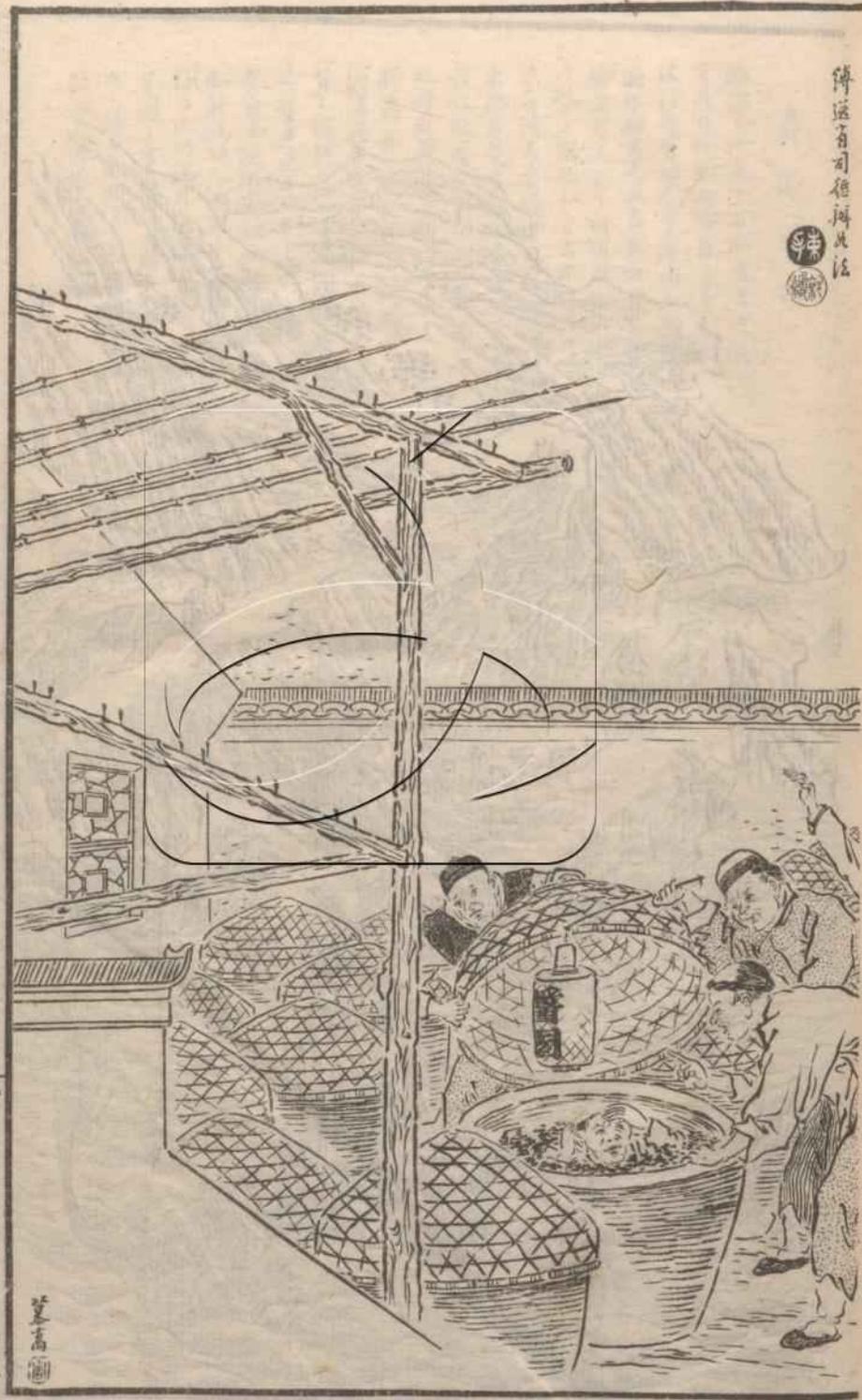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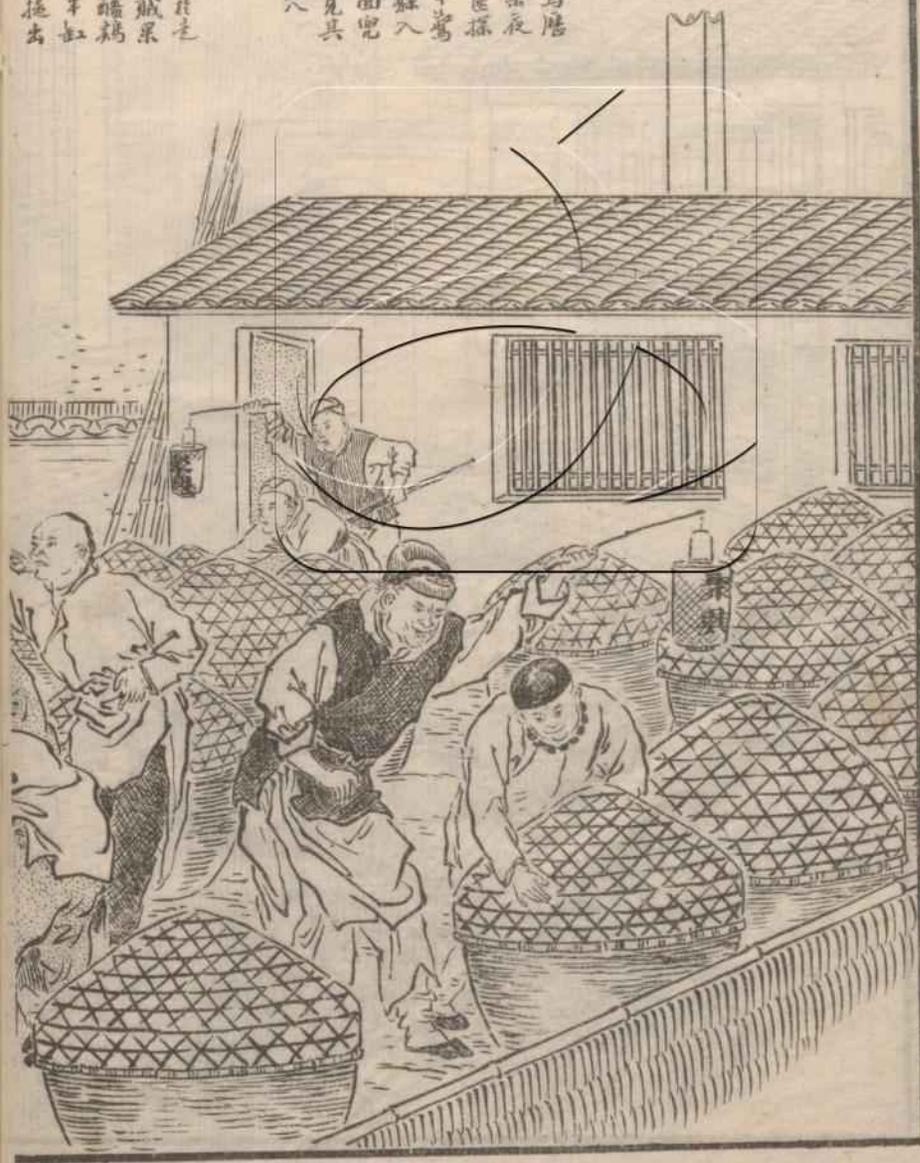
青於徒用色發過度致成
癰童于軍中久不遂隊宇
勝少甫以年侍一旅則空頭
切則其罪夫以所按臨考以
時先將情由而稟請准隨
一僕人肩負進院俾遊
觀也之額宗所潤京後即
批該童雜已成廢尚有志工
道但僕從進院有違功令
著照傳之官核送以示神聖
該童遂得入院屢試抽秘
賦始得免自謂遂得脫私
宥居其高到自此歌洋水
之章托費門之香以該
童者殆身雜錢履心
高望明者歎



竈中捉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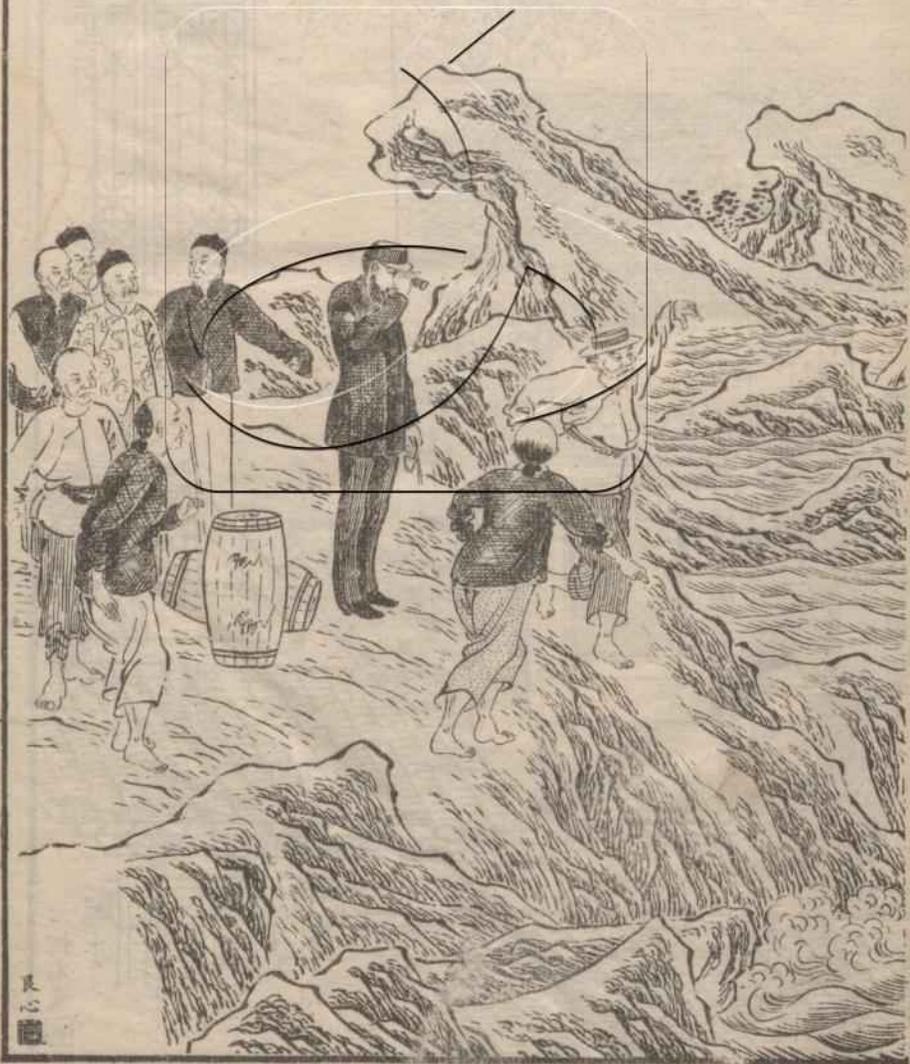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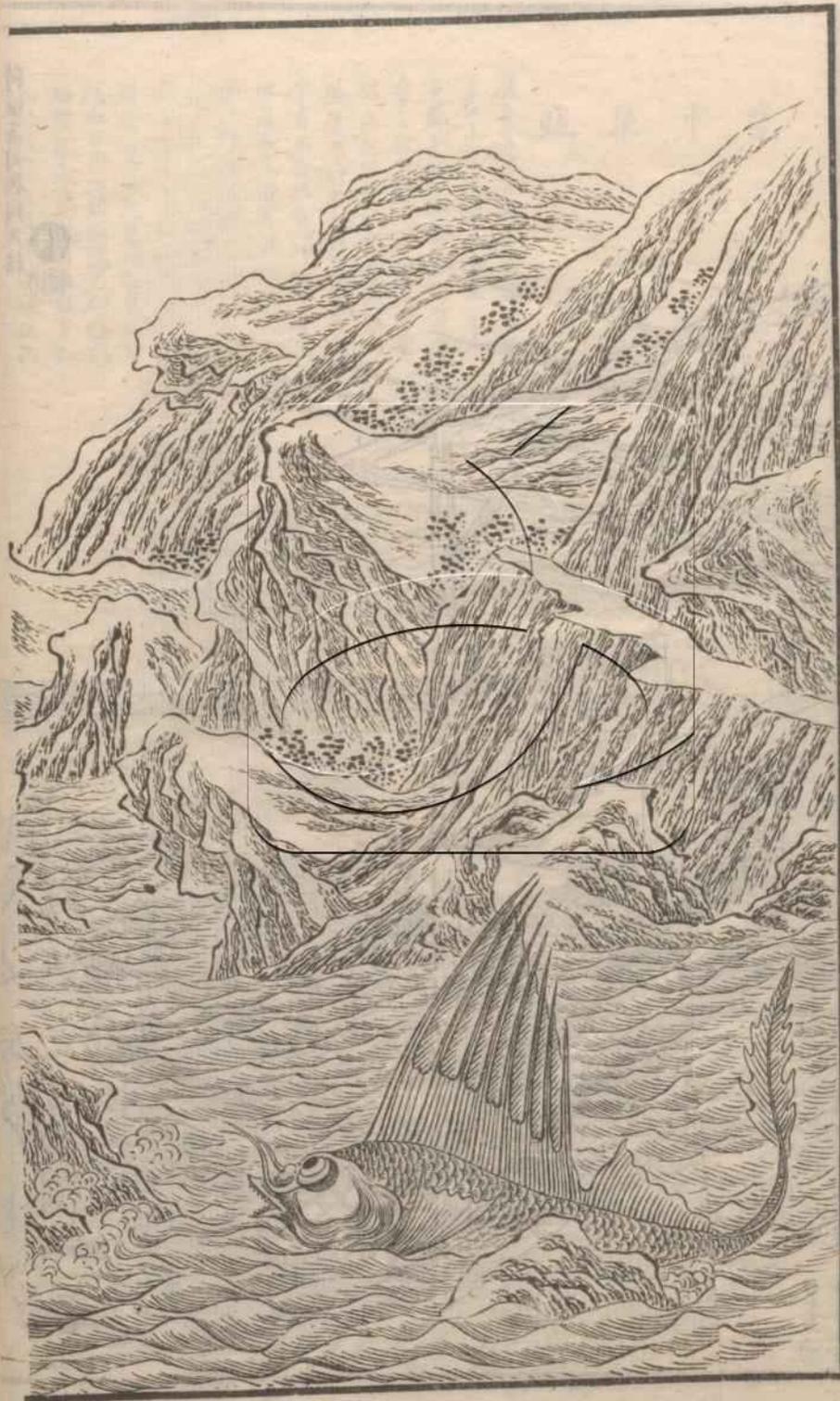
廣西省垣有聚興醬園為唐
牙口未生涯頗不之信其某夜
有竊賊繞壁而入正在睡中驚
覺之際店夥已從睡夢中驚
醒急起捉賊賊窘甚急躲入
醬甕中時家夥皆往四面兜
拿杳無蹤跡有謂明見其
升屋而去者有謂潛其穴
壁而過者議論紛紜莫
衷一是其疑者則謂賊
尚未去必當窮搜莫索於是
將醬甕逐一隻隻揭起見賊果
蟄伏於內迥種淋漓七似睡熟
醋盤蒼足覓高存原致事如
而此賊法投其中遂被捉出

傳述有司能辨此法



車轉灘遇怪

灘溜之險每多不測說者謂其
下必有怪物存焉蓋千年來無
法所禦自西人有車轉灘之術而
灘水始不足為患然亦有不善
驗者若其物之神通廣大不可
以勢力制也由宜呂而往河道
中有河名青灘者水極險溜往
來船隻受害頗多嘗怪好者者
設法欲除之因聞西人轉灘其
之妙欲藉其力將河石移去詎
料轉灘一天後水勢洶湧橋所
洶湧異常忽見一物長約丈許
背上有翅高四五尺閃爍舞動
其行若飛西人見之為之氣沮
驚匿而逃不敢復試吁是何物
也能使西人逃避三舍不以鬼奇
神工之巧施於洪濤巨浸之中是
豈灘石可轉不可轉之別耶抑葉
力之種不敵物力之大耶怪乎怪乎
彼西人其奈之何



孩提告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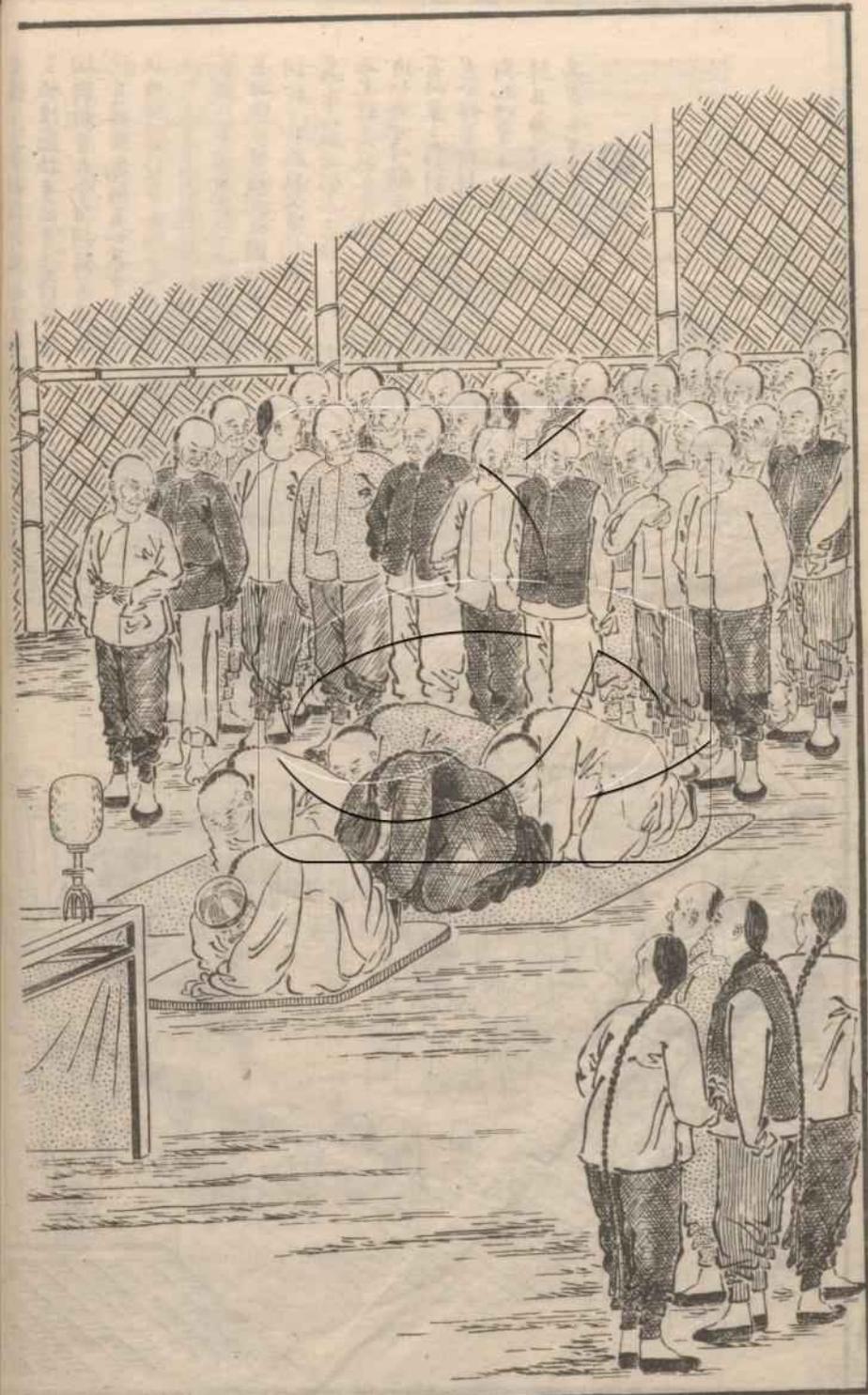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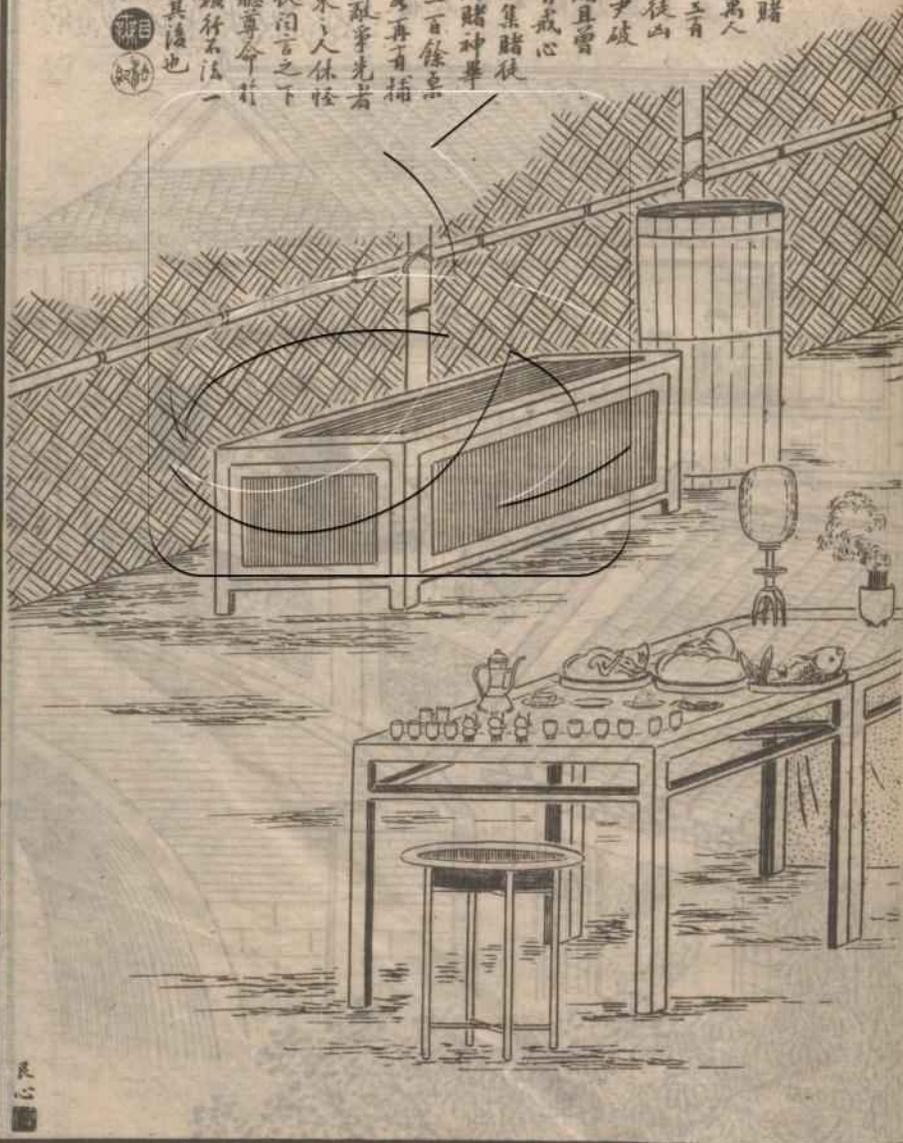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性也夫其父母而相尋覓且至游竟其官首者有之自爾郡某童始某童兄弟二人一五齡一七歲先在街頭巷口一步一拜口中喃喃自語稱其苦

者情三月朔值縣劉去令在城隍廟拈香該童係禮華即桐興訴苦去令准詞飭差將孩抱去聽候訊辨知其事者謂孩母歸甯外官長久不返其父因往尋覓不見其妻大智極疑其妻春冰口角急其家草屋無錢被焚岳母遂以被燒放火周知等詞控之在縣孩父遂拘禁其房而孩母仍無下落而兒情急救父哀痛迫切無可呼籲遂以此案不如別去令將若何判新也吁孽乎之子其孝亦可嘉矣



賭棍會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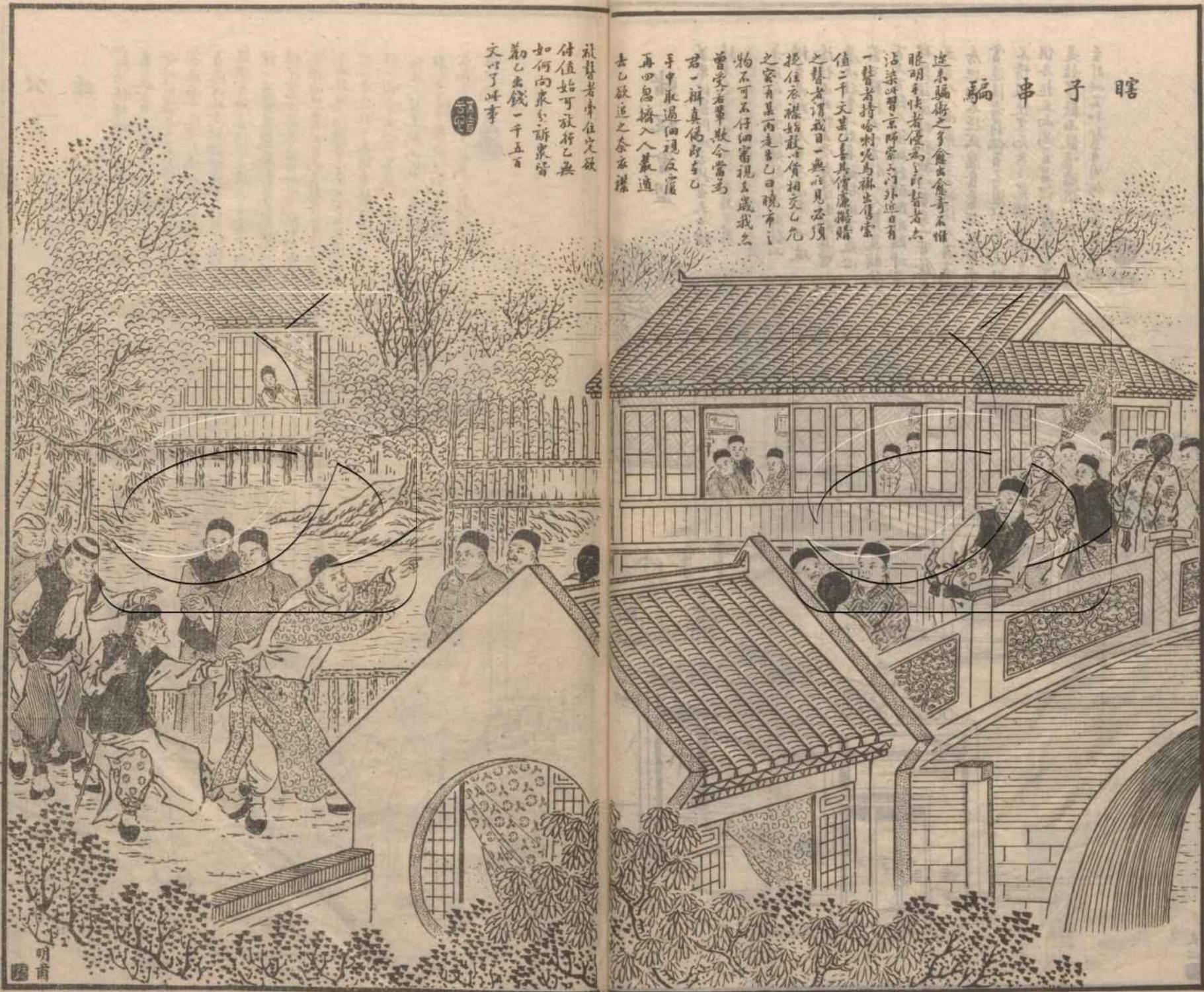
美界沈家灣地方共有大小賭
 棧七十受其害者何至數十萬人
 該處左近通商寺巡警局設三有
 年風聞皆受陋規故任各賭徒凶
 橫至是刻下局員李道史二尹破
 除情面非惟不受賄亮私賭且曾
 屢次往拿以致各賭徒咸有戒心
 前日賭棧大小首領八人聚集賭徒
 百七十餘人備辦牲醴酬酢神華
 碑飽設席暢飲歡呼多至一百餘桌
 為首八人向眾宣言此後再無插
 房巡局來捉成廢奮勇拒敵爭先者
 賞退後者罰倘有不遵約束人休怪
 不情礙使中元云云眾賭徒聞言之下
 俱各起立而為首者謂悉聽尊命於
 是始書歡而散噫賭棍之橫行不法
 至於此不知賢者司何以善其後也



瞎子串騙

近來騙術之多愈出愈奇不惜
眼明手快者優為之計者者亦
沾染此習至師察六門外近日有
一瞎者持哈喇喇與麻出傳索
值二千文某已喜其價廉擬購
之替者謂我日一無不見必須
捉住衣襟始敢以貨相交乙允
之察其其而走某已曰晚市
物不可不仔細審視去歲我亦
曾受若輩欺今當為
君一辨真偽即去已
手中取過細視反復
再四忽擠入人叢遁
去已欲追之奈衣襟

被替者亦在文致
付值始可放行乙無
如何向來乞訴眾皆
勸已出錢一千五百
文以了此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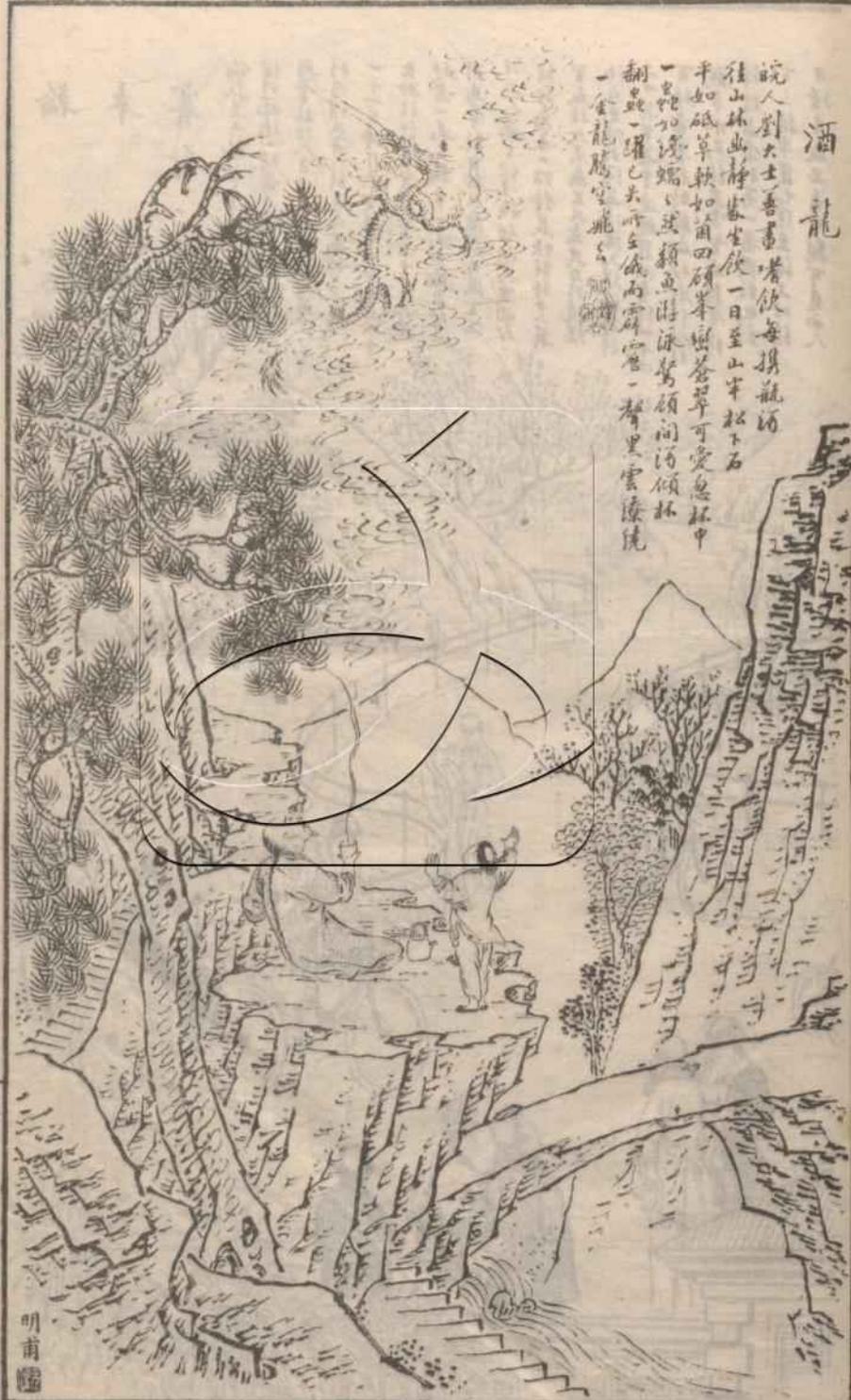
公是公
非

蘇世候補郎中有內親家為一則札
 蘇蘇自唐前華一則家蘇蘇自
 命時起前日有某同官蘇宋括各設席
 宴燕而首座者所為而親察原係同所兼
 有成諱於是開懷暢飲言無不談酒行數
 巡俱有醉言偶運及康妻妻王李新贈錄
 陳一以言前華親察蘇蘇蘇蘇如蘇蘇
 惜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
 之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
 此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作一固言王人及客場力勸滿滿
 座之人皆不歡而散說者謂兩
 觀察、爭難運近相言言言
 公而公言私言徒為是情、
 云尔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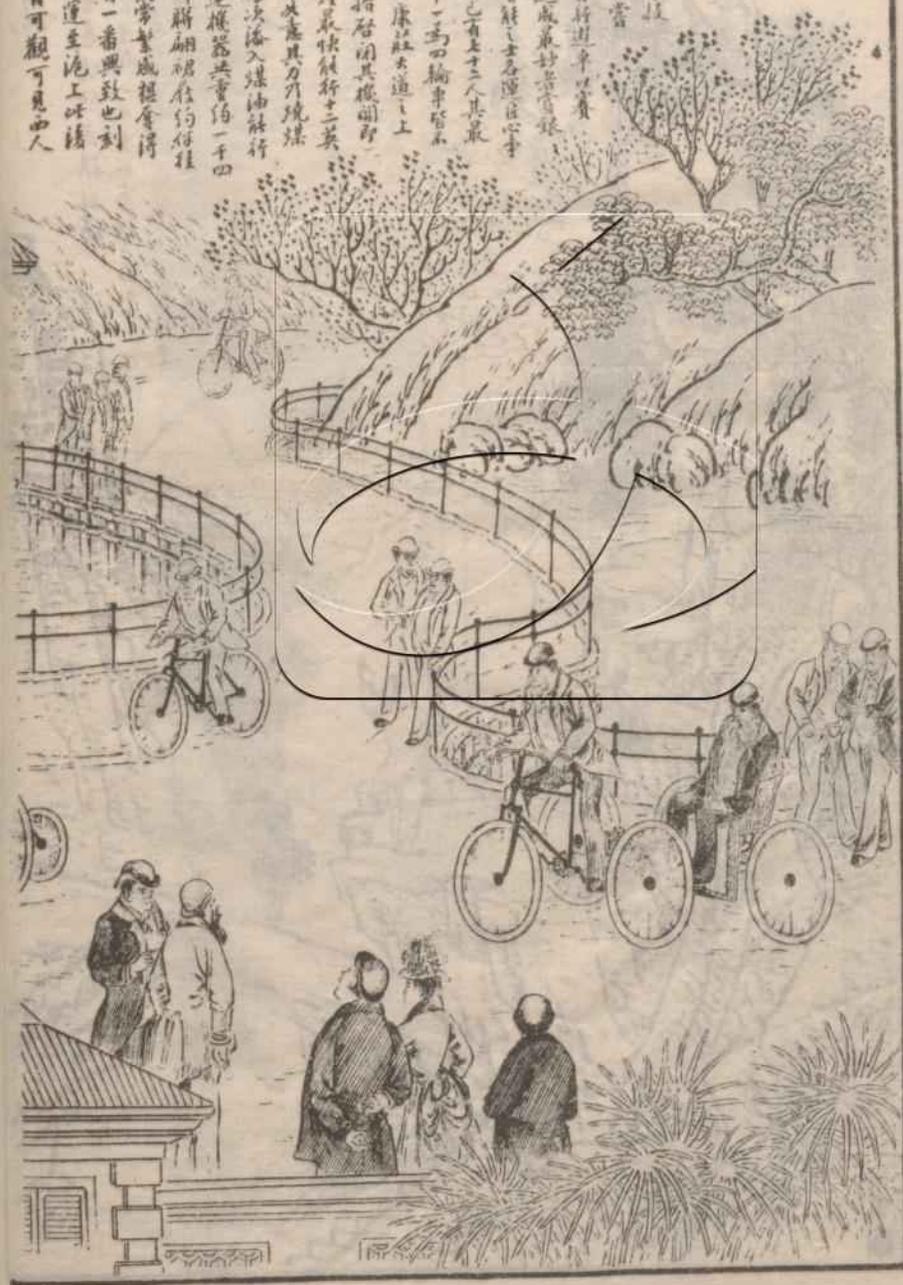
酒龍

說人劉大士善書嗜飲每携龍酒
 往山林幽靜處坐飲一日至山半松下石
 平如砥草軟如茵四顧峯巒蒼翠可愛忽杯中
 一龍如淺蟻、或類魚游泳驚顧問何傾杯
 翻匙一躍已去所在俄而霹靂一聲黑雲漫流
 一金龍騰空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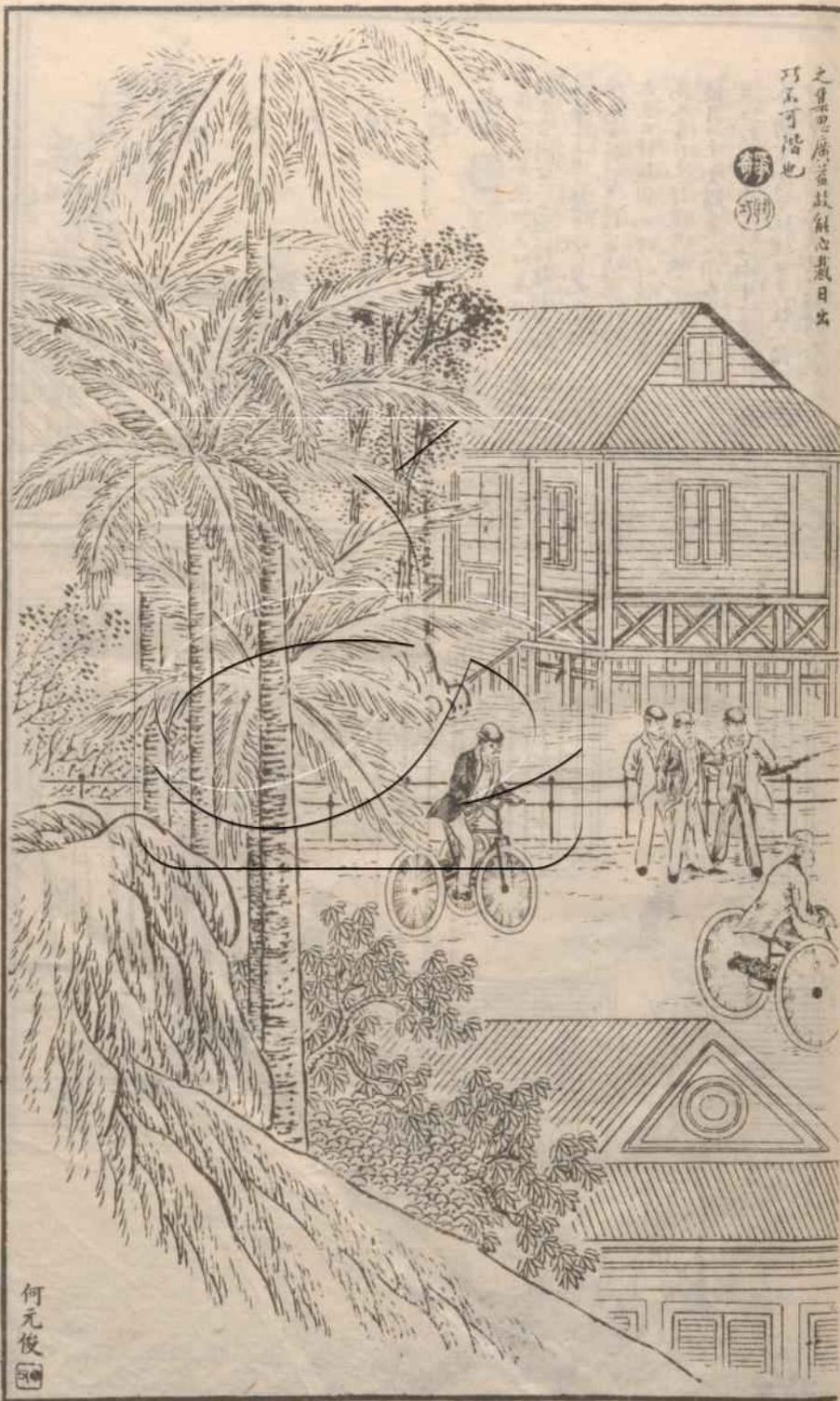


輪車賽會

倫敦其王親貴子弟
 演習冠冕一時前日嘗
 懸賞格招人自行遊車以賽
 巧思謂此有八種遠處車妙者當錄
 一千一百磅其是智解之士各懷其心
 出妙法計賽會者已有七人其最
 妙者一為三輪車一為四輪車皆不
 用馬力能自行其速極快且道之
 以二人乘之但行極快則其機關即
 能行如每小時鐘最快能行十二英
 里或往或來無不其甚其力乃燒煤
 油或先燒火油每次加入煤油能行
 二十英里每車連機器共重約一千四
 百磅當賽時將兩車在約何種
 觀車水馬籠異常其威極會得
 錦標者當列有一番典致也刻
 下三輪車業已運至泥上此後
 日增月盛必有可觀可見西人



之集也廣者故能心裁日出
 巧不可階也



酷吏傳上

明末常州守備劉瑞麟潮州初
 為羊城守備三蘇常聞名先王
 像馬王英以賢得官通宛平營
 太史大紳起用為按察使所部其
 為八言於吏部視其職宗衛之入
 龍乃以千金購虎人開大軍東下
 渡江蘇王孫王迨江南守宗運守
 常府官全家玩儒士千餘人皆
 仲留重是王先是白公貽清天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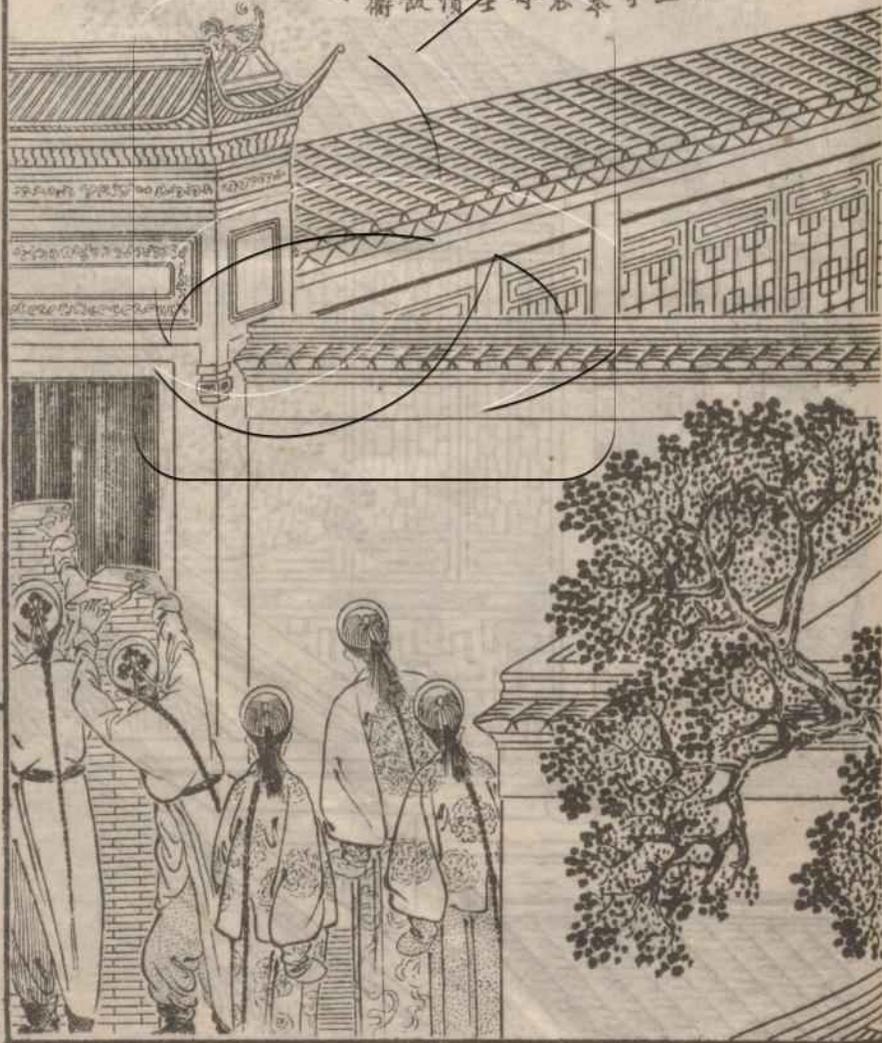


朝官會侍為瑞所辱瑞歸居東野白
 家橋柱門不出一日問門外喧鬧問
 之者曰謝王求食未嘗歸者備王甚
 為所侮無辭敢者白出現弓虎頭魚
 領願時非常叩其生平云高姓名可喜
 聞東人無不稱其有萬千里相投不意
 作古者用款之故沿途乞食全仗咬
 可兼數十人數月未得一飽昨得已也
 白即為其脫跡半求出賂以會時進
 立用兵為其乘時立功為謝王計尚
 可謝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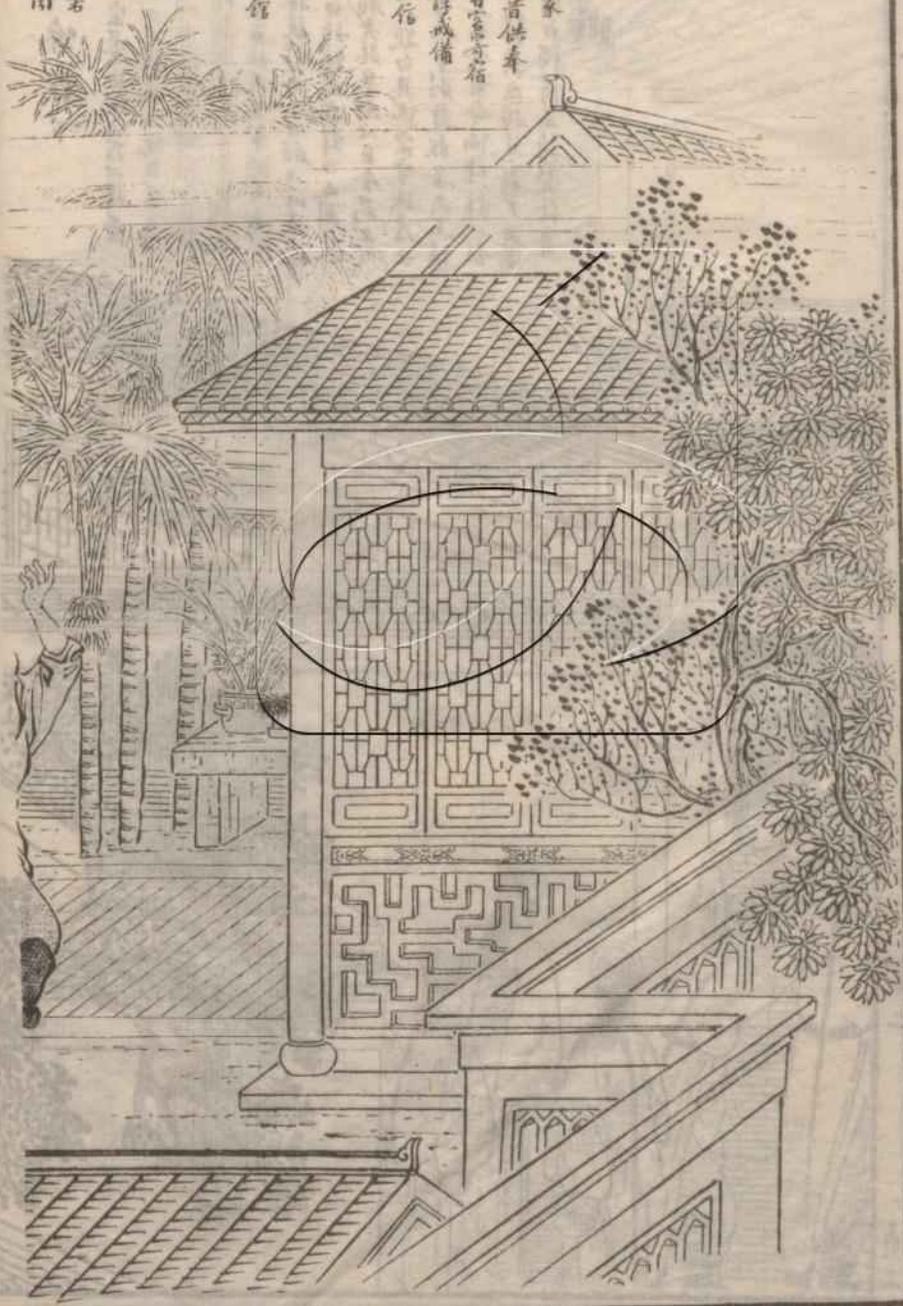
酷吏慘戮下

及雍髮令下宗暴苗城白乃以磚壘
門期待家禍一日傳某王統大軍至
捕下執居民向白所至發磚徑入白院
為空道幸積薪欲自焚王至出謁王
令家將按上坐再拜曰昔年賊害自今
流落得為極援始有今日願以所有奉
報且初出山白始憶為尚舞曰止爾意
朽不堪世用願老林泉尚以巨金為壽
亦力辭固請所欲白具述宗守賊虐士
民嗚應能易他守則獲報多矣王頃
曰賊奴乃尔王出令箭命偏裨往一飯
頃宗已斃而門外刺皮控草懸尸通衢
陶郡極快活白獨得不能髮徒身
尚王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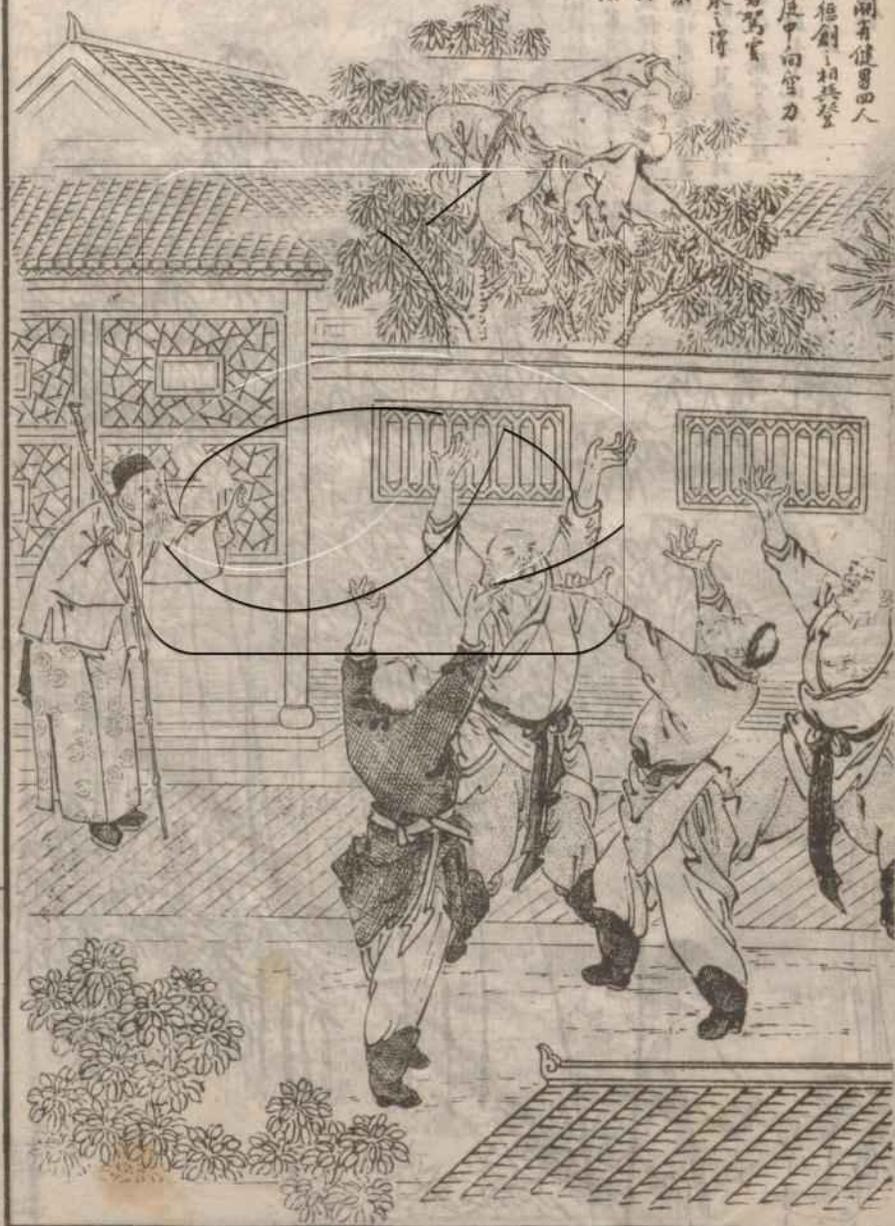


狐 戲 狂 生

滄州王氏家
多松仙字音供奉
甚怪一日有客宿
其廳主人謹戒備
至深夜而不信
詞頗狎謔
主人接于
止以恐有
他至潛使館
僮未伴
疑客以
胆氣自
矜力舞
及主人婦客
甫就枕便聞



堂中作唐書意故自謂有健勇四人
突入口設諸君幸勿相創相共擊
床各執一體曳至屋中向堂力
擲高過屋脊探然若寫實
亦將及地四人以臂承之得
不墜其是三四介雖未
跌損然心胆亦為落矣
忽階上文一雙白狐
垂胸曰且勿且勿勿
彼消受去直客
地上相其鼓掌
而散客唯吐舌
輩殆不知人曉
為僕人故其備
言其故人始知其
替由自取云



翠竹生

粵東安明兩縣
 地方於辛
 六月間到
 雲竹林開在詢
 光者中人皆言
 米者之微聞
 者皆成朽
 腹莫不豐碩
 慈眉胡適者會及各家村境
 米價果就洗滌去甚微滿為德王即
 蒼輪往外運運米又皆金銀數十萬石至米
 店代陳平活是竹在開故信為米者之稱謂
 南邑西想及官至華家方橫新子早凡有竹家
 不論何種無不者成棧竹中下者其色白而
 近淡其花清而微香無怪鳳凰之食其葉
 也插憶梁君子南點賦之奇其附近鄉村
 竹叢成庭庭有光孔洞一騰空令西想
 官至及南海三水文人舒起之地地者
 平安一竹光苑及弟之庭
 梅梁君時市漢光輝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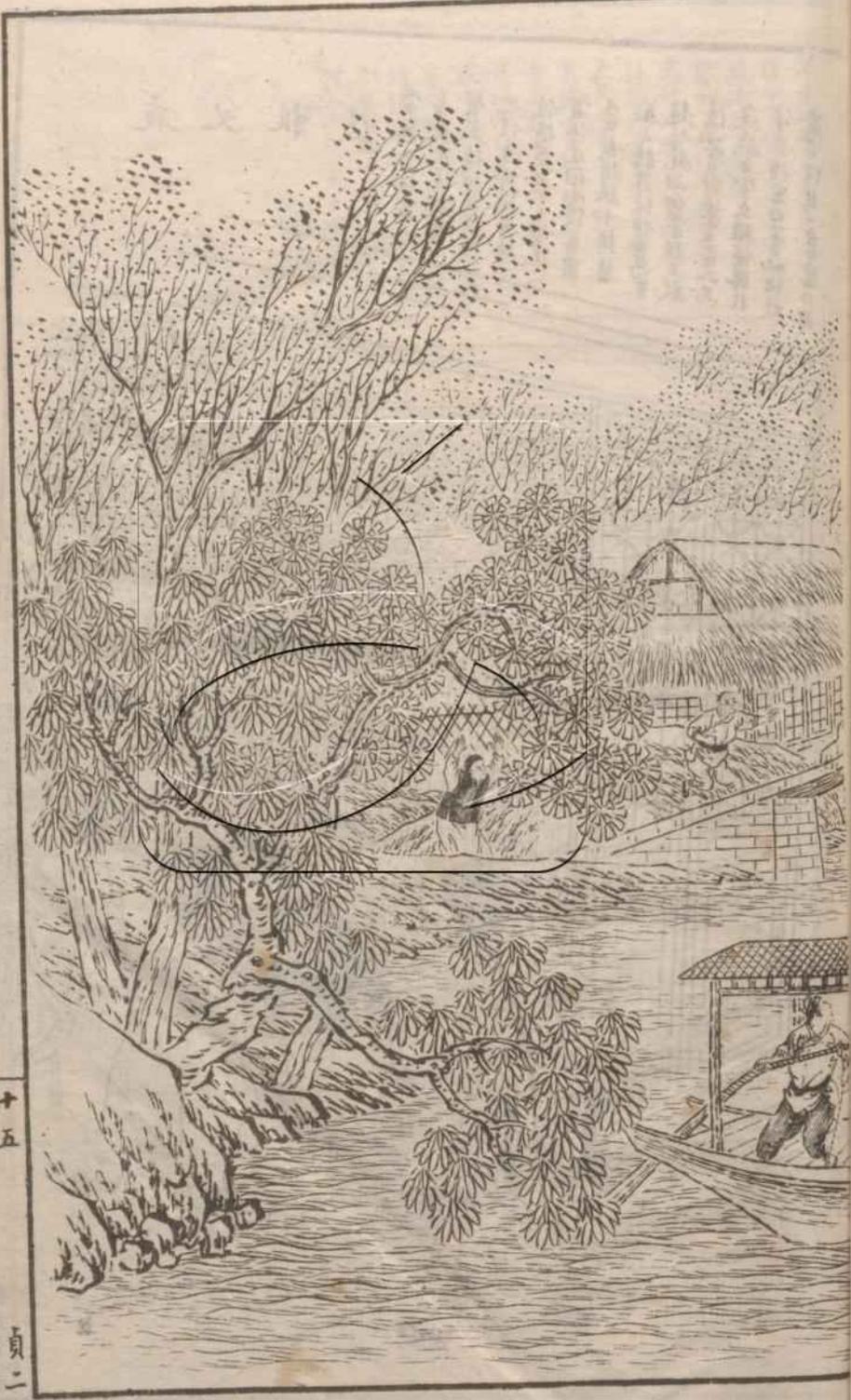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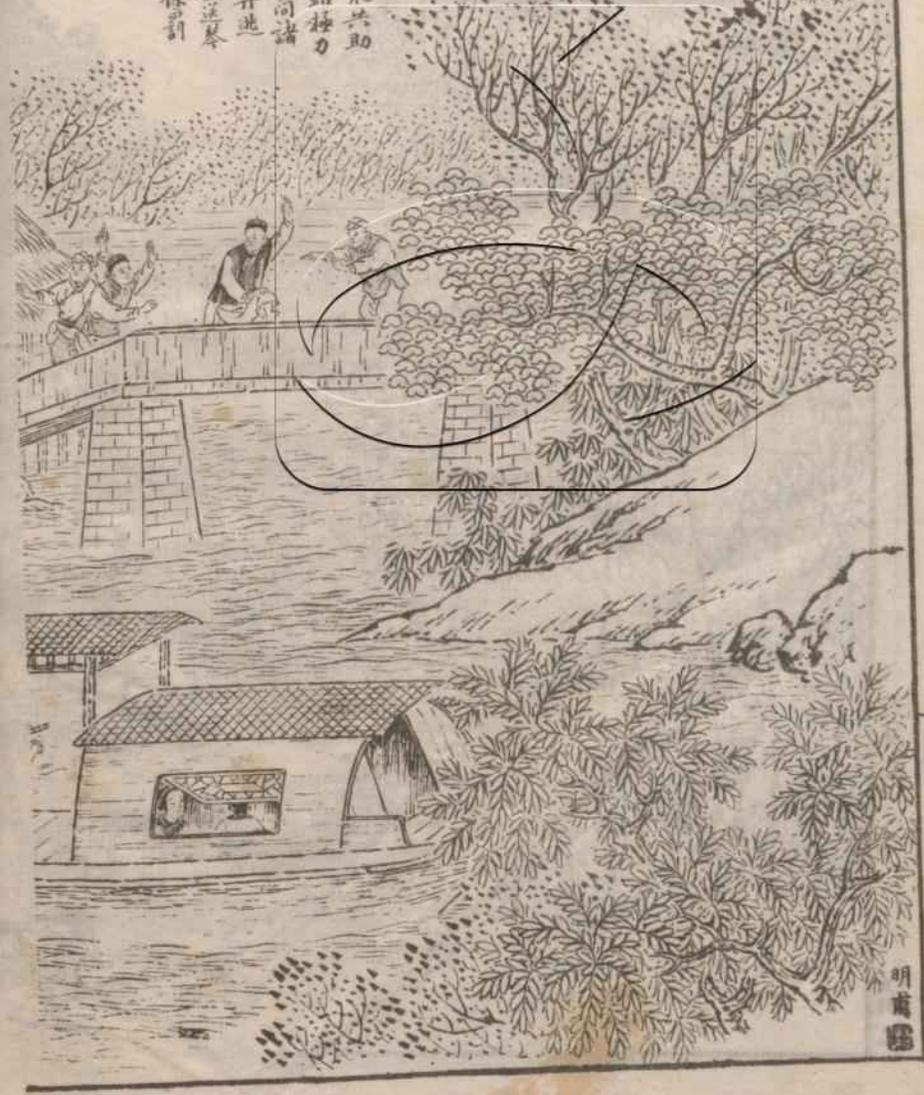
亦未可知誠善兆也
不其然歟



朱信賢

美人計

揚州人某甲僑寓
鎮江小碼頭平時專
以騙詐取人財物人
之覆其術中者不知凡
幾前日甲因欲將斯無計謀
生探得新河船戶某已蒙中
頗裕遂生一計使床頭人及
膝一女雇已之船伴稱欲往
江北和州探親已信之陸
波十里款乃友散甫過蘇
山甲忽以飛進至大碼頭船快
停已心錯愕聞甲已向岸上人替言
此船揚伊眷屬私逃今幸遇及乞眾共助
一臂之力必不如其計將已個住已難極力
剖辨人後竟充入之言疑信參半遂同諸
船中母女則皆含淚無言頗似私約奔逃
光景而甲則寂然詢之隨映地保欲送琴
堂已一時孤掌難鳴不得已馮地保罰
洋十餘枚才送了甲乃笑逐顏開
遂携妻女揚長而去是亦可謂
窮極計生矣



夜叉報怨

常熟人植某
妻龐氏通詩書
習武技植龍龍任
之性奇悍反目執
便痛楚畏一如虎
有倭反間而憤甚思
以口舌折服之植苦
勸不聽乃信任其家
趙入龐向何事植不
隱以實對遂室甫入其
度龐自言出雄健勝於
悍男指客曰有死快放
眾皆愕然一客客曰固



何元俊

何日植尊夫曰結交情漢
理合重相客曰吾何嘗懶
龐遠持白棍逐之客各馬
獸戴一馬姓年道行稍遠
為婦所擒思替捕捕其
後匪叫苦已先婦釋之
夫笑曰老馬反為駒不顧
其後夫自此無敢作說客
者又數年某虎吞吞一
日謂其夫曰汝前生虎我
我今生報之能已解矣登
床坦臥家人現婦頂上如
煙繞屋三匝至門似為青
面夜叉騰雲飛去試拍婦
體已冷如冰而日暝矣



羽人國

有客乘海船道風飄至一處沙灘穿洞窺見外有山島一
樹高數丈枝柯結子有人結巢而居如雀而小里勤與衣非
坐雙翼在地上或拾蛤蜊或抱木枝結巢不計其數語音其
鴉不可辨見人至聲相驚飛上樹後遇順風船歸詢諸西
人曰是羽人國也



金鷄被獲

長蘆某中自言昔年寓保定某店因苦寒年主人每欲逐之
故言相求使居後院院室月明其書格思是眠忽聞窗外窸窣聲
之一彩金鷄雄健無比其為店中所畜也怪既而每夕必出及
曉隱隱心異之遂持其索拔刀逐之至牆下而沒振之得黃金一錠
重五十四兩麻諸索負甚而婦覺左手微痛乃運鷄刀所誤傷者
至家創夫當廷醫調治金書始愈財其可羨乎



石神有靈

昌黎有句云偶或題作石居使
 百無其一人可見神之靈
 鍾離秦水石石附降靈頭
 麻福諸人固不徒在武以謂
 石言於神降於年方是為異
 也蘇城裏門新橋巷安善局左
 首有石佛二尊高不盈尺不知
 何許神也不知建於何代向來無人
 敬祀詎日前忽有一細頂輝煌者乘輿而
 至焚香燃燭叩首連三意頗誠謹一時觀
 者如堵異而詢之據云金以佐職雷次吳
 壇應百年所罕有因河左逢佳此靈偶
 許一願謂如能得款當求叶謝今果奉
 委著理其神一而伍省深銘感故特
 虔誠了願以答神麻也附近有賣水果
 之孫某適患外症聞其語之往求瑞果
 然一宿而病若失由是奉以為神於是
 哄動多人爭往祈禱而香火逆冥常繁盛



御碑焚燬

金陵清涼山北麓之顯有
 翠微亭為南唐避暑宮遺址
 也 此廟南迎時而江德普尹文瑞
 公奉 命修復亭成中三一碑四週
 聯刻龍紋碑面刊五言律詩一首云
 石城煙霧界時臨舊宮煙燼業真
 猶白好山不改青亭亭亭未句因上皇
 徽宗躬墨成斯會清輝悅博堂乃 此廟
 二次南迎時 御製也其贊後碑亭雖昔
 荒僻而餘跡猶存前年有督標護軍官
 朱官帶公遠奉徽聖書以坡竟以斯亭為
 為廢雖積草料柴薪因以焚之屏今園人
 守之詎於三月廿八夜不知何意遂去慎
 全亭被燬 御碑亦為晚融氏再搗至法米
 管帶惶急無措自願以三千金贖作贖罪
 龜玉毀於石如土實能曲為原宥否



天 道 好 還

常州某後
某甲性方
硬有托婦
將收茶
來後欲
逼淫
甲知之
力阻視
視家後
遂婦入
禁而後通
甫至家門見
鄰里領一女子
狼狽而去通視
則甲之女也某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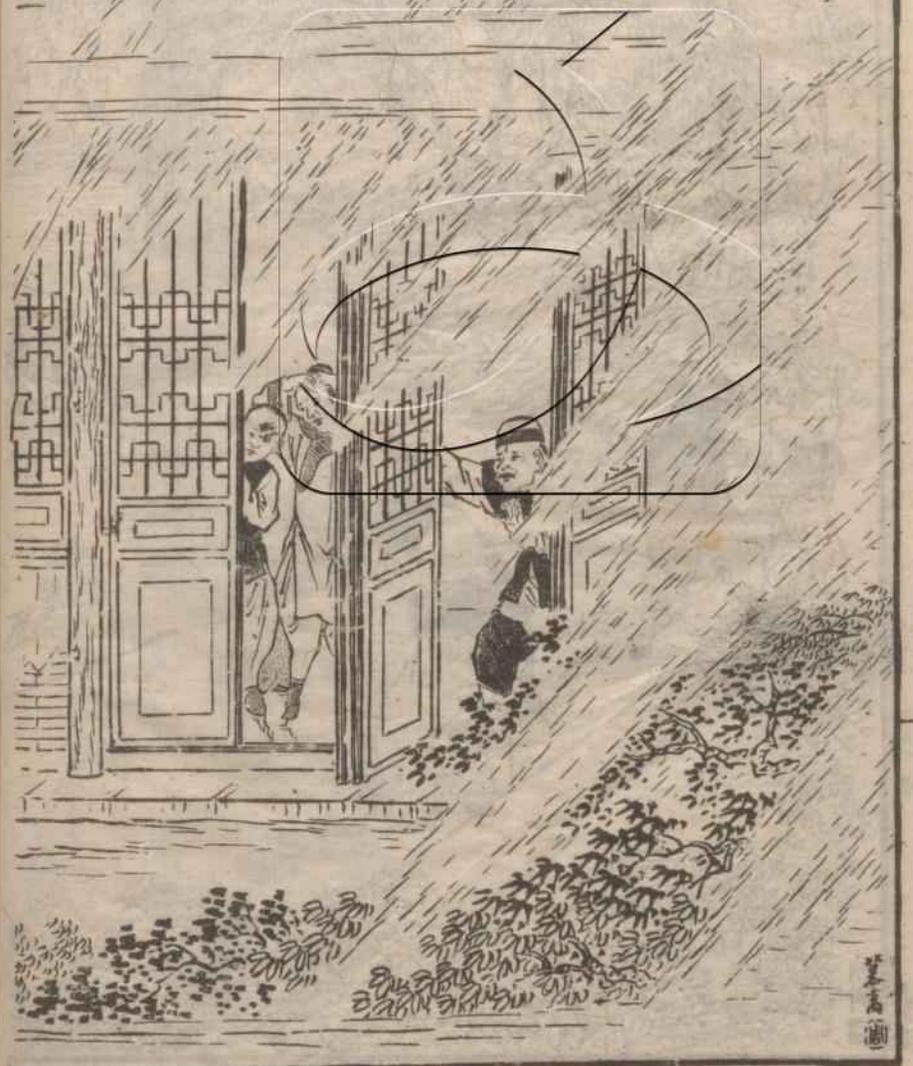


通者大往視林田遇
而辱少通是克將
施無禮于翁老
奉而克為通幸
無玷也甲拜謝
而甲已渺始恍
然悟其為鬼也
蒼更沒已久甲
倉猝而忘之詢
其女果如某言嗚
已不使人淫人
婦鬼神即不使人
淫已之女彼蒼
意可知矣



雷驚怒女

浦左高橋鎮騰湯巷御人
朱春之女小娘年華二九
丰致尚佳向主揚樹浦華威
仙殿克當女工自幼為媒王
裕森許其張永堂為室近



葉高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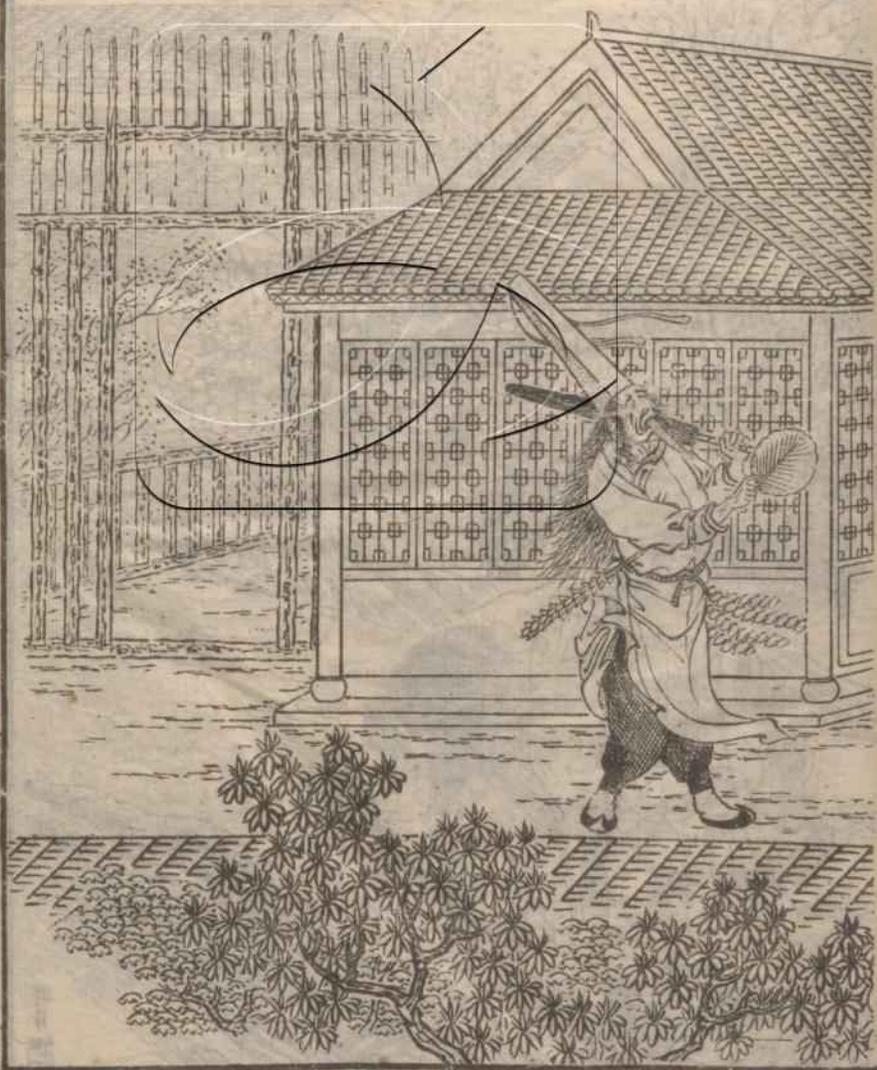
已近無邊門証張永堂御人
人道未話而女則情實早聞
以致自怨自艾有巧妻錯配
拙夫之憾上月抄竟心起不
良將白米一碗煮淨桶中瑞
告天地願將為媒之人主予
天誅以爲巧言撮合誤人終
自者假道至下十里見黑雲
密佈雷電交加狂息再金甲
神將女提出跪在堂地女至
此驚惶失措自訴情由當值
旁人將淨桶拋入河中始實
聞雨聲復得天道真容哉



山左某縣署後有偏巷寬
僅容身中多怪異日暮即斷

假 鬼 勾 魂

人行有任任者謂其某日
君去家僅數夜入此巷我願
備米道歸諾一任遊人
候於巷外聽思掛炭乃披髮
蓬面首白袍以往至巷內見
對面未一人散與已同歸短
任任所為不一恐及近其人
遮一物其棘之疑而詢情
相共側身而過卒無一語至
巷口眾見棘夫驚曰肥壯
者固如是乎眾曰最始知其
偽遂相戲笑而歸酒莫已設
難詢眾曰通巷鬼而共我遇
者誰耶眾言其無棘亦愕其
出懷中拍視之乃城隍之紙
一紙差棘勾殺任任者也眾
夫乞而任任已倒地竟去棘
亦無恙



失餉奇聞

宋者陳軍馬隊駐紮委
 某蕪費縣寺家以所管賊
 劫掠蕪縣帶官手德戎福
 雲於前月初二日持銀
 王凱等三人別省領餉銀
 五百餘兩各舟子包撰帶
 初五日去署行抵蕪縣
 境烟山莊同伴皆引馬
 飲水獨王某之騎至
 不至二里許流甚
 風利而散其虎吼
 王駐帶馬隊
 頃刻過天清同



伴六王見王昏厥倒
 地急喚之醒其虎
 騎已離遠當百餘步外
 所狀銀二百餘兩已香無
 蹤影去不謂已回東營官
 王某素性誠為久為上游所
 香亦不共為難一面移文所
 屬州縣飭差查緝王某夫銀
 法自慚無從討辦初十夜
 入河中竟與天夫遊神長

明
 卷
 三



持壽誘姦

漢鎮從不堂街
 廠前日有山工
 甲乙丙等三人
 乘間竊得本堂
 衛善善十娘送
 往老官廟河邊
 荒民道戶黃
 中見婦女中
 藉有姿色者即
 將衛善獻之欲賊野田
 草露之由以爲斯亂幸女
 見此果腹之物無不其願
 相僕矣孰意小堂始玉
 俱知廉恥堅拒之十大
 靜疾呼解人間

以爲何物黃鼠
 狼不想吃天鸞
 肉那梳子一散
 係甚廣集將
 甲乙丙三人圍
 在塚心奉送交
 如追香觀過乃
 排解甲幸始
 抱頭鼠竄而
 去噫以行善之
 實爲善善誘
 姦之具事而婦
 女肯肯自守不
 爲所誘否則善堂中宜
 此夫不若之人作此大不善
 之事不知當量情何不鮮
 其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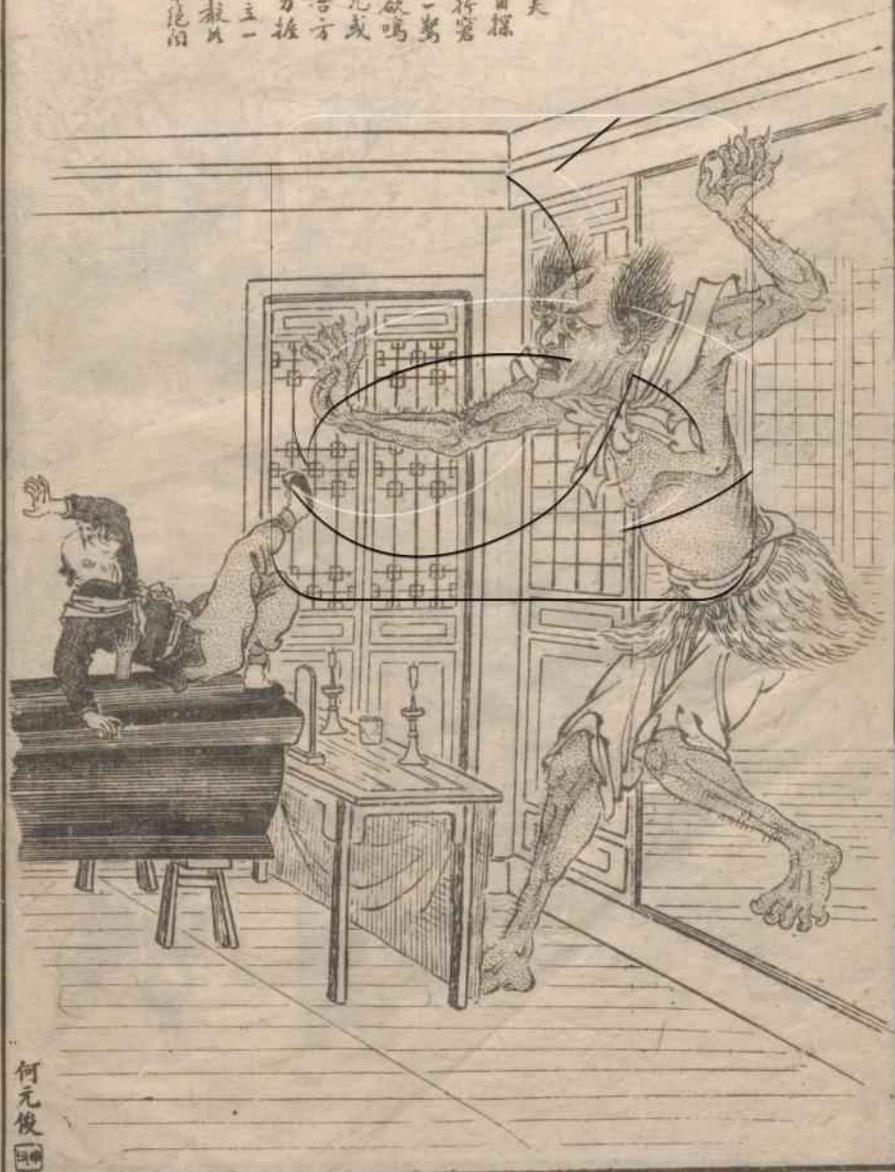


明甫臨



鬼能驅賊

天津某氏婦新寡停夫
 擬於窗下夜有偷光隔窗探
 物婦驚夜已夫去賊捕未將窗
 忘無策乃拔開窗去號賊一驚
 而強新人或至見賊已死欲鳴
 於官須臾賊魁衣求姑免或
 語曰汝何畏一婦賊曰吾方
 伏棺探物息有冷手如冰力極
 予臂穿而欲遁則見鬼一五一
 大鬼鉞牙雷目口張血盆教以
 霹靂操臂欲撲于遂蒙袍而
 者始知為鬼能驅賊云



何元俊

黃人作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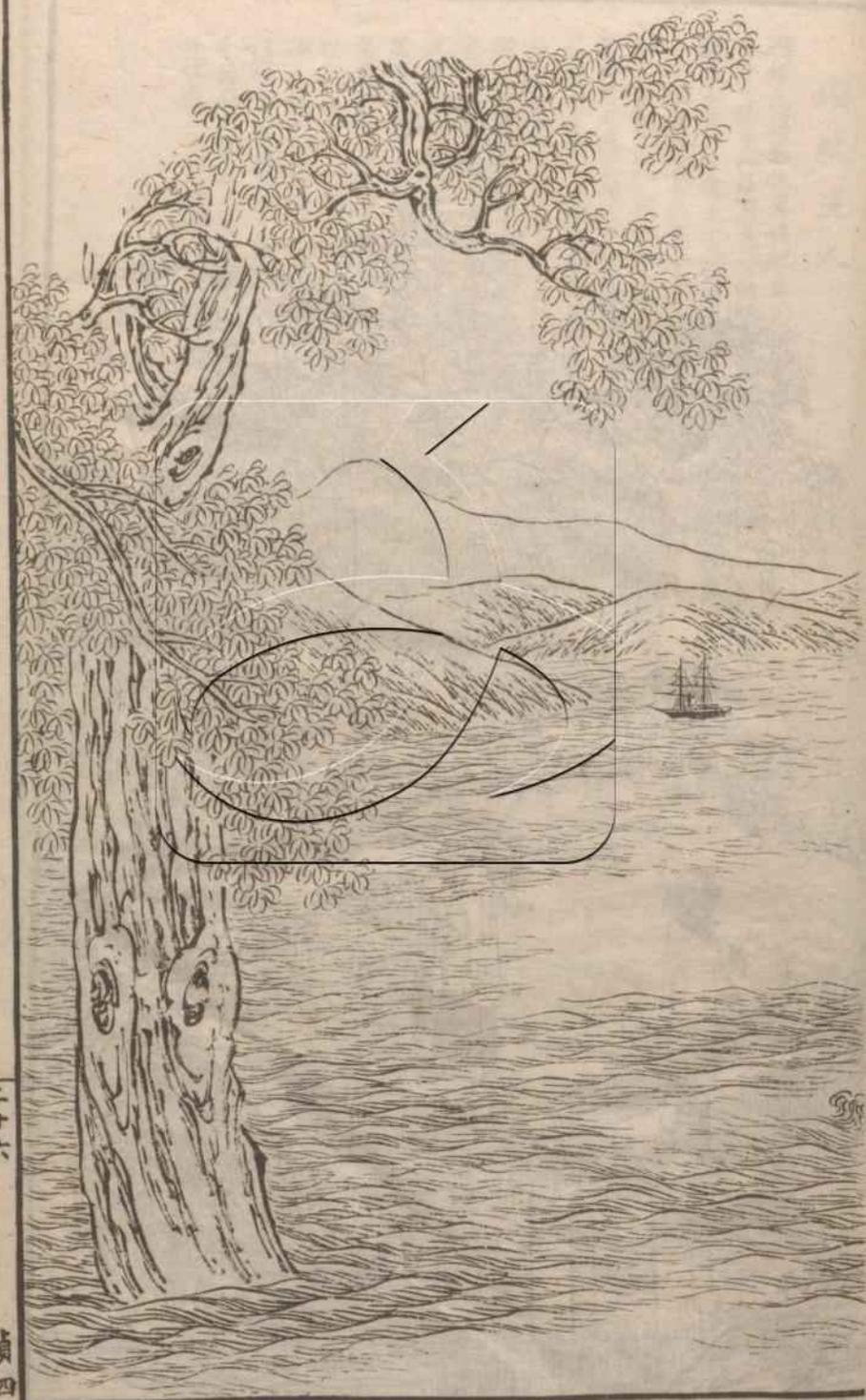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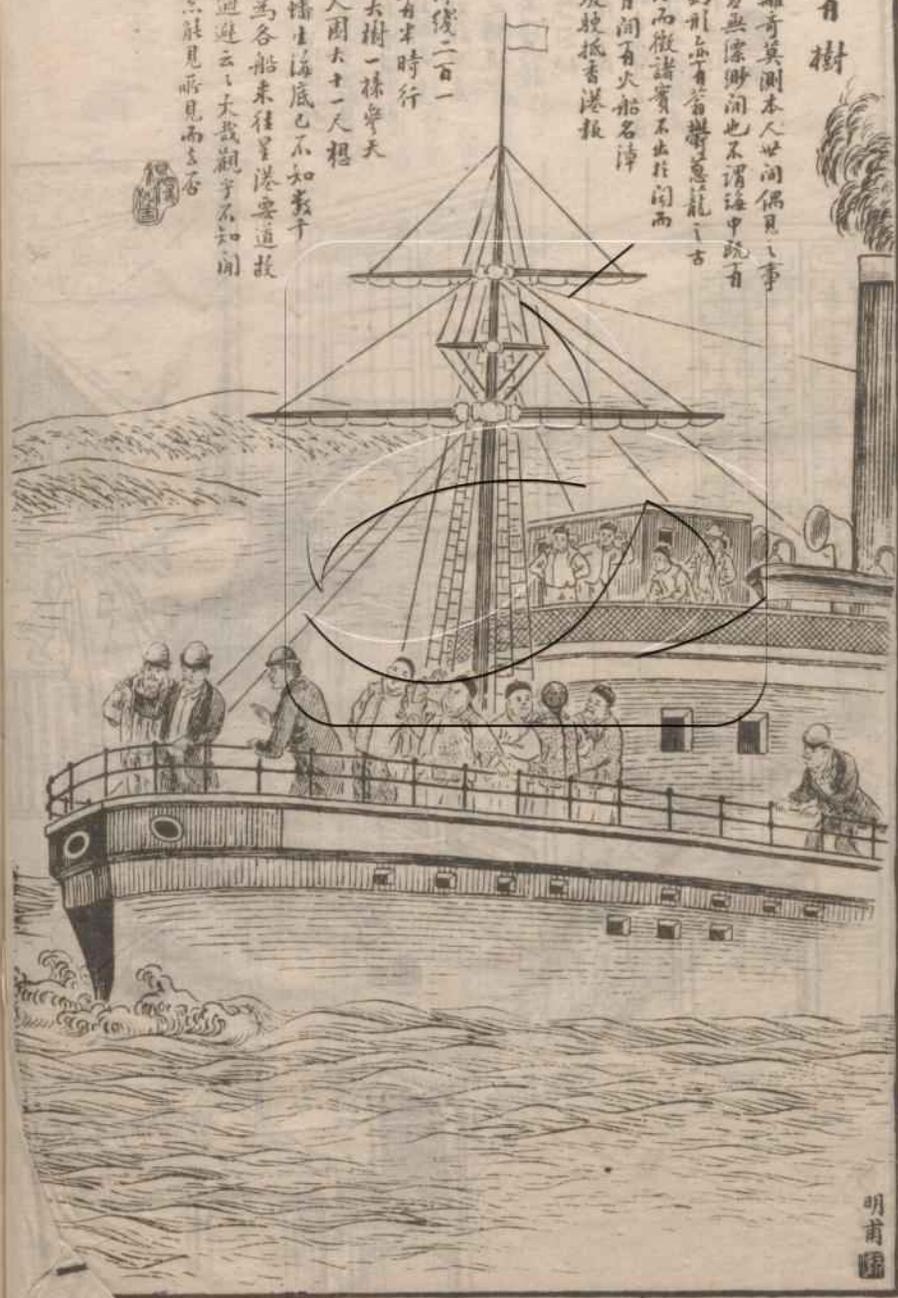
湖北人某甲日暮途窮
 投宿逆旅獨坐空室暫見
 磚隙中出一物長寸許狀
 如人其色黃睛瞬身高
 共人等空前相撲甲素
 胆性昏暈久之懼逐他
 室適見如前不堪其擾
 心頗恚或執其劑地
 木劍擊之可除此患
 甲從次日物出乘其不意
 拔劍擊之嗚然而倒化為
 黃泥振散怪遂絕



何元俊

海中有樹

海市蜃樓雖奇莫測本人世間偶見之事
而其實則生於無際渺濶也不謂海中既有
樓臺亭閣之幻形也亦有蒼鬱蔥蘢之古
樹不微諸君而微諸君不出於聞而
出於見者三月間有火船名津
州者由星加坡駛抵香港報
稱途次北
緯度第十
度二十五
分有半東傳綫二百一
十度三十八分有半時行
過海中見有大樹一株擎天
蔽日高約百丈圍六十二尺粗
十圍古木其插生海底已不知幾千
百年因是處為各船來往星港要道故
特報知俾如迴避云云大哉觀乎不知聞
所聞而末者亦能見所見而末者



蝴蝶迷人

蝴蝶為採花使者性耽春色隨處偷
 香口不徒學入莊園有相欲仙之概也靜
 海棠未店村古墳中丁有蝴蝶為磨平晚
 久夏幻無常每自穴出迴弄常蝶漸飛漸
 天直上宜滿觀之或如紙為凌空遇有暗
 香游女或飛穿裙底或翔舞簪端人或
 扇撲之徒不可獲村中有朱氏別業一所
 廊房華麗蝶入其廳一展長則牆為一滿
 翅上花華宜霞五色燦爛雖西工不能描
 寫常隔窗以味吸人口鼻往血
 流不止而死村人患之任軍
 器於穴外待其出也其前
 齊者而蝶已飛遠去無
 踪影後處未一道士
 神采飄逸自稱胡姓
 謂村人曰予託庇多年
 今將別矣備貳而去自
 此蝶遂不見村人指額相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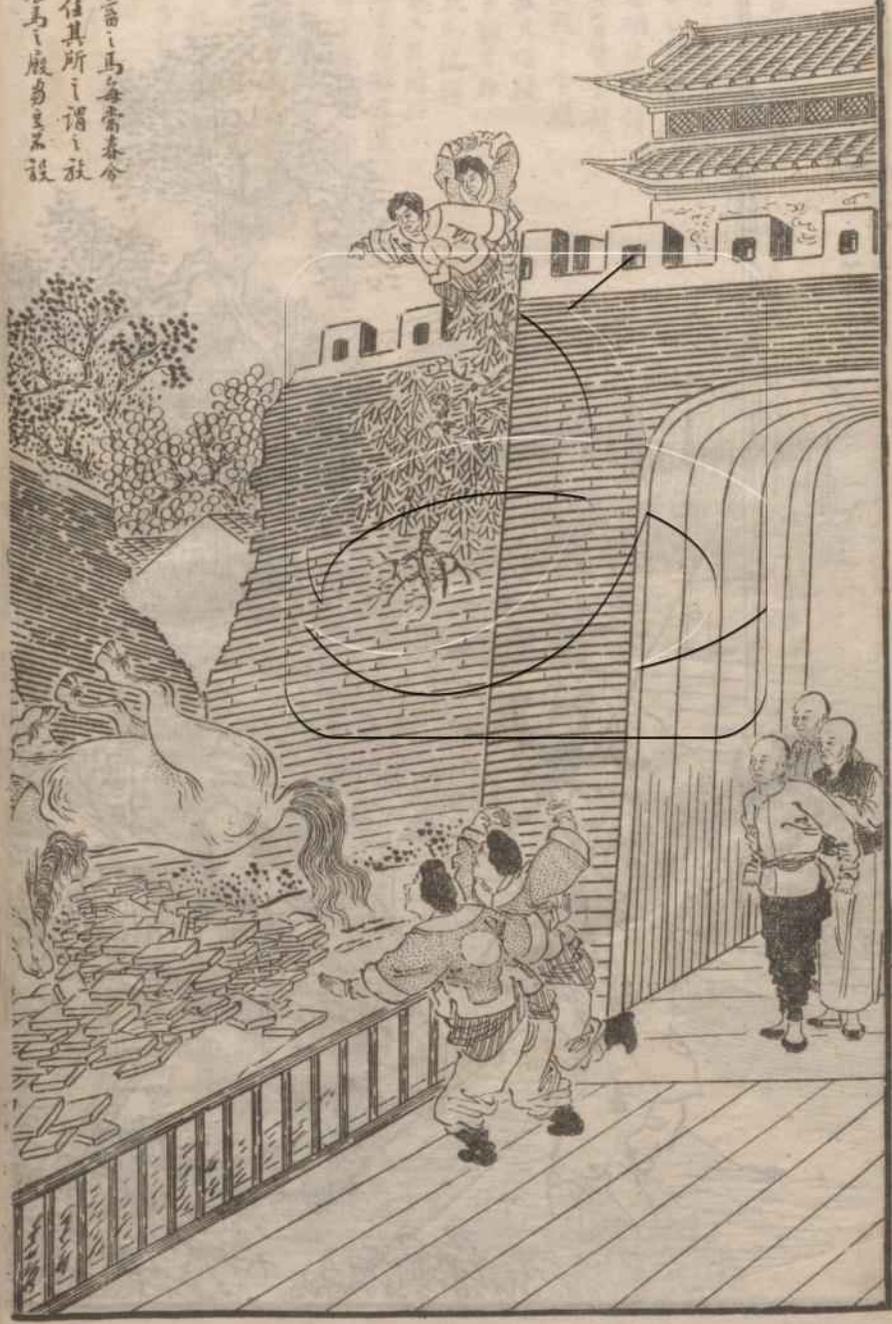
大龜

大倉園河口有沈姓者以
蓋貨為業於海中獨一天
龜長丈二人載至梁姓
行數十人曳之上岸沈
念此龜必有明珠索價二
千兩欠之無有售者越
二十三日不飲不食觀
者填門梁獻其喧擾
說言有司查訊幸即
持去無累我也沈懼
仍曳上船放入於海始
舍之圍之為不動船乃還
約離三里許見龜頭一伸
致白光三大條倏然而去
浪排空左旋右轉海水為之
沖騰乃知前此之任人捕之
之視之載之致之而龜遂不動
者恐傷人目真靈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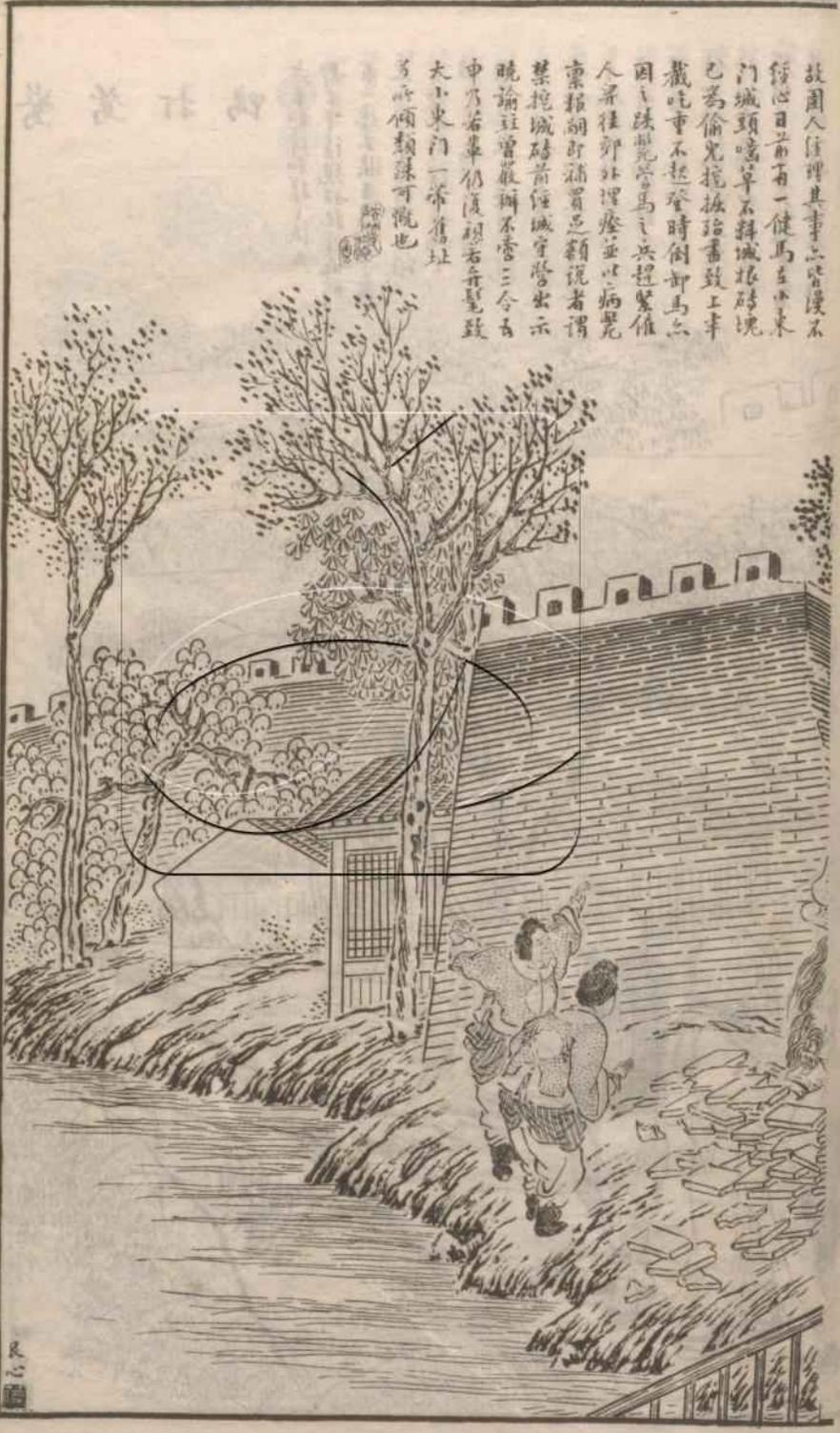


揚州其言曰馬每當春分
游於郊外任其所之謂之放
青雖有養馬之版易且其設

城 垣 覓 馬



故園人住理其事之皆慢不
經心日而有一健馬至小東
門城頭噫早不辨城垣磚塊
已為偷兒挖掘殆盡致上車
載吃重不起登時倒卸馬亦
因之跌斃為馬之兵控繫值
人奔往郊外埋瘞並以病斃
索掘胡計補買足額說者謂
禁掘城垣首領城守營出示
曉諭註管嚴辦不啻三令五
申乃若輩仍復視若罔聞致
大小東門一帶舊址
多所傾頽殊可慨也



鷺打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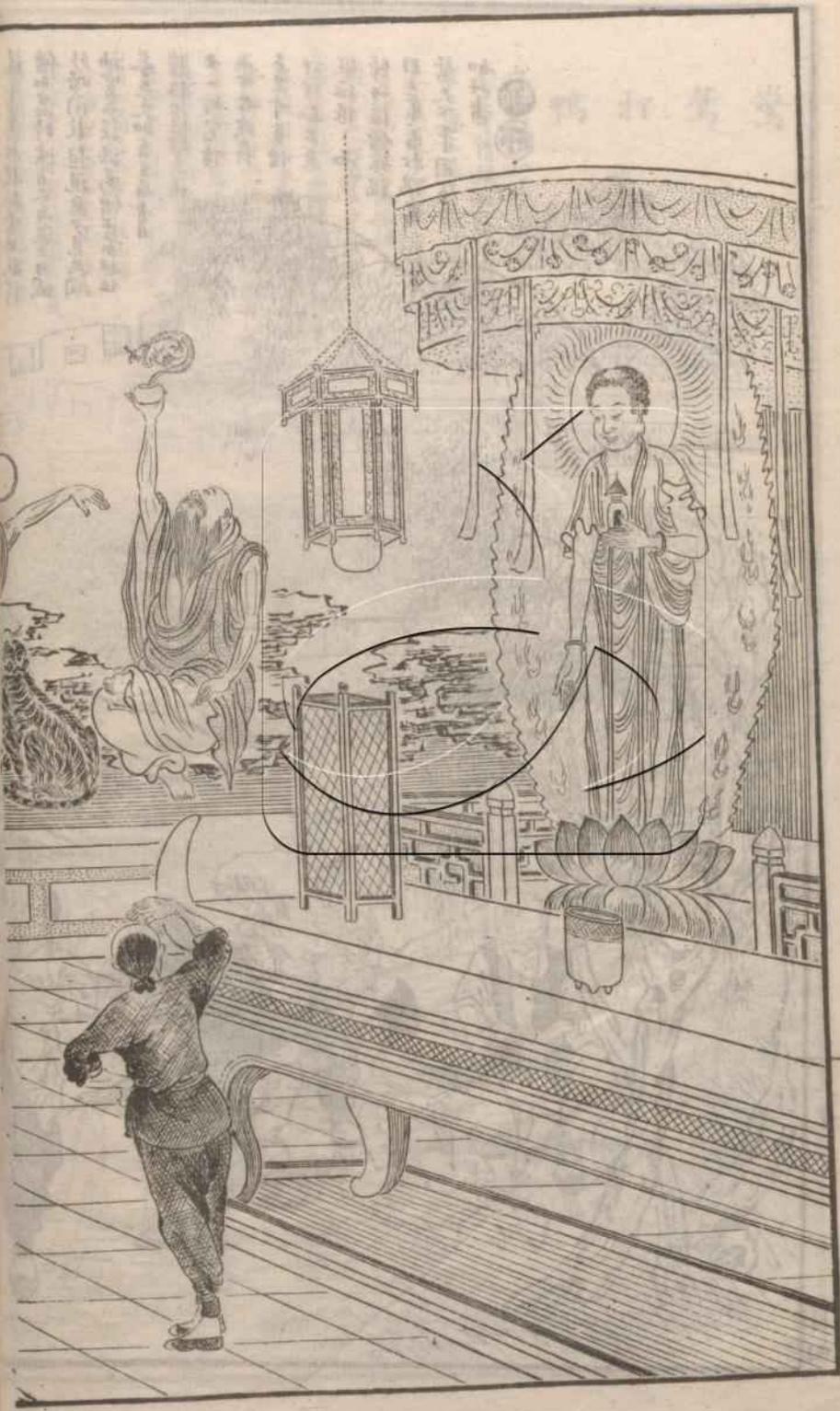
迎奉和祥和樣一流大
 都不守清規好犯淫戒欲
 求一塵不集有淫僧者
 久已不可多得然未聞
 有僧犯奸淫而嫁鴉于
 羽士者蘇垣某寺僧了
 因喜器歡善祥往現
 身說法前日五某寺酒
 念佛步月而婦室伯所歡
 至城南僻靜客舍習無
 避善施法而不料已至誠
 因證果之際為鴉所誘少
 頃知禍臨而至一粒必喝
 蜂擁而前僧去勢速楚免
 脫懼見一羊老徐娘實髮
 蓬髮遮一掩一諸是少句

蘇寺某僧搜檢索出欲得
 僧而甘心時遠有火屠道士日城
 外塔間最極視惡少見其洞
 袖寬衣談話為僧上前担任
 卷衣交加直至肩背日
 腫始得釋之道
 士一腔冤憤
 無可吞洩奔
 去某寺查僧
 評理春不見
 蹤跡恨一而
 歸吁淫僧嫁鴉
 羽士蒙羞打鴨鷺
 誓天下不圖有
 如此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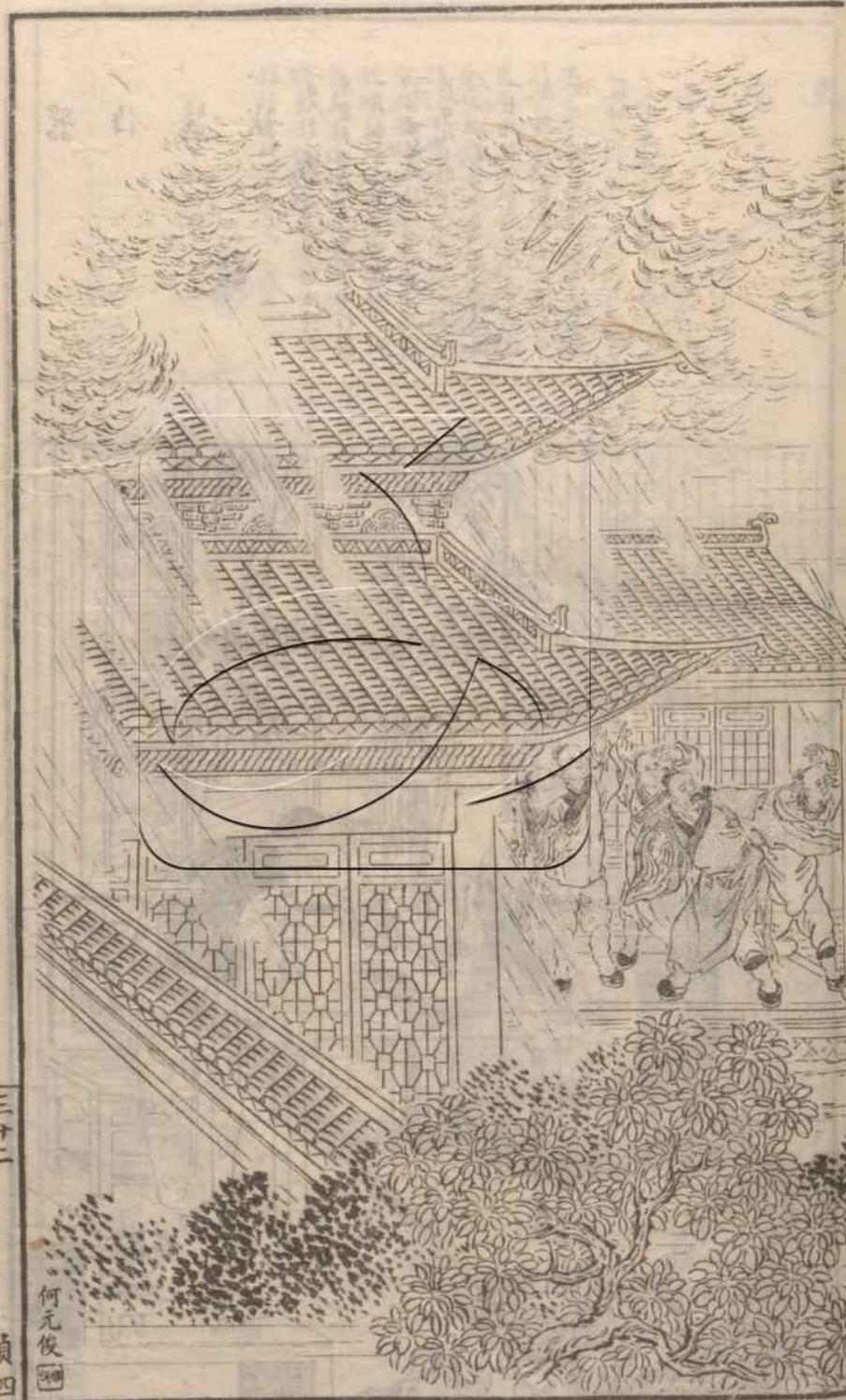
羅漢擒賊

東光縣為鐵佛廟中兩旁有
羅漢十八尊係用黃銅鑄成條
潤如金光耀奪目強賊一輩見
而垂涎乘夜竊取一尊載以小
車逃匿道途極力推挽東
衝西撞竟不得其門而出奔
波終夜去天明則仍在廟中
為僧所見執送百司據賊供自
羅漢登車之後香華乃欲出門
突見一身八金身者去喝曰此客去
不得汝等欲得歸路者隨吾行信而
從之不料他賊長久路徑全非時欲舍
併奔逃與泰此身極恍如磨于山萬水
因候異常龍采一和兩柱為真羅漢下
凡魂魄飛騰遂為所執官命台責釋
之速近聞其事一時香煙為之頓減



阿香陰妖

夫凡物不得天地之精氣
則不能成故而妖無漏入之心則
不至於遭雷擊物無論大小其所
以上于天怒不能逃此一切者推
原其故莫不皆道而竭虎其小
焉者也據客言天津田家江
湖帝廟中有古槐一株登已
霜皮于霄巖野數百年物也一
日天忽陰雨僅以雷聲隆隆
雷光閃閃則見樹顛主一童
年僮子六歲身無寸縷
手執紅旗一麾雷電
軌迹相持於列始無蹤
跡天亦洞霽好客者近
前窺視惟見廟牆上有
一長蝎虎長七尺餘葉已
僵斃查實所誅者即其妖也



器作識

有人至其縣州府城隍廟住持表
某雲見筆頭有筆指不示指材
一具云予請有一筆可測百之測
疑曰君製此物何用則表曰人生
必有死一則使入心中念怪世
人但知富貴功名利祿嗜好狂疎
一生而不思有死若此是也哉
吾每苦不為善事難取視之可
使一心頓釋萬事皆空所以富
貴師之詞誠心之善也福可拜
若者若其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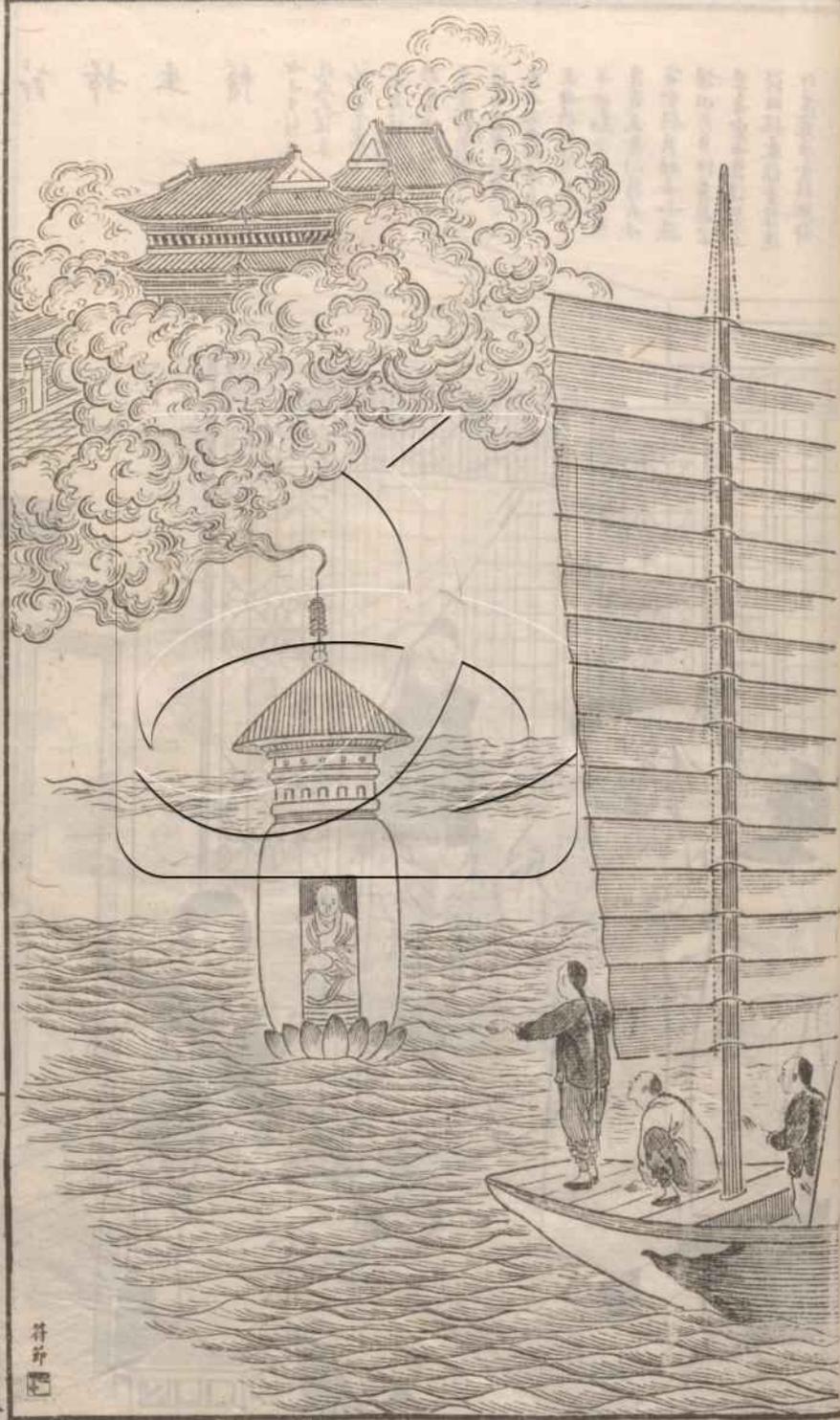
天官示兆

某太守自言昔年讀書別業
閑堂中一人語嘆云此當視
見堂中有一人金冠蟒袍手持
金如意釣若世傳天官像細
觀視下雙鏡其足侍一女子
官妝長袖衣服煤炭眉目此畫
疑疑良久拭目再視則不
見矣迨後任至黃堂返歸
時妻于俱已晚年惟一女
始悟當時所見實為一識云



大魚吐珠

湖中仲宣將吏部解但後好
行善事家有田千餘畝施貧賑
乏無侵容某年歲歉公議減成
收租其于甫十數謂公曰窮佃
無善吾家何惜此年解之需善
免之公號其言從之佃甚感德相
率至將門叩謝中有佃得魚一
重十餘觔以獻將受之俗錢二千
文急見魚口中吐出一珠將謂
佃曰此汝物也汝其持歸佃喜甚
歸舟至都湯湖漸出洋掌中躍
入河急起祥光湧出一塔一頂現
樓臺閃爍焰五色氤氳頃刻而
滅或謂此珠乃天所以富善人佃
舍貧而取之宜乎投之也



女子生後見
 隨處式語身
 記謂是罵言
 八九月津法有
 揚氏女連高氏
 子其說甚好相
 得甚歡幸餘遠
 意以女相拜自
 矢母與姑皆家貧
 年少初今改嫁女不
 肯有武弁聞其美以
 百金傾其姑女如其
 謀則尸自經者敢不
 果奇索女意謂若不
 得何堪風法金屋逃
 即運我座金姑無計

依樣這頭奇云得博
 一夕歡即不索償意
 謂先以且自然後可
 奪其志姑乃引舟入
 室女思自若奈嚴守
 察但服工得已自極
 其類急寬而腮熱火
 火灼須更覺其已
 生長髮脫一儉更
 兵舟至一氣置之取
 原金以歸人謂皆婦
 生後臨天聲苦哀俾
 守其志幾然而事六
 奇矣



明甫



村牛搏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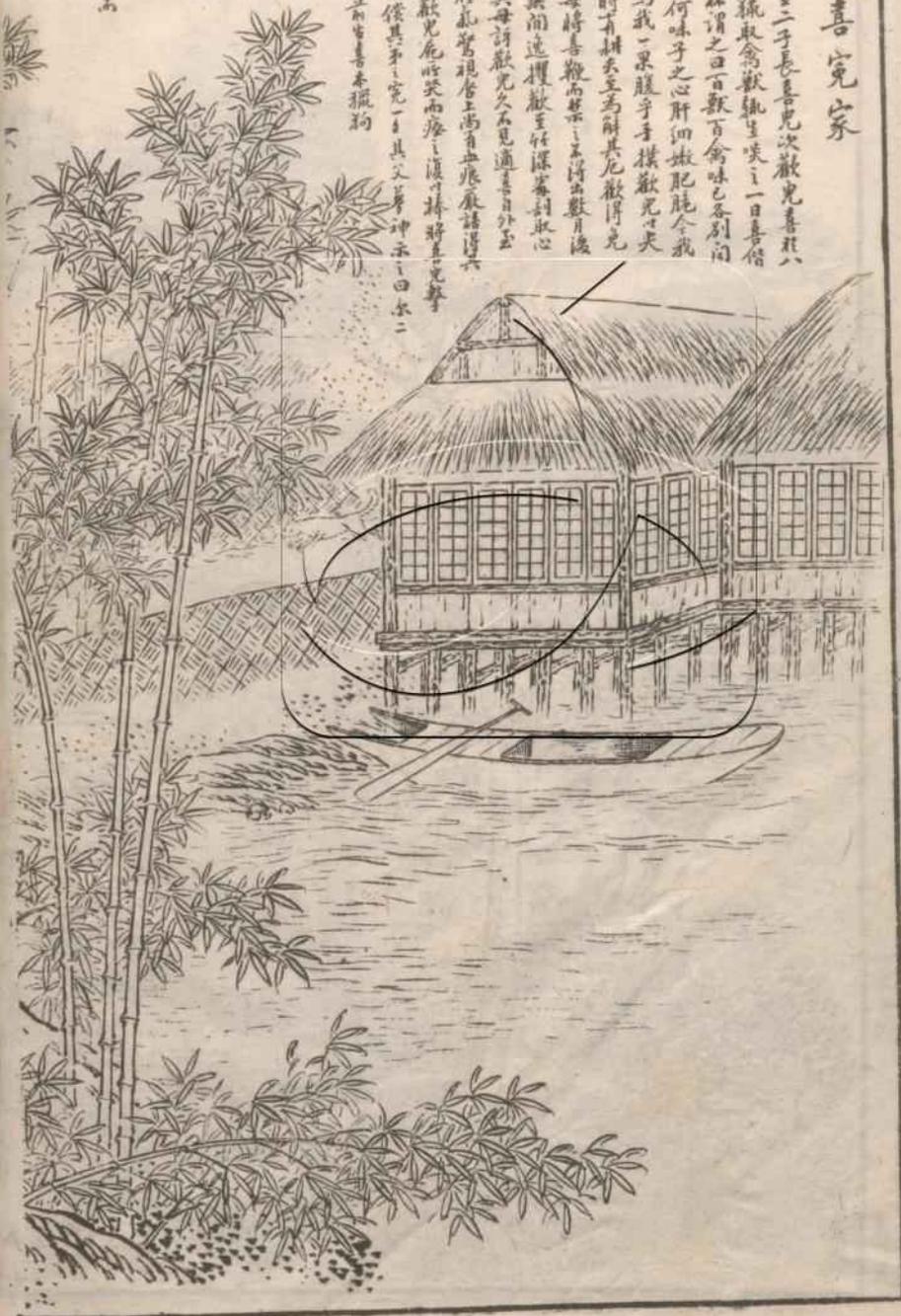
陝西漢中府西鄉縣去年出一猛虎
傷人無算獵戶共官兵其能刺之者蓋捕虎
某者年老不能下車兵最獵戶官兵其能圍
請其人始出遂入山手操鐵鞭拾級而上平
遇此虎意為所殺時村家養牛數十頭正在
山上見此虎至聲牛皆追隨惟一牛獨前其
虎執視者久之忽奮力一前正穿虎喉虎之
斃報之縣官遂將此虎焚之高年之虎亦以銀
五十兩獎之縣稱快也
之家偶將虎皮出曬於石磨上牛臥
其旁觀而見之以為真虎也又奮力
一前力盡而死



歡喜完家

黔人文甚佳二子長喜兒次歡兒喜於八九歲時入山獵取禽獸執生啖之一日喜偕歡散於深林謂之曰百獸百禽味已各別而人肉美未如何味予之心肝細嫩肥脆今我獲任可能為我一果腹乎手摸歡兒心矢刀欲控其心時有耕夫至為解其危歡得免歸家以告父母喜觀而樂之至得出數月後禁稍弛喜與弟遊獲歡至竹深處到歡心肝及血而食其母訝歡兒久不見適喜自外出歡聞身有腥氣嘗視舍上尚有血痕展語得共情其父母亦歡兒危時笑而瘳之漢子持將喜完擊斃拋之深坑使僕其弟一完一其父喜神示曰白二子乃完仇也前生喜本獵狗

歡兒殺
完兒見
狗追
急避許兒
狗掘足
待主至
誰知至而
主人怒



擊之誤
完其狗
恨完心毒控
吳府使之同生一家
以報仇其真所謂
歡喜完家也



雷埋逆婦

新楚人洪某
御人也事母
甚孝母老且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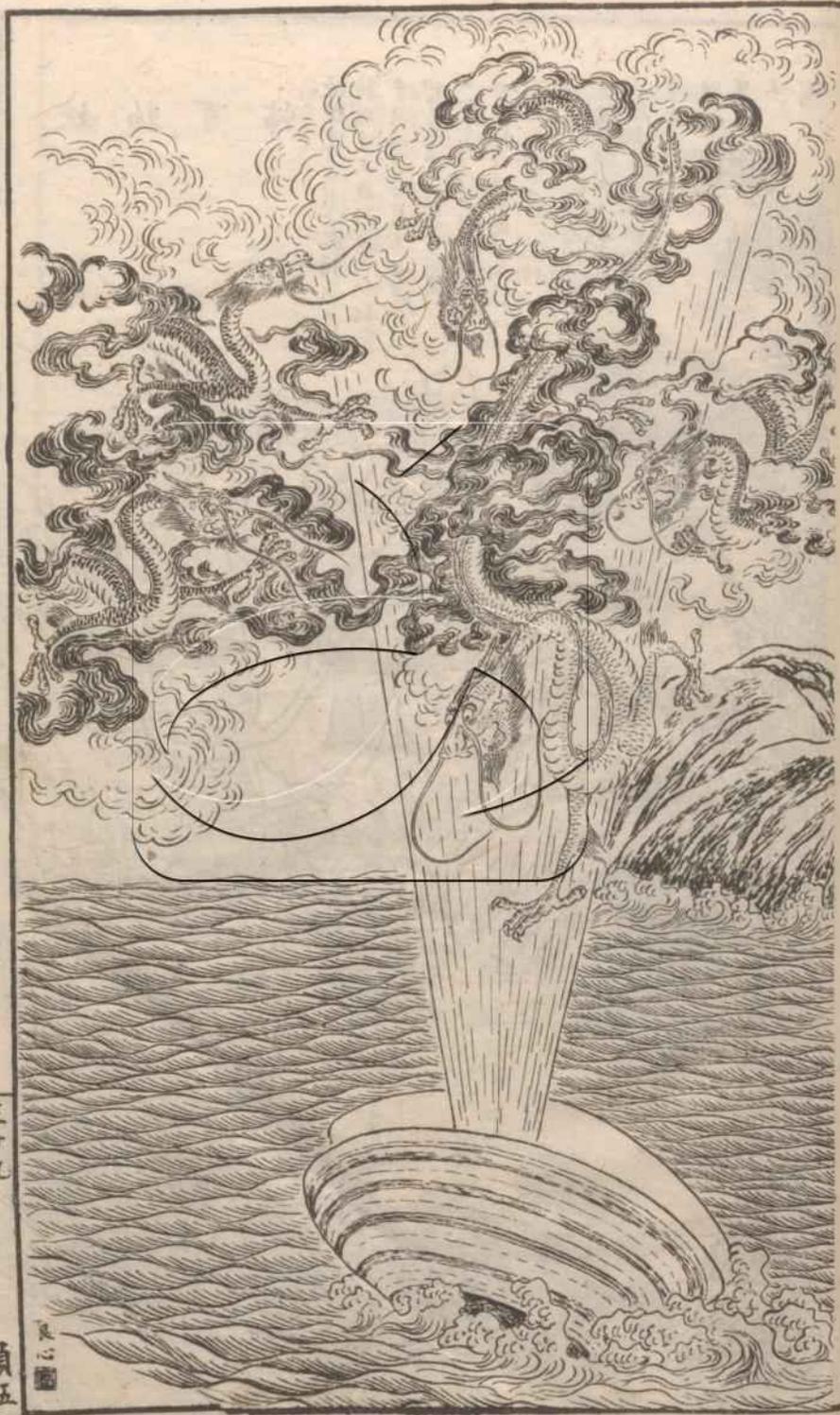
洪每備得錢必市酒肉歸使婦作
食婦頑氏性悖逆无好鏡每夫不
在孰先自啖以少許食姑一無如何
也後婦產一男已數月其而鏡愈
甚遠洪市切細碎令婦熟以進母
婦喜食之不以其姑一索食婦欺其盲至
虹引進之姑食而嘔吐時天方晴窗忽烈
風暴雨雷震一殺夫婦亦在兩齋洪御車
降過石山見一裸婦即乃其妻也膝以下
葬於石中周身皆石死如鎔鑄力拔不得出
問其故暗啞不能言志不石石旁雷書二十
四字深入石中其文云埋半月以存孤露雙
乳可哺于日一食以延生期三年而終于死洪

日花兒就乳母知事飲食餉一日止一餐逆
雷云也觀者以請三年雷復擊
婦死果死于通竹里側
則嘆之而石雖存食其故



珠光示異

上海崇明之潤有巨蚌為長約四
 尺大許相傳中銜一珠其小宛拳
 非常寶貴人莫能取前年寶山縣
 民見此蚌將珠吐納白光巨大似
 有玉龍暫旋其工霎時間風雨晦
 冥一白龍奮爪攫珠為蚌所銜噉
 良久始脫魚沉入海餘四龍悉散
 須臾天霽蚌仍浮海面珠光照耀
 如雪閉海上人言每當珠光一現
 數日內必有風雨其光紫赤上巧
 宵漢忽而忽闕難言狀或謂珠
 光現而三年內其地必有滬沙塵
 試屢驗予按前崇明令陳實伯明
 府嘗親見之作神珠引以紀其事



妖物可怖

永平朱某以公務獨乘一
 騎腰弓矢夜行至一狹路
 中忽聞哭聲甚哀初音
 四重見直而數十步外有
 一白衣婦人坐林下彷彿
 甚巨疑其妖也遂駐馬張
 弓抽矢向空施一龍頭
 響箭聲如吹鶴直去林
 表其哭頓止又施一婦
 人忽起至高林齊奮
 步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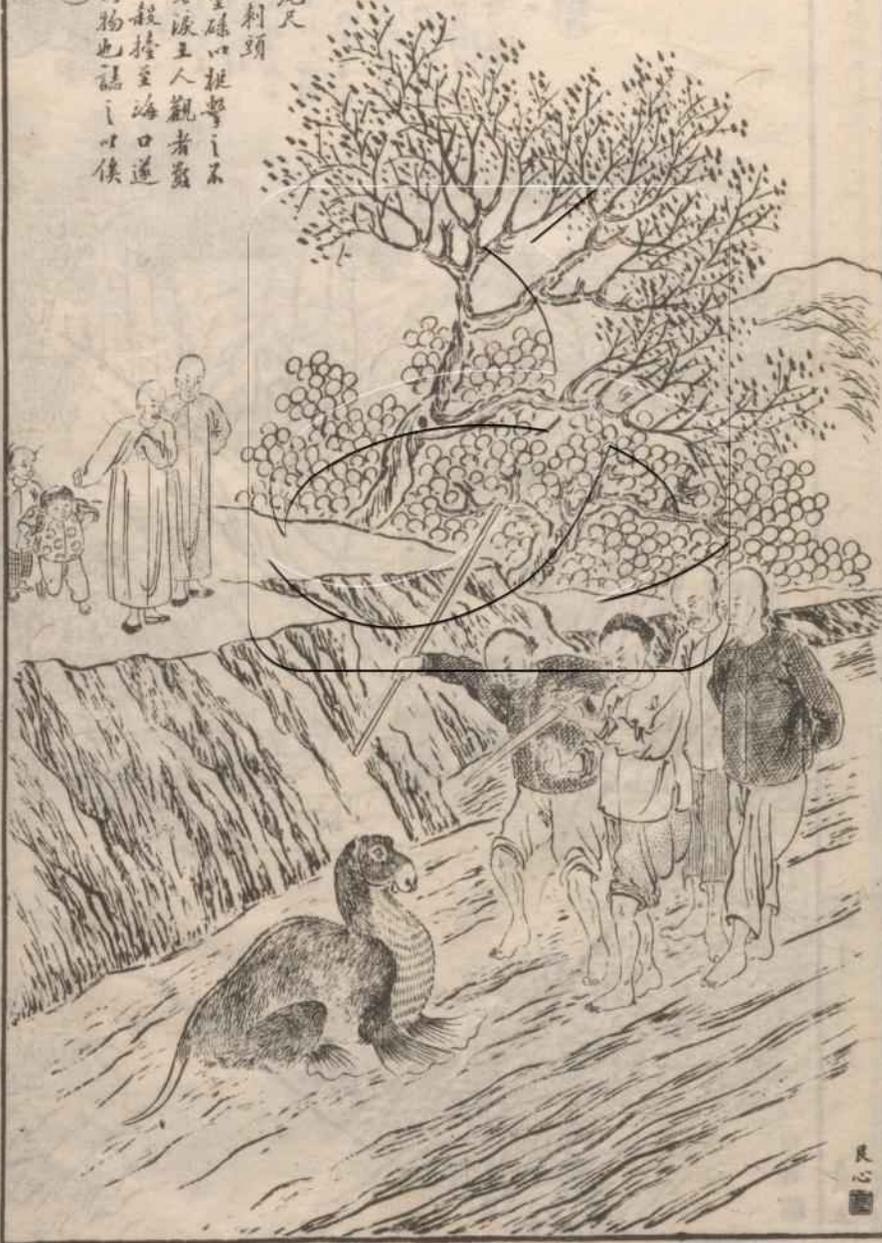


馬
 而奔
 入一古廟
 幸為閉門
 陳屍一俄見
 婦至披髮白面怪色怖人
 往來尋索既而見馬如人至
 廟中探身攪探階石皆碎
 朱某伴身化備極而睡次晨方
 醒大駭時疑時路行人漸野
 集問所苦朱以夜間所遇告聞
 者靡不咋舌共出現為但見骨
 骸藉滿地鞍轡悉成齋粉衆
 大懼自此相戒不敢夜行至朱
 所遇或以為魃魅或以表門
 神究不知為何物也



海獸何來

海鹽六固地方
 前日大雨雹
 海潮退後有
 一獸潤灘沙
 灘長八尺餘色
 純黑毛如海虎尾尺
 許無毛四足及魚刺頭
 如駱駝眼口若壁碌以棍擊之不
 動以刀示之則走波上人觀者數
 百人咸以為不可殺持至海口遂
 躍入海中不知何物也誌之以俟
 博物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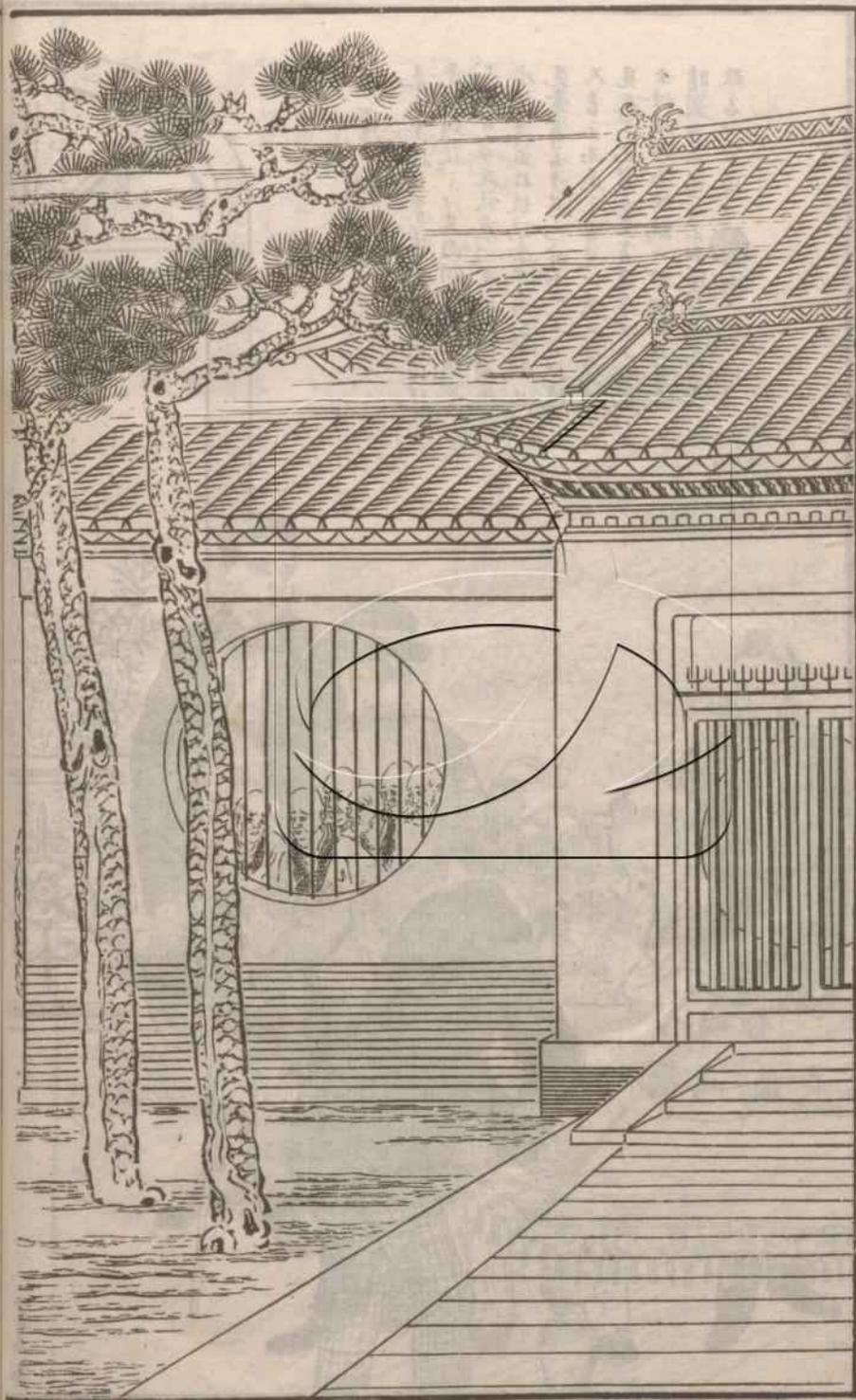
虎睛放光

泰西某格致家曾在高山獵得猛
 虎一頭殺之取其肉飼羊惟虎
 之左目每夜放光一室通明因用藥
 水浸透藏於玻璃盒中有人欲觀必
 先索資若干其色亦不一定或紅
 人書函而為之有見紅黃色者為吉
 見灰黑色者為凶有某生亦上海名
 士性極孤高昨晚一廿一日因見虎
 睛黑白色恐有不利遂視髮室門
 改名曰空潭云



錫杖禦盜

近來和靖和樣一統通諸室門行同盜賊者比皆是叩以佛家三昧士解法甚不知史安有所謂法術也哉聞先年嘗言昔年誦輝和尚錫杖靈應寺時一夕忽呼侍者曰取吾錫杖橫山門前今夜有凶人來常換三更後果有大盜數十人各持器械號呼而來僧輩皆驚但見錫杖空中自舞皆避少頃又未復知之凡三次而天明矣自後寺中儲藏室有兩窗後不敢施嗚呼誦輝遠矣



虎
不犯貴

某貴人微時有鄰人
種南山押二虎而歸
一北一牡飼之既
久虎甚馴問押出



明甫

之昂頭扁尾若猫
犬豕有私議者曰虎
性至暴奈何押之宜
早為之所意勸鄰人殺
之也此虎運人主而言曰將
以我為噬公者耶則何為運之
而與猫犬爭任也時觀者共堵
貴人亦在雖異之而不畏懼
於是虎以人行磨抱人起而
復置之若欲試其神之重輕者
諸人皆辟易而奔復將抱貴人
貴人乃直其神曰其首定神默
應瞑目而視虎以爪微觸貴人
手貴人不動又微觸其喉復不
動虎相視良久遂吃呼而奔壯
虎隨之鄰人進之莫及其為
貴人後官至尚書



得子奇像

陝西獲鹿縣村民某甲生一子年甫十二其鄰童相嬉戲誤將鄰童推入井中懼而逃不敢復返甲去索不獲以為無嗣矣思置道室或免賊抱對仗久之因事至亮州物色風塵絕無音意遂得一女子年華二八月日娟好遂以重金贖之及夜沒枕亦舍將謀好合女不肯曰奴生不辰身身為人妾雖不惡當此亦當歸家獨言方不為早一俸身如欲嫁店翁合雖死不取奉命某異其言因詢并族女曰父存獲鹿某村某十二三歲時以賊賊鄰童落井懼而逃出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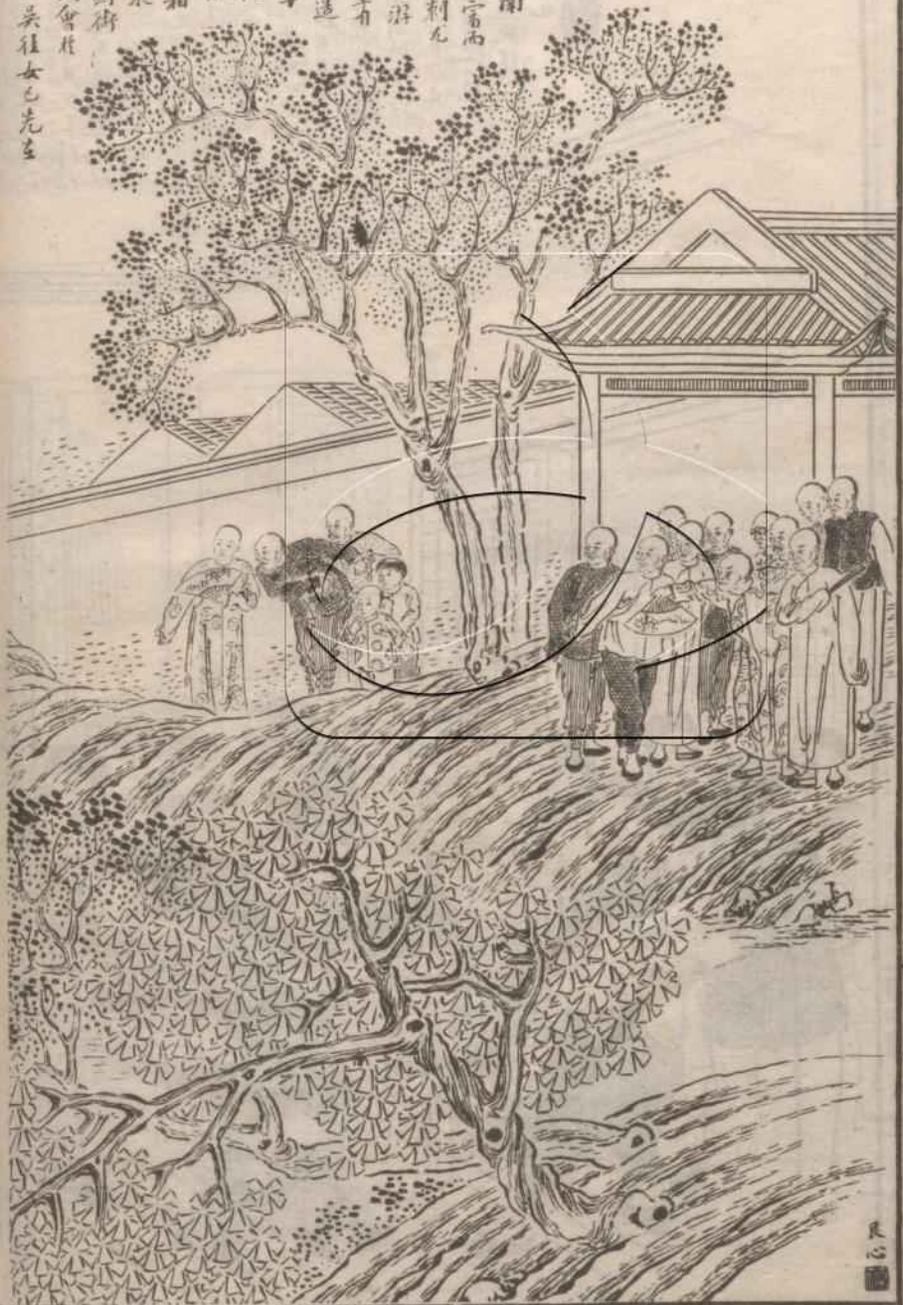
二十餘年矣反指許之通其其于合遂同縣各取及側不斜窺實明至竟其父玉則已而不相識語其願未果其女合甲何大難立良久曰若然則固我子也然吾子身工某家有一里德定其狀款解衣驗一信不覺喜極而悲相持大恸女亦跪啼祖父老嬰一吸泣遂後觀者咸為一測匪甲乃命于携妻某女以歸一云固固共慶天佑時鄰人子亦已長聞其事未相慶賀者當時投入皆非遇救得生固未死也



何元俊

紅綫遺風

飲吳豐南
齊傑士也官兩
任儀工擊刺尤
深劍術客游
楚南一日有
百餘少女造
門女年可十
四五儀態
萬方溫柔
中懷若霜
宮具述來
意求觀劍術
吳欣然期會於
鄧官湖上吳往女已先在



兩劍相躍上下擊擊炮究雄風
倏離倏合觀者為一日眩良久
吳遠跳出國地呼曰止上女乃
收劍微笑曰君亦大不易無怪
吾師嗜不置吳語雖跡其女
因睇園遊過寓話姓名不言賤
之舍亦不受逆別去後吳侍奴
甚廣獨不言劍法師作第二流矣



捕役誣良

浦東滬泥渡西河局捕
役張錦堂素多不法居
氏為一側日前因洋酒
開會潘某目見流氓譚全
梅路路攫物急不能平函請
局員飭捕查拿捕役張錦堂將
潭拍獲後因看番餅一面私縱
之逃而潘某借提甚急局員劉
穆等二少遂比捕勒得實屬風
行張錦堂不得已竟出偷天換
日子手段探知者某船戶其陳同名
在小東門外某理信客雲吐霧
因即入門去教呼喚該船戶不
知是計應教而出即被捉送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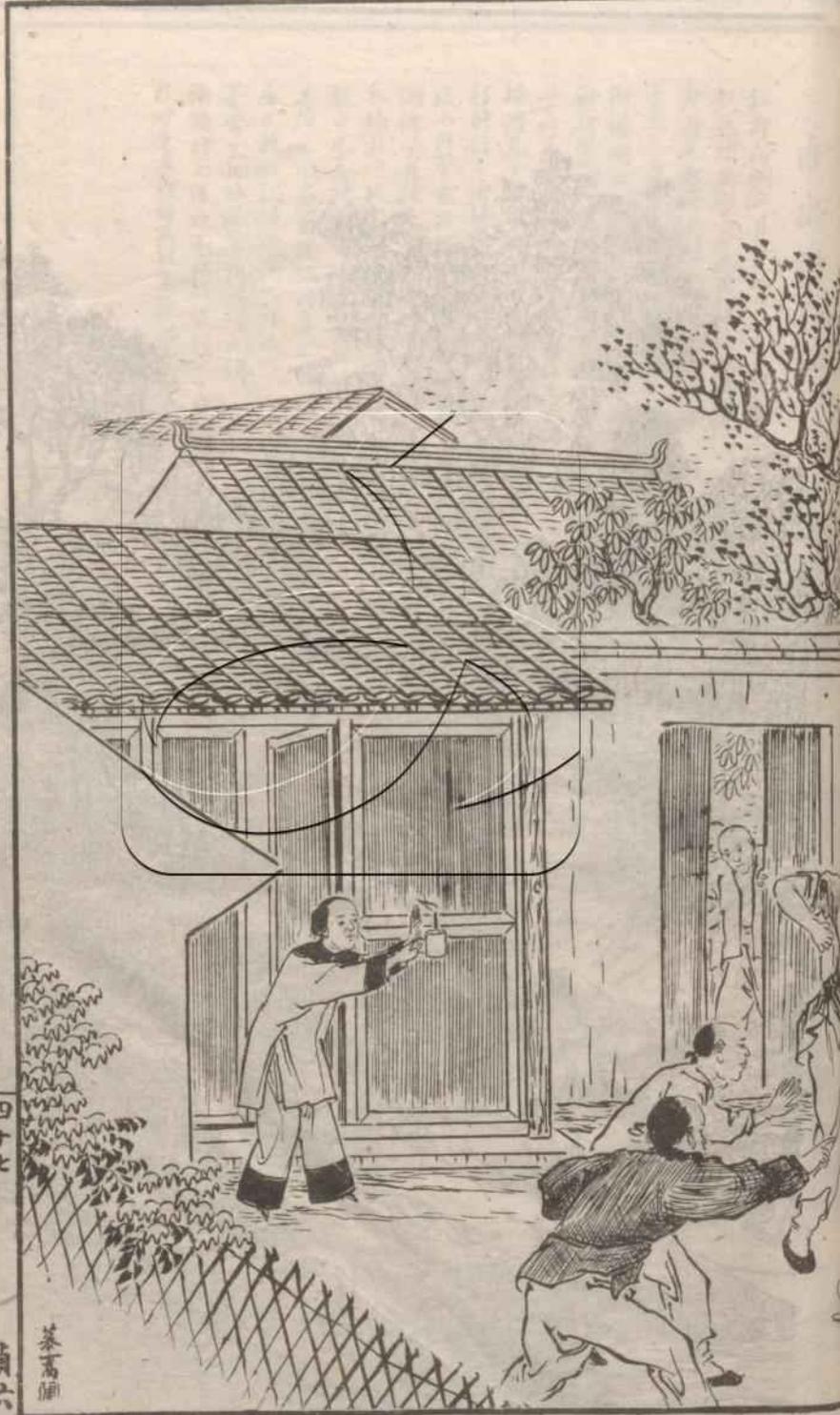
尹提訊之下以無實供誣為狡
辰喻言一千二百板仍無供詞
時該船戶已皮肉同瀾一息奄
奄僅臥不能起矣眾御氏以該
捕不應指鹿為馬屈抑無辜當
場洋噪二尹疑之遂遞潘某及
證人到案審知其非二尹共夢
初覺始知為該捕心實赫赫去
怒飭將張捕送縣重究一面將
船戶交保醫治并備香燭服禮
吁冤矣然而捕役害人之技不
亦可畏乎



捕賊賞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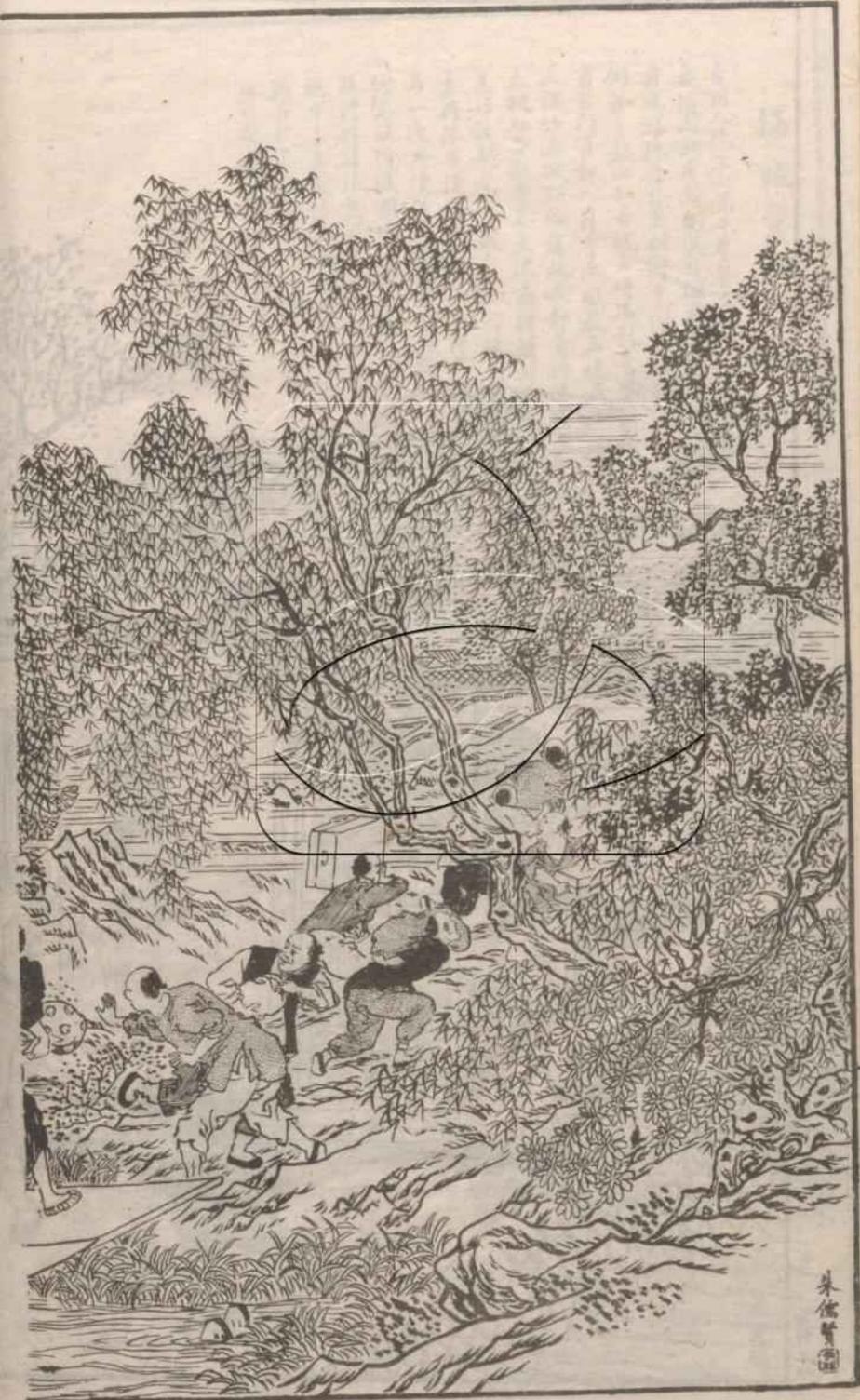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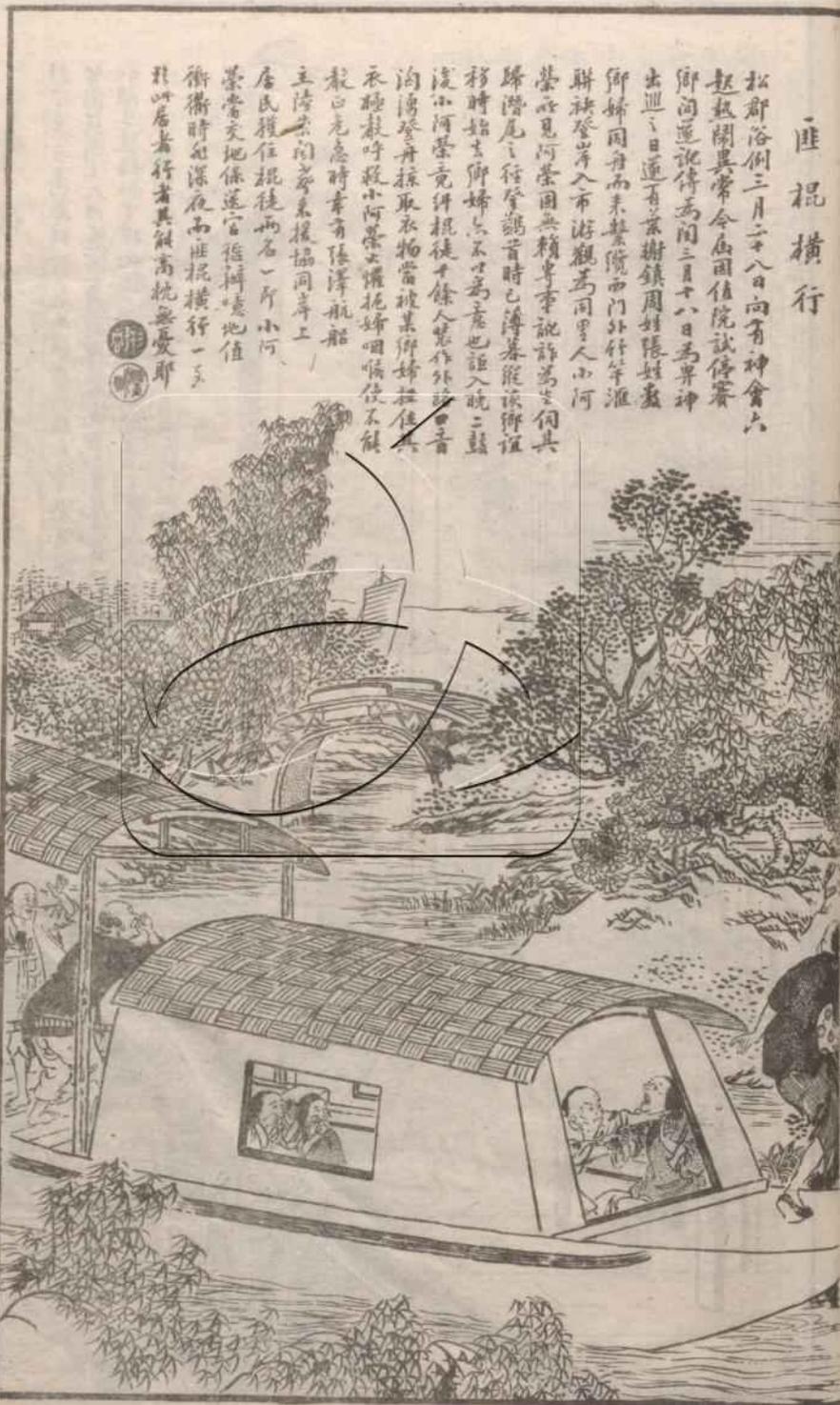
台州人陳三向為小本營生字
妻張氏僑居新開浜北梅園西舍
前晚就枕忽聞里鄰中聞有翻箱
倒篋之聲心知有賊去呼而起奮步窮
甫出門有鄰人薛香次洞散出視道將陳
三認作真賊扭住痛毆眾鄰倉猝奔避
未相助各散老拳至陳適體鱗傷處
息始徑到白而真賊已不知何往矣薛香
素與陳有隙日思報復而未得其間至此
乃一洩其憤張氏見此情形扭送巡防局
控究旋獲該園地保出為得初令薛警傷
服禮始得浪息庶平遂回捉賊而左為人
捉平至真賊俾逃假賊先回呼號痛楚
難白莊東拳如雨一時陳三之冤
無可雪薛香之肉其益合乎

服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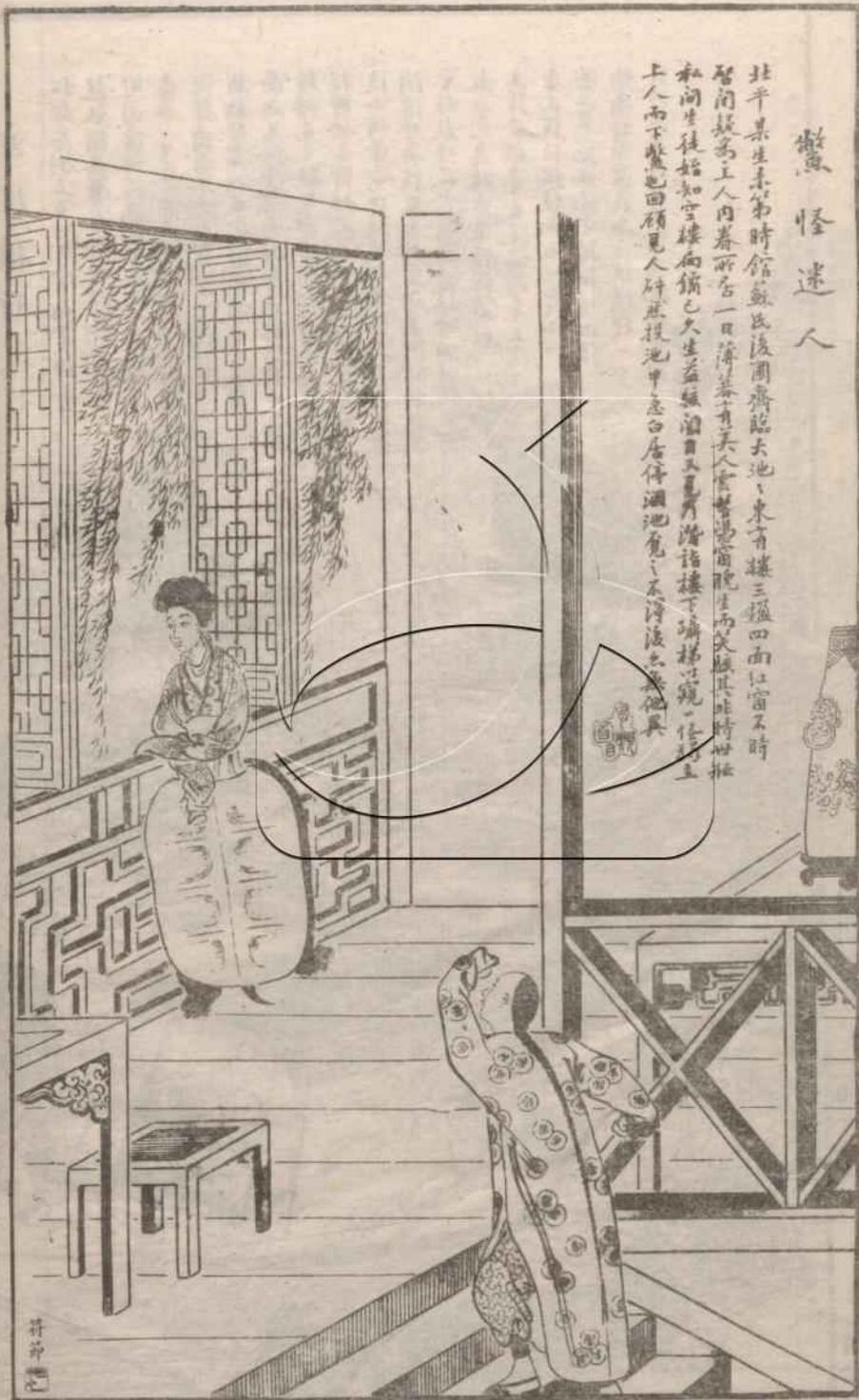
匪棍橫行

松郡俗例三月二十八日向有神會六
 起觀閣異常今在固值院試停賽
 鄉河遊說得為三月十八日為昇神
 出巡之日適有某鎮周姓陸姓處
 鄉婦因舟而未禁隨而門外行等漁
 聯袂登岸入市游觀為同里人小河
 某所見河某固無賴事詭詐為生伺其
 隙時始去鄉婦亦不為意也詎入晚二鼓
 渡小河某竟得棍徒十餘人裝作外訪音
 詢渡登舟採取衣物當被某鄉婦控住其
 衣極數呼救小河某懼棍徒強位不能
 脫口危急時幸有陸澤航船
 主陸某聞之即來援協同岸上
 居民獲住棍徒兩名一斥小河
 某當交地保送官控辦處地值
 衙衛時已深夜而匪棍橫行一云
 於此居者行其耐高枕無憂耶



驚怪迷人

北平某生未第時館於某後園齊臨大池，東有樓三楹四面紅窗不時
 啓閉疑爲主人內眷所居一日薄暮有美人會書畫而晚生與談其時世世
 私向生徒始知宮樓傾傾已久生益益疑其爲鬼也遂潛梯以窺一佳婦上
 上人而下驚也回顧見人研墨投池中志曰居停酒池竟不河漢也其他其



身輕若燕

楚人尤某家有一婢嘗令入山採薪
 忽忽不見如是數年一日尤至山溪古
 廟中避雨忽見一女子即前美婢也驚
 問數年相失故婢曰暮入山時誤墮神深坑
 坑中欲上不能日以清泉濯髮解飢渴數月後
 便身輕可飛尤約令同歸詎次日婢入坑良久竟
 飛歸樹杪翩然而去尤大詭特保其來世檢錄等
 之婢始懼而下撰錄其個日給飲食數日身重自
 是不復能飛



西人恤囚

英界會審公廨所押人犯近因外
間責有煩言於是英捕房區巡捕
君與憲副捕頭偕同律師小威金
生及備譯曹君吉甫於四月初四
日午後在廟查看男女各押所先
由英役與快及官婢等伺候建議
詳詢各犯因犯何事已押獲日每
日可有飯食一切各押犯道
首垢面般陳陳情或云
政人納賄誣害或
云担保賄累或
云負欠被拘或
於大食有力者
出資自備與力
者由官日給兩餐



何元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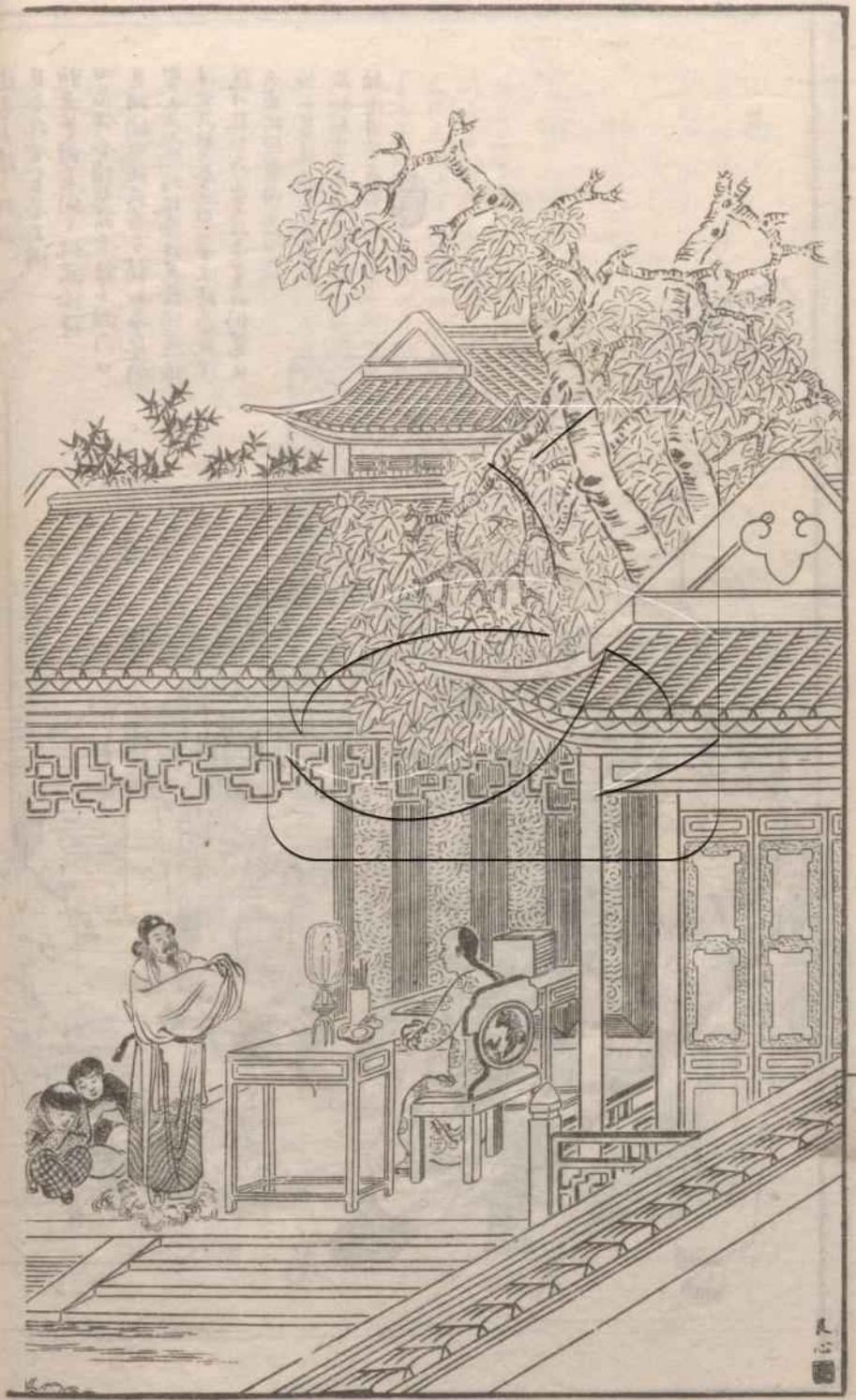
復查五樓下押所
見各犯皆負苦不堪
柏君等則為憫一慨然洽洋
四元俾令均分購食莊至頭門口
見柵欄內病民甚多詢知每夜昏倒
斃之尤人俗指收驗外其餘均送接
派公所醫養近因公署不將罰款派
送以致公所不有收受多所倒斃云
云感狀將等問之皆歎
慨不置後乃分道而散
不知別有良法以起此
顛連困苦否也



五十一
頁七

佞臣遺臭

京師僊臣術有甚於一區屢見怪
異抗垣某孝廉性豪放喜其凶僻
遂僦居焉是夕甫就枕壁動搖室
中器皆盤旋旋空際叱之頓止次夕
復然孝廉不為動一之方晨卷忽復
起索飲一未衣人闖入口君誠有胆
然我葬此二百餘年工居生人則下
被董灼君亦何必實通審以孝廉
固是詢邦族未衣人慨然曰余前明
天啟間俗諺也嘗僕王朝時同官
動以彈劾見長頻遭強逆惟像
請加厥公九錫諫求林道擊而疏
極蒙褒仰主見施行自謂哲人知幾
不辨崇禎時為學家所中逆以此被議
落職賦命不存夫復何言孝廉大起曰
逆豈持權亂政董燎天下荼毒甚
良異代猶為髮指尔不甘為厲
夫尚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耶
以劍掛之隨手而沒明日掘地得
一朱棺焚之郊外吳間蓋怪逆絕



冥官慎獄

嘉定有老儒名朱綱者為人言必不苟頗信佛老之說一日忽夢二冥使來召使隨之行至冥府心甚怖少頃聞君打鼓陞殿司門者報云某府知府到網聽稱其知府運不某官綱上階綱君下座相揖分賓主禮綱君問曰公在任時判許某母一葉得無過當耶綱一聞此言如前世事忽現前對曰許某省不曾故母毒殺其母者乃惡妻也某外婦一知消息即當誅妻官正罪乃可惜愛親利舍糊塗惡捕同枕席尚得為人子乎綱謝以春秋許母曰不宜聞君點頭曰公言誠是乃長揖送下階仍命二冥使導之歸遂醒綱自此信鬼神之事長齋誦佛杜絕口故以修其身焉



蛤蚧酬恩

粵西胡甲性孤介嘗入山採藥見一死蛤蚧長尺許心惻然破土瘞之是夜第一黃在短榻法禪里祀者踵謝曰予郭介也誤行山穴為蛇所吸蒙君掩之感且不朽今已得生然明日尚有去難倘蒙老僕見有人損竹桂而來者幸再救之解而異之翌日果有友人携一箱蓋踵門願訪問曰遠行山中見古木上有兩蛤蚧因思其物可醫厥中為病捕之得其雄者將歸以醫焉也胡語舍之友不允遂詳述夢中之託友異而救之遂胡渡海山林忽出一蛟昂首向古飛越而來胡情志欲避不得心倉皇間忽一小蛇躍起直至蛟首大蛇遂俯首不動胡驚視之乃蛤蚧也而蛟則已死矣因憶及前救蛤蚧事故得此報不覺喟然歎曰吾令而知放生大有功德也



明商



少林尚在

吳房有靈殿山馬佳木葱籠頗多古蹟
 中有蘭若亭臺曲折池沼迴環人皆目為
 御塚福地一夕有怪林豪客明火執杖
 傳隊而來持石撞擊山門將一武男
 兇好身手不辨住持僧某固少林之
 派亞也少壯往或執通拳棒聞之技
 衣衣起喚集其徒數人各執器械
 械拔圍奮勇而出持棍相鬥
 約炊許諸眾披靡各鳥獸
 散某僧飛步遁將出山
 麓時運某官與造坑墓小
 工數人夜半聞日輪流掃作
 見僧運諸至此互相阻擱當傷
 獲任三人餘皆抱頭鼠竄而逸翌
 日解送吳署略問口供當飭釘錄收
 禁擬治以律觀此可見空門中不乏
 武藝高強之輩惟彼則為僧此則捕
 盜良莠不同如是嗚呼此僧亦
 如人一等也



木 人 為 祟

星命之字自古傳之而絕不可解者年用月日而月首寅日用周朔而時起于也宗儲冰社疑說曾辨之究未明晰且年月日時相同者而富貴貧賤各異又何說焉於是看五星解分野說愈歧而術愈

得矣然而此輩欲謀富貴用人生命命矣越間有治術算命者每用幼孩八字而說死之名曰樟柳神星卜家爭相售買得之者為人推算室廬異常然不過已往之幸未者則不驗也鄉人某甲行荒野中聞有小兒聲何言奈何傾聽之又言奈何乃在草間拾得一木人即星卜家之所謂樟柳神也留家戲玩數日後諸小兒皆不安厥作寒熱或啼哭不止有老者曰此不祥物也速棄之安然其故



捉姦割耳

姦夫捉姦奇聞也。拉姦而割耳則奇而又奇矣。鎮江西城外王家巷後銅匠店主某甲，登徒子一流人也。有弟婦，雖小室，碧玉而丰，致為甲垂涎。久以弟出外貿易，乘機伺隙，遂相好。合情如膠漆，詎以水性楊花，喜新厭舊，又與成衣匠某乙有染。甲知潛於某日清晨，破扉直入，僅獲任憤，無所獲，將乙左

耳操刀一割，勢必破竹。擊時血淚如注，氏則其已有和恐被說，出暗羅，去乙至此大呼曰：捉姦捉個令姦婦何主，而今為何，者舍完抱屈若此乎。詢之，勢併欲稟官究辦。旋聞人勸甲，給予養傷費，并俟傷痊備送服，其事始寢。然乙之姦其月何干，乃適罹其厄，損其母，乃甚乎。



藝

異

江陰馬姓移居一宅相傳
 中有怪物長不滿三尺狀極
 醜腫滿身皆眼綠色烟煙其
 聲大躍地登之逐每夜半所
 出遇之輒病一夕僕婦夜半小
 遺物適至情急無措遂以溺桶
 冒其首怪不能動燭則銀工
 木藝也此宅距鐵工住時已五
 易主矣而此藝積久通室無人
 敢苦其度一旦破此僕婦之手
 此其中豈亦有存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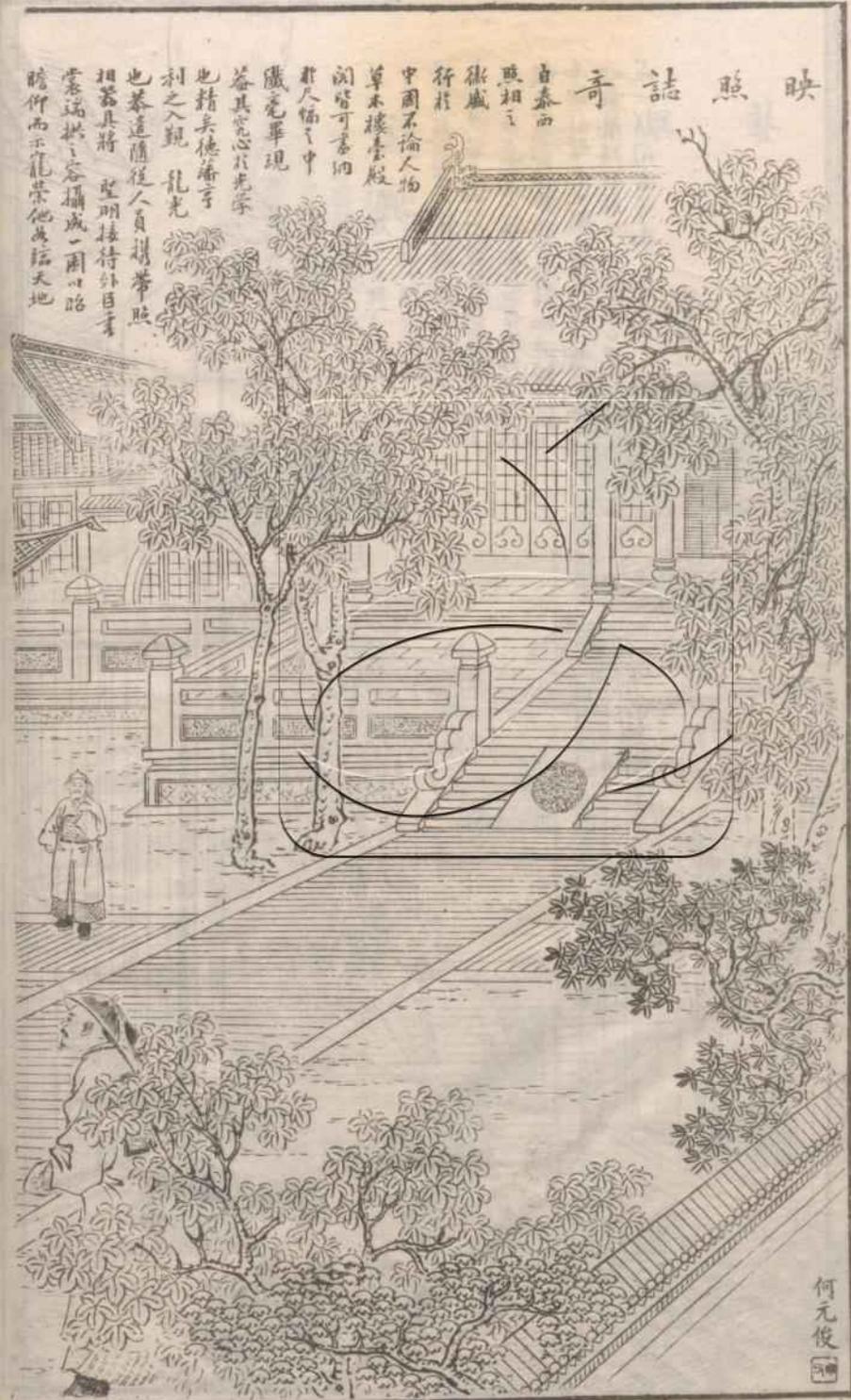


雷 異

安徽歙縣有洪氏婦者一日晨
 起梳洗畢閉門喧聲甚厲異之啓戶
 俯視忽大雷注迅雷一七分由婦足下騰
 起直穿門樓而去婦驚仆而過婦故無忌
 而祖祢皆被火焚履害一小孔深不可測
 所戴簪珥釵環一為悉擲二里外田畔鏡
 戒一餅間者皆為一呼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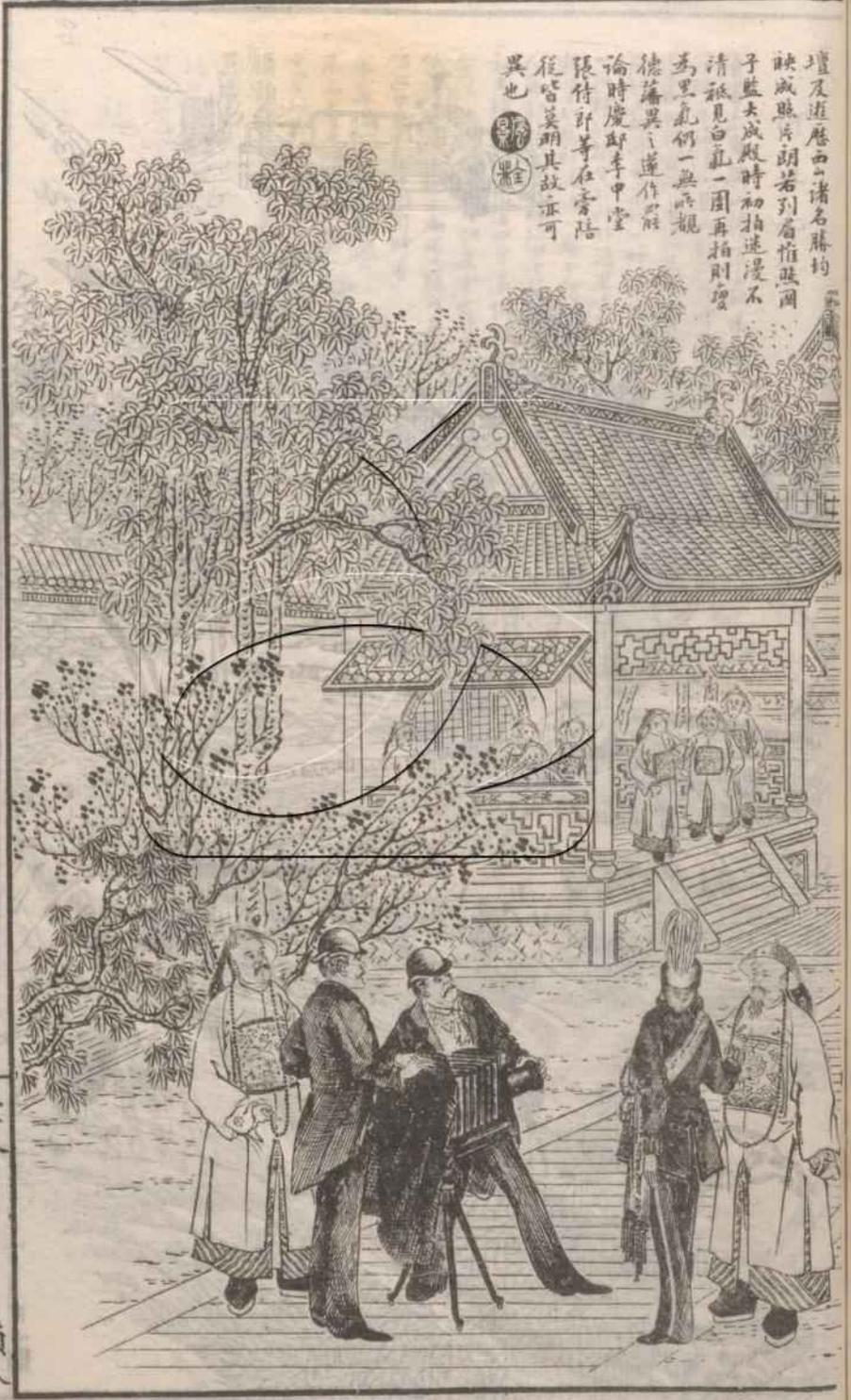


映照誌奇
 自泰西
 照相之
 術感
 行於
 中國不論人物
 草木樓臺殿
 閣皆可畫而
 於八幅之中
 纖毫畢現
 蓋其究心於光學
 也精矣德藩亨
 利之入觀 龍光
 也恭道隨從人員携帶照
 相器具將 聖明接待外臣
 雲瑞拱 容攝成一副以昭
 瞻仰而示寵榮他如詔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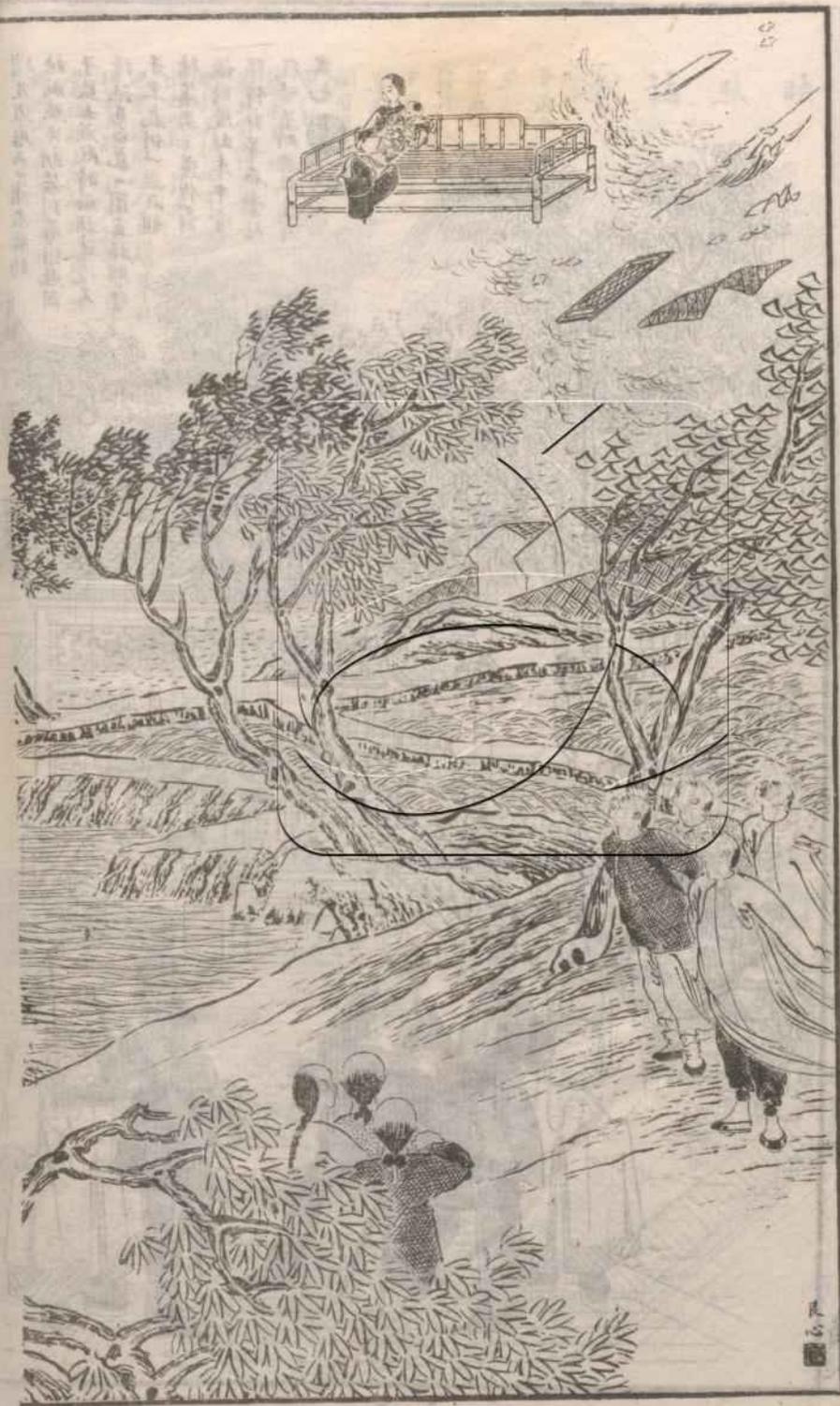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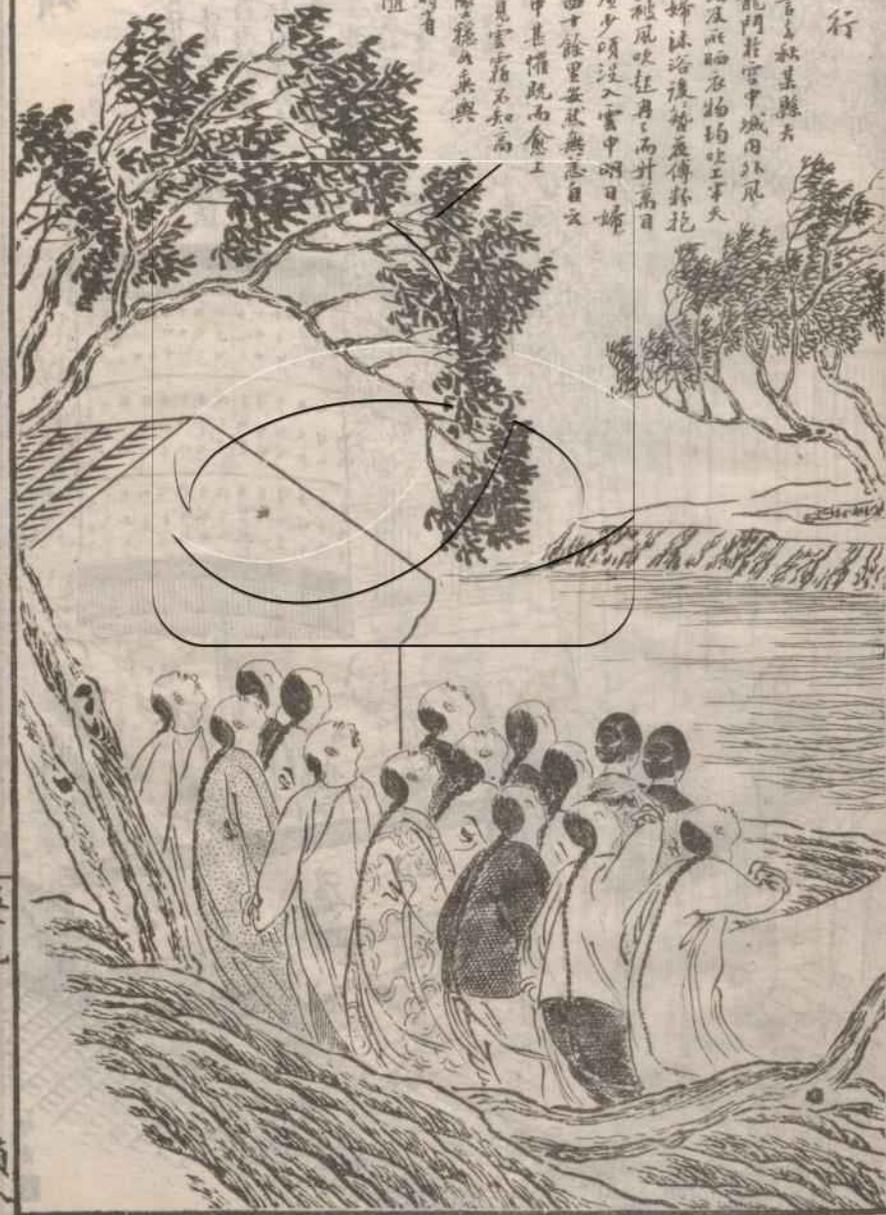
何元俊

壇及遊歷西之諸名勝均
 映成照片朗若列眉惟其國
 子監大成殿時初拍迷漫不
 清祇見白氣一周再拍則澄
 為黑氣仍一無此觀
 德藩吳之蓮作前解
 論時慶邸李中堂
 張侍郎等在旁陪
 從皆笑謂其故亦可
 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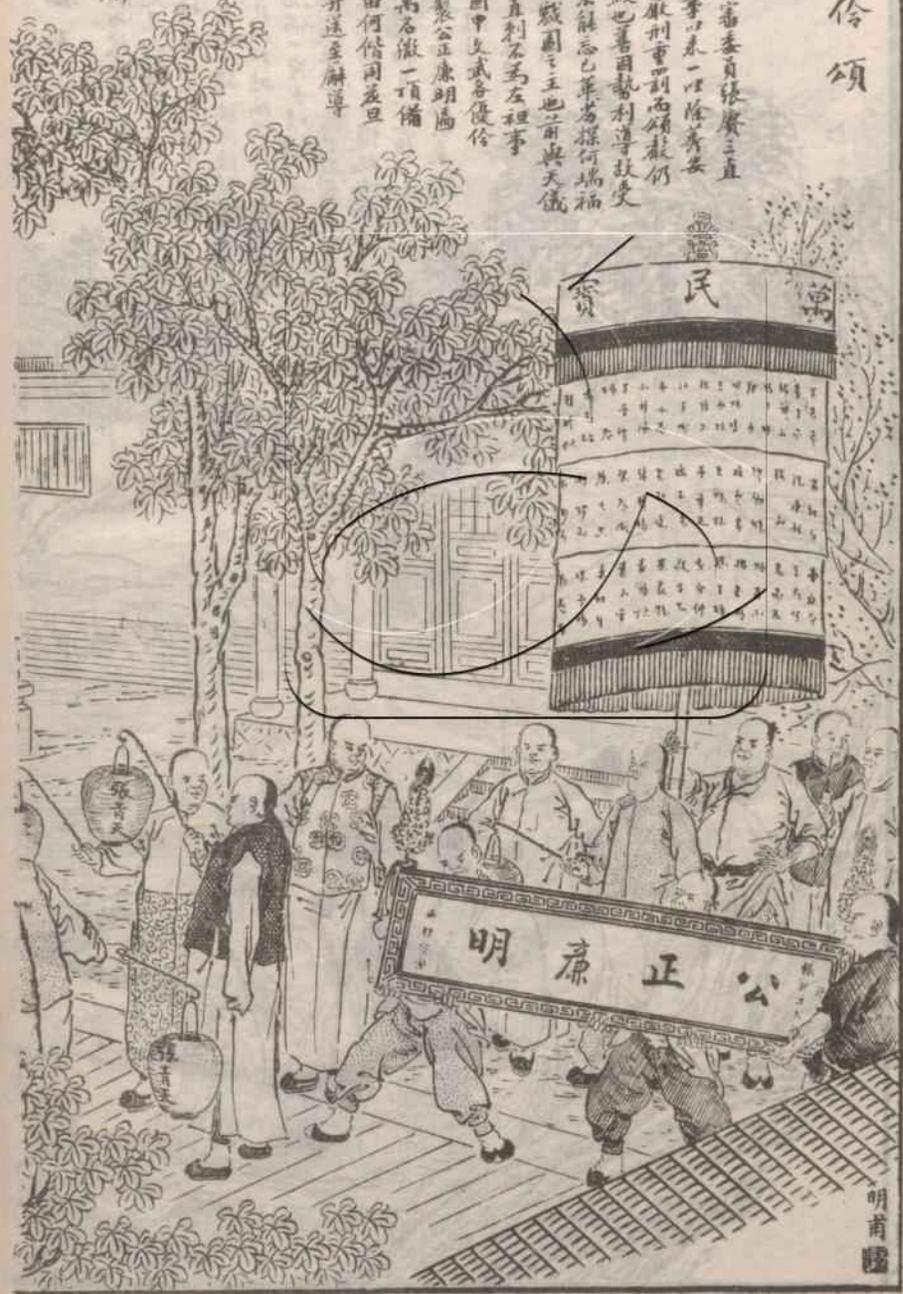
御風而行

有客來自廣西據言其秋某縣天
 風時有海濱人見而龍門若雲中城因外風
 遇害民間自稱康福及所晒石物均吐字天
 不知去而時有某姓一婦沐浴後覺髮傳於抱
 一旅移竹榻坐於門外被風吹狂再而升高目
 觀望如虎耳泥偶一座少頃沒入雲中明日婦
 人自對鎮還家相距四十餘里安其無恙自云
 初上時惟聞風聲心中甚懼既而愈上
 愈涼爽便視城市但見雲霧不知高
 低隨地時不徐上而極穩久無與
 但心中以此耳聞同時者
 宴客者八世十六歲隨
 風而去少頃落於數
 十里外某姓家看果
 撰設絲毫不知其
 異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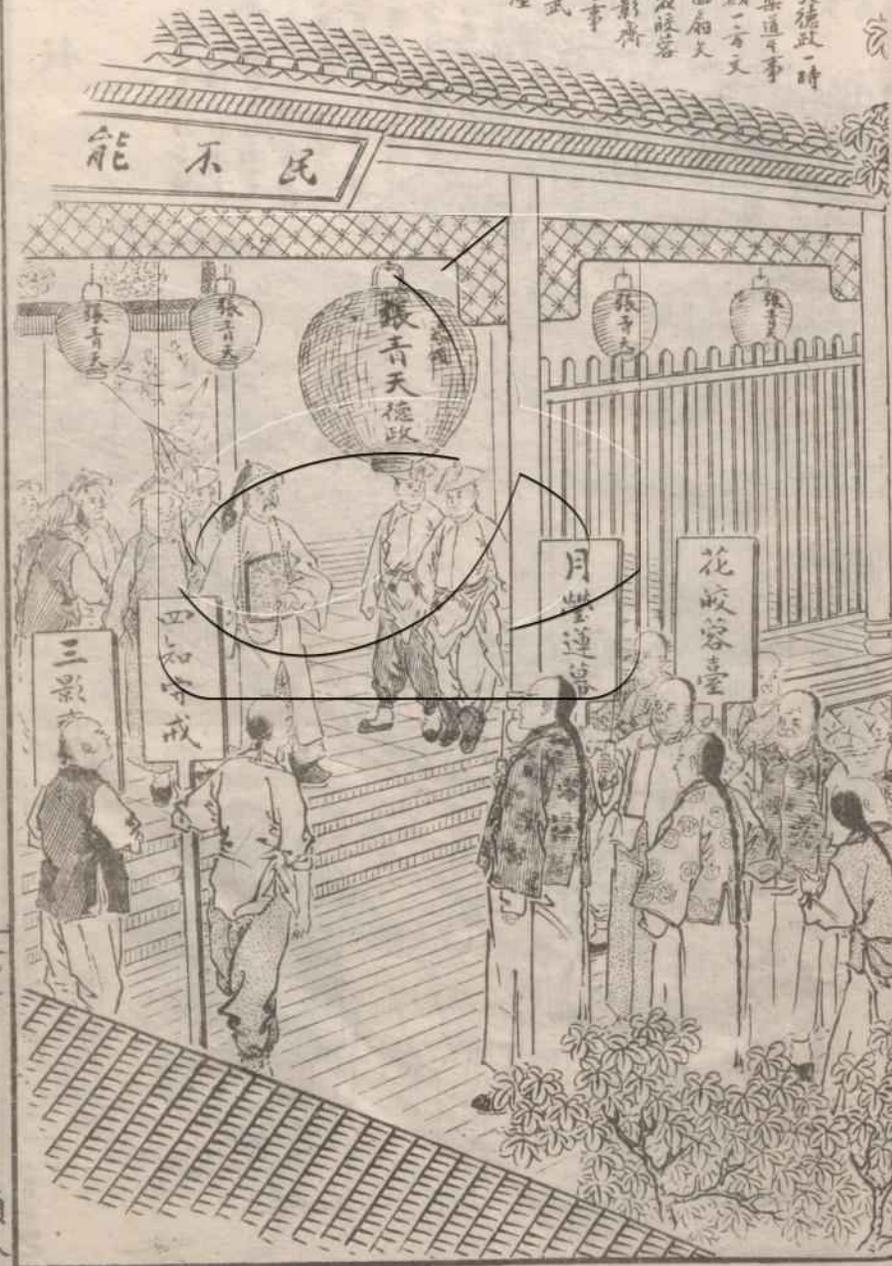
優伶頌德

英美租界會審委員張廣三直
刺自維辦理以來一以除弊為
良務務欲維嚴刑重罰而兩端
自會其為政也善因勢利導故受
其惠者尤感不能忘已華芳探何端福
斯何文斯再桂戲園之王也前與天儀
茶園涉訟幸直利不為左袒事
乃得直往是園中文武各優伶
同聲贊戴恭製公正廉明匾
額一方懸以萬名傲一頂備
書各優名姓由何偕同及旦
周鳳林在人等送至解導
以鼓吹麻袖
悠揚直利
頌而邑喜
三命難挂
大堂之上何
華探獲就解
之東西角門
懸掛江燈



明甫謹

教皇天書恭頌
會審公府張青天德政一時
署中人皆噴噴樂道其事
聞堂上高有匾額二方文
曰師石風清牌四扇大
日月登蓮華殿啟容
臺四知守戒三影齊
名者乃典其董事
黃靜園等步武
何瑞福一後座
越日恭送者也



六十
頁八

賭棍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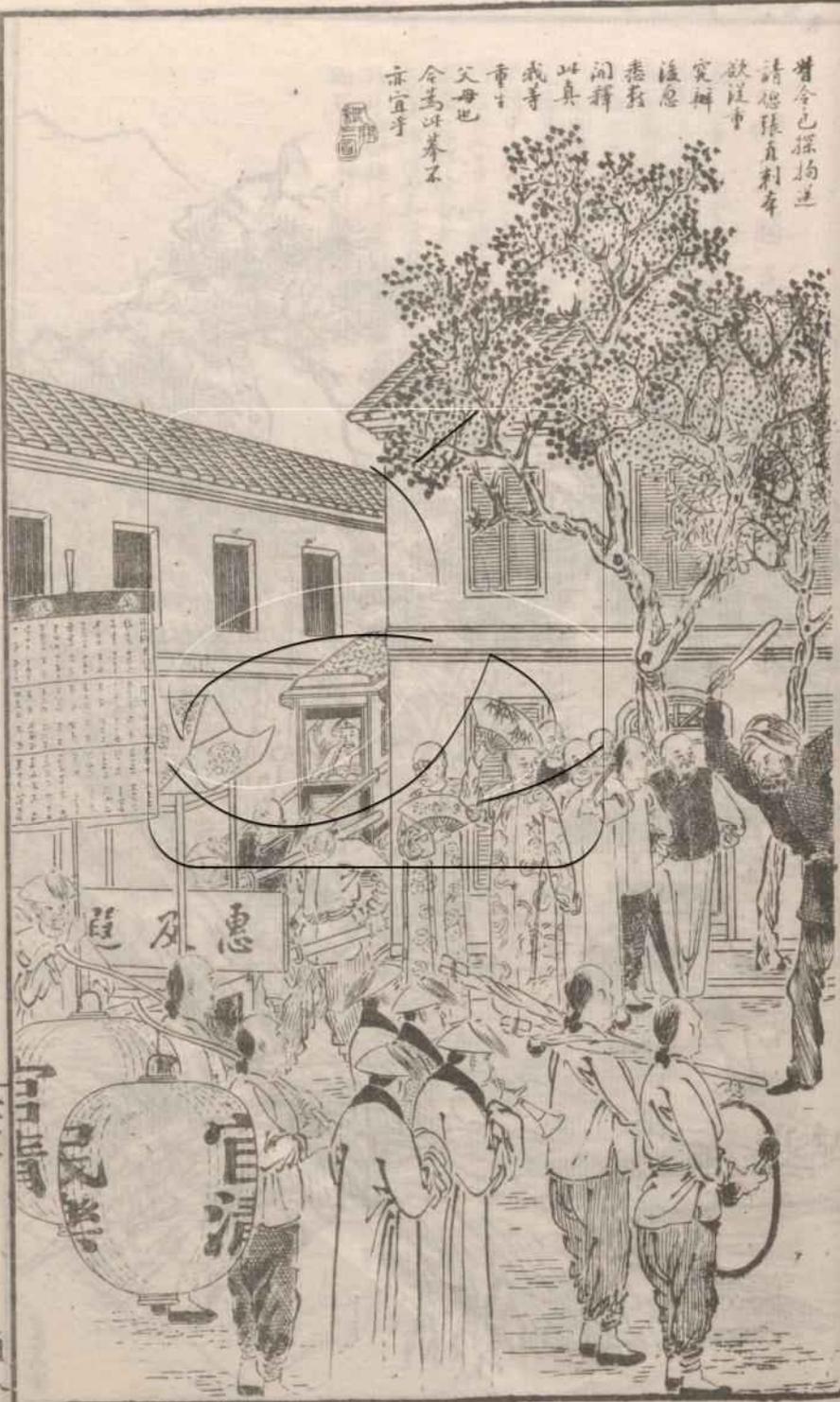
張慶三直刺之德政自丹桂各優
 俗道而頌揚一後接踵而起者不
 朽與業等李黃薛固等也尚有
 虹口賭棍王泉合等十三名各製惠
 及遊方扁額及萬名徽一頂清水
 一畫並大燈兩蓋上書官清民樂
 字樣導以鼓樂一班王等銅頂輝
 煌沿途護送者徑過馬路時
 遠為新巡捕房忠副捕頭所
 見喝令中西各捕勒令聲
 回等為直刺所
 聞急停帶審
 委員新辦生夫
 令赴捕房候類忠
 副捕頭不為已甚遂
 允其請王等乃
 得直送監署
 據聞中人云
 我等因糾人聚
 賭為捕頭訪悉



符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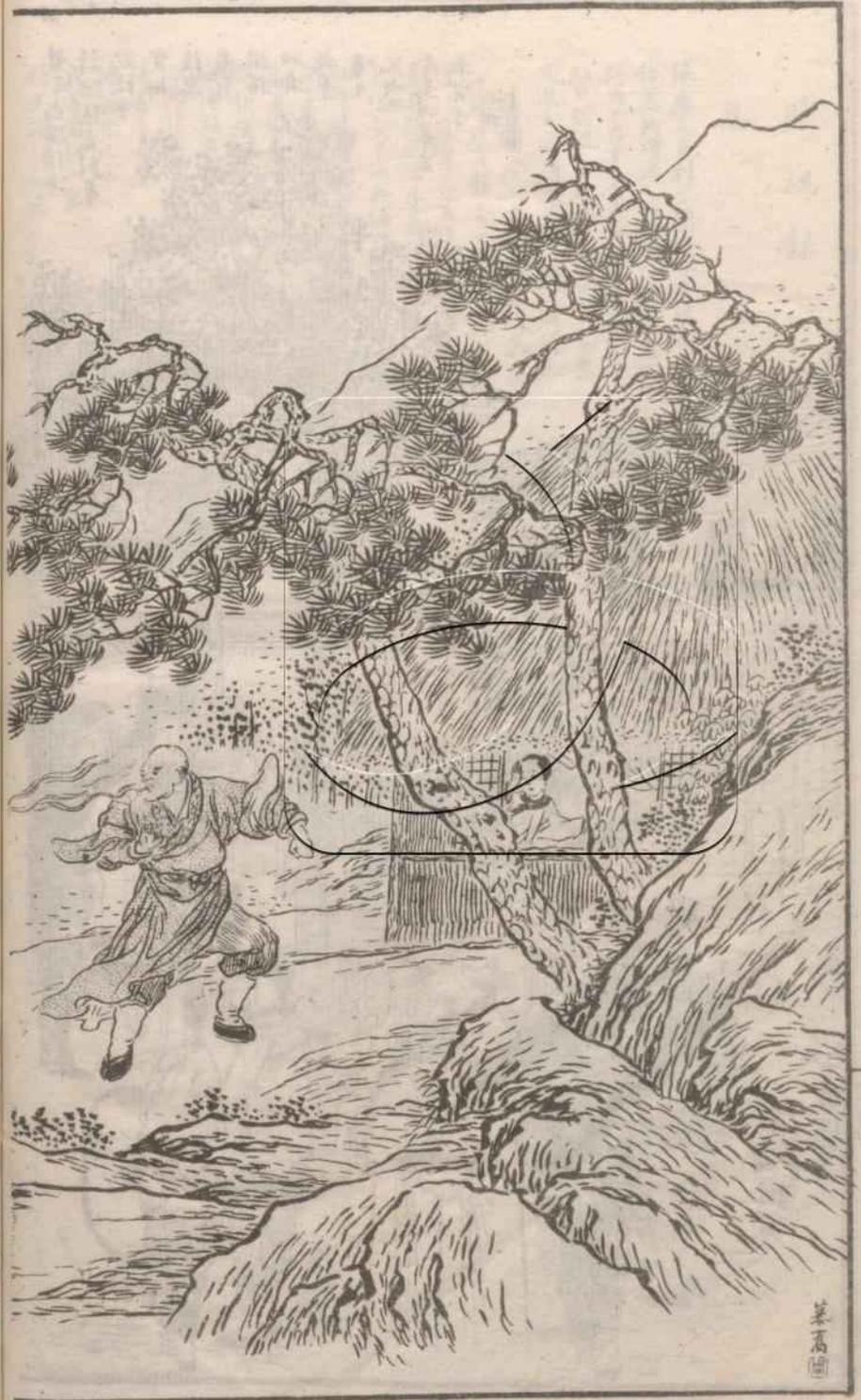
昔令已探拘送
 請德張直刺奉
 欲送市
 究辦
 後息
 悉我
 聞釋
 以真
 戒等
 市十
 父母也
 合為此券不
 亦宜乎

印



邪不勝正

某僧善劍術雲遊天下踪跡詭
異嘗至皖南黃茅峯頂撰一蒲婦
居茅棚中自恃法力神通以為人莫
予侮矣土人某甲亦黑白術紅錢一流
人也聞其事欲往試之及登峯僧暫
見張口吐氣狀如青蛇盤旋將繞
甲頭甲不怖而吐一氣如白蛇出其
門惟見空中摩盪其佛龍威水天滿
迴環條條合久之青氣忽中斷白
氣復指僧而來僧大驚即解嚴死甲
乃收其劍換婦還家可見雌覺雄風
術雖不一而邪遂不能勝正也



馬術大露

此師中者所謂馬術者大抵精神勇鬼遇人疾而執以禱解之法騙人財物間亦有驗者或其二病亦非不治凡真其術之室也而惑人多信之漢路以風尤甚有徐某者患疾甚深

徐某者患疾甚深



明甫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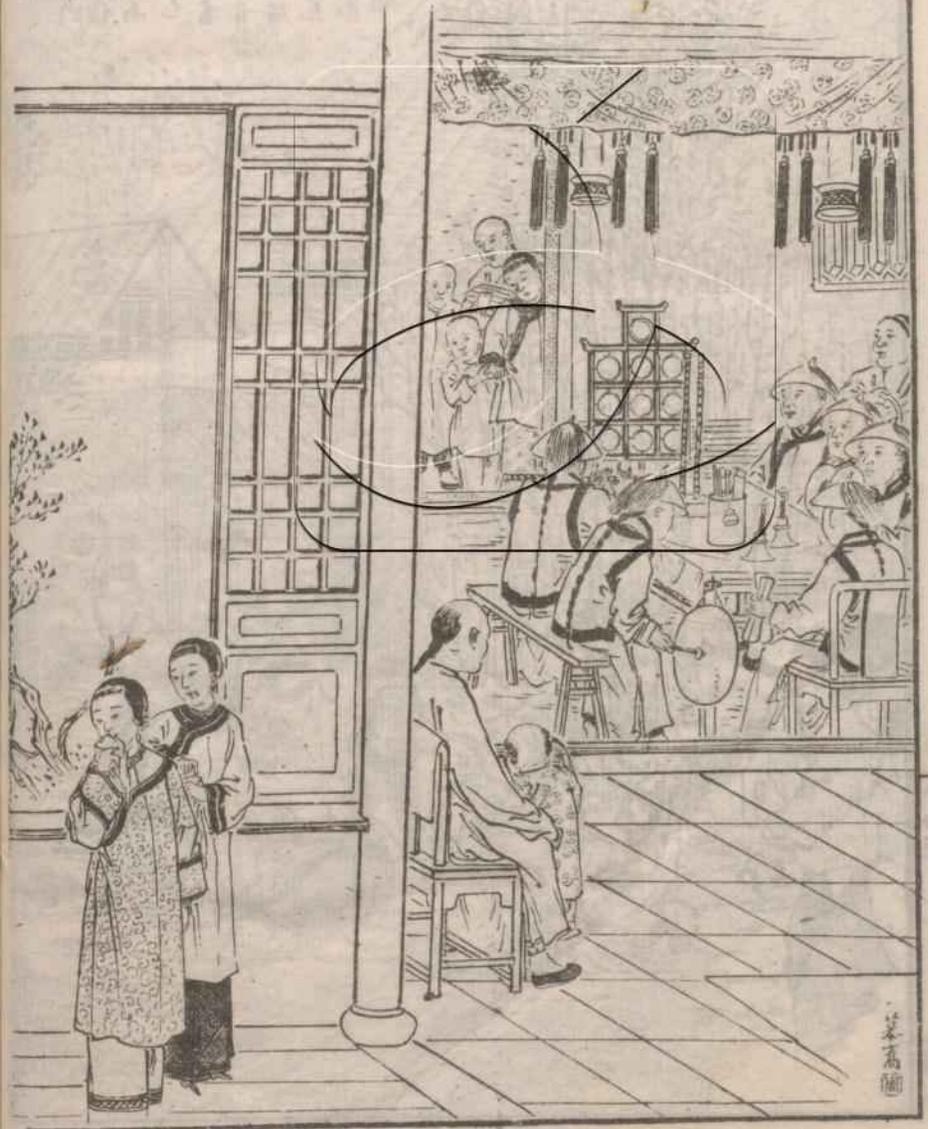
延一巫為一得日說神而此巫之術不甚精至此夫言矣先取一老銚置於屋中以為取信之具病者某甲知之潛易以蛇而巫不知也屆期巫率弟子數人至已則舉蛇飽腹而步作法冬之戰搖書符手入屋中將取怪物忽一蛇昂首吞嚙大指後即懸屍其身止痛極呼號者弟子舉錘亂擊蛇屍而巫已備作謝言不能言者弟子忘解口歸頃刻間皮膚潰爛于指書脫巫贊詞治半年而愈者此巫略得皮毛實無他技故不實為術之書露耳



鬼父擇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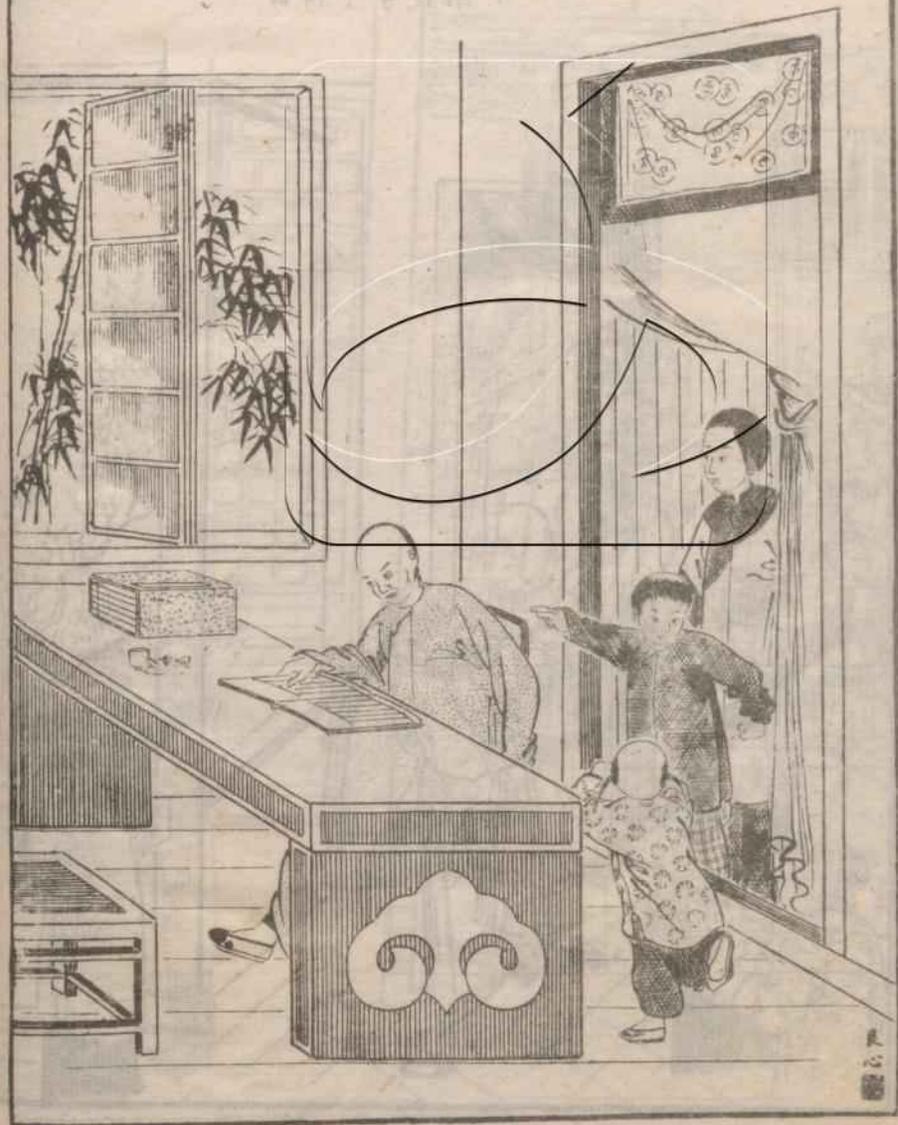
韓某吳人也早歲入邑庠
家貧尚未歸姻館於白蓮
涇王燒家前日奉母命而
歸行至楓橋時已深夜道
旁遇一老者自稱盧姓即
前村人詢其夜行之故韓
直告之老者歎曰真孝子
也君其已有室乎答曰未也
曰若然則僕有季女年華
二九貌尚不惡可以為君子

配吳言畢出玉環一鐲授
之曰豚兒若不信可以環
相示韓大喜欲別盧曰明
且係子之族妻說兒輩說
筮祝椒恩未違款客予當
親為一行遂相率至其家
是夕韓寢於盧室迨天明
鼓樂大作韓驚起自房中出
家人大輟奔告主人主人出折
曰大駕宵來有失迎進先父
命予已得夢但君亦有証乎
韓出示環示主人主人即跪
里告知其母擇日迎娶一時聞
其事者無不說為奇異云



蠅亦知醫

愈某術之名諸生也家清貧天病不辭其勞藥餌見凡工有醫書一冊以意檢而服之皆不效急一蒼蠅飛入鳴聲甚厲止於冊上生注而誦曰蠅者應也室也其有室我食書性持方而投立焉病其應有厚乎徐展十數葉其蠅暫投下乃屏而地黃滿也如方服之數劑而愈人謂此蠅若出而治之亦可為今之名醫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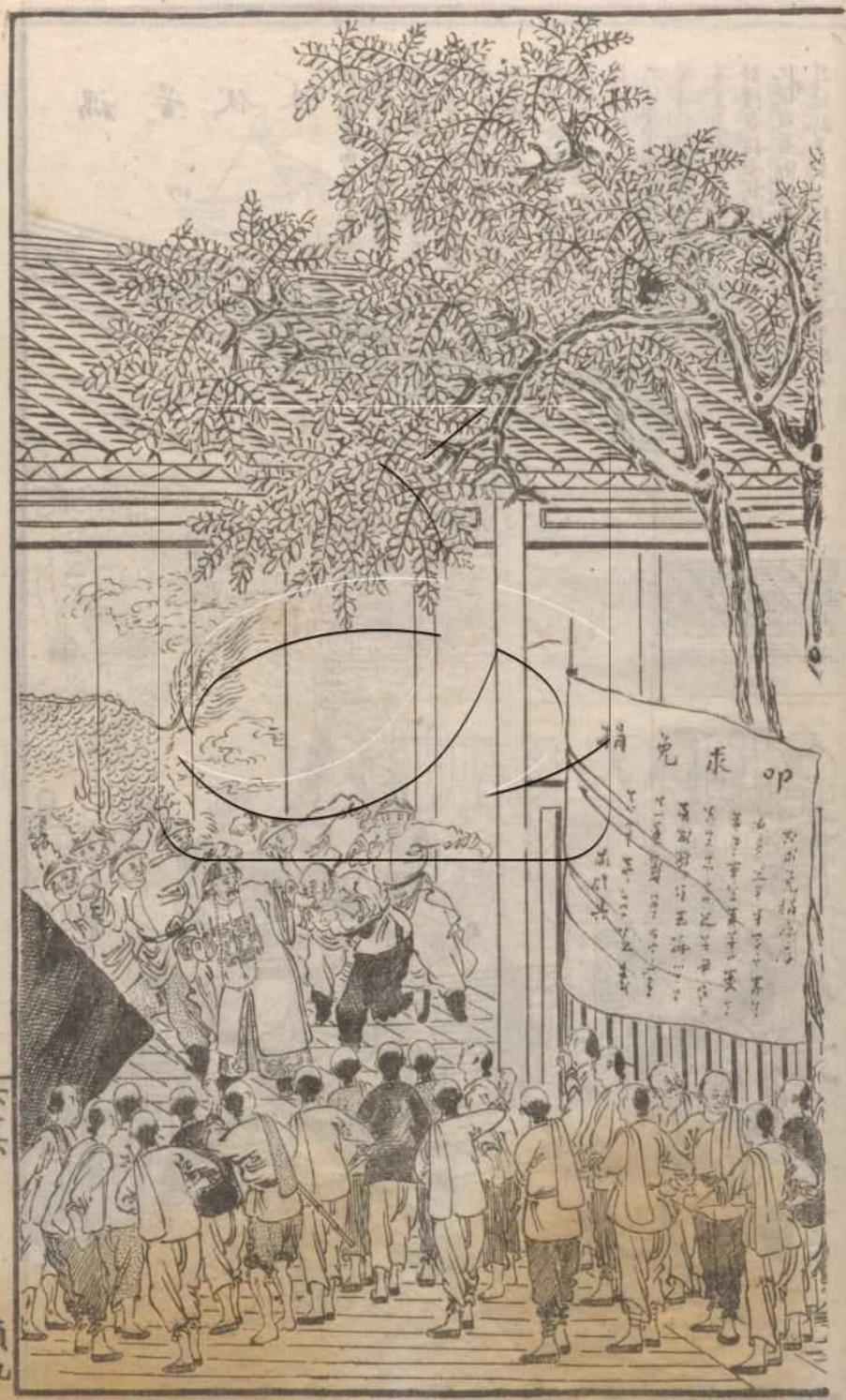
黃耳多情

我云之事屢有所見粵地某姓家有一婢性愛一犬親調飲食出入與偕相任甚厚嘗為常事前日婢忽為時疫所侵夫怒其傷渠令人解往他處可也誠嗚呼惟一犬相從徘徊榻下頃刻不離未幾婢病發其悲鳴不已及棺殮時犬竟啣其衣角堅不肯釋一似不忍其離也者家人遂之去而後未幾至途狂塚上瘞埋既畢始不復見異於犬乎亦可謂深性情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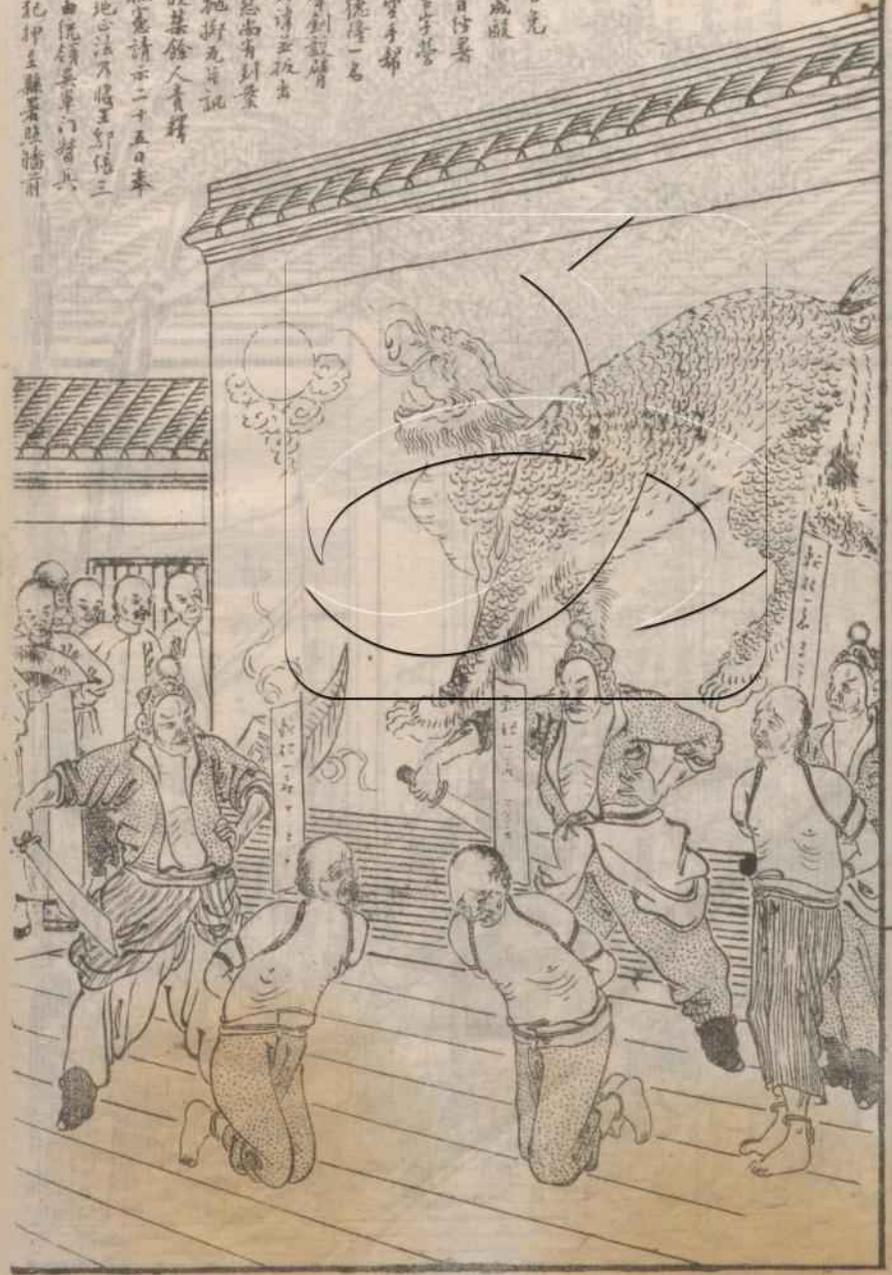
抗捐聲

甯都南鄉某日每近四野而故
 寺如新鼓吹家格裝最四十餘人插
 入城中為首者肩大旗一面書
 求免捐原委一書亦原姓公其條各
 持小旗亦書求免捐字樣各人左
 蒲鞋身負銀囊而人進近則以
 旗者左右於是該家守手幫乘機而
 附和而亂食銀囊多一插入城鼓聲
 鼓聲官至對劉大令出堂問導准令
 免捐各流仍置若罔聞衛入口著違
 人便殿見物即投甚有一人口說大令手
 臂持手劍並檢劫雜物在飾甚夥
 執洵之刑同去諸狂又拆毀民房無算此
 四月二十日民變之大事情形也



禍首伏誅

百何惡民以禍。先
 捕獲入城。隨成。隨
 官。迎。署。大。堂。起。日。付。署
 中。多。差。役。協。同。主。字。營
 重。守。手。石。楊。羅。空。手。部
 二十餘人。應。有。王。德。傳。一。名
 任。刑。十。令。証。信。會。劉。觀。屏
 之。犯。王。七。直。認。不。諱。五。板。去
 卸。德。林。尤。為。尤。惡。尚。有。劉。景
 之。張。金。官。自。認。地。掛。瓦。耳。說
 有。法。的。印。行。檢。吐。某。餘。人。責。釋
 再。差。西。堂。與。撫。憲。請。示。二十。五。日。奉
 到。復。實。命。令。就地。正。法。不。得。王。劉。信。三
 犯。程。府。署。街。出。由。德。領。吳。等。門。督。其
 符。滿。將。王。劉。二。犯。押。至。縣。署。懸。牆。前



明正典刑。某首。示。眾。位。令。山。白。國。首。席
 席。前。十。字。出。其。保。狀。祇。令。法。衛。得。先。刑
 誅。再。當。派。差。治。罪。以。王。德。傳。係。一。行。者
 其。杖。易。楊。素。不。格。已。官。有。再。毒。殊。屬。可
 憐。即。提。據。係。天津。派。派。橫。行。不。法。一
 旦。斬。首。伏。誅。真。此。謂。可。憐。而。不。乏。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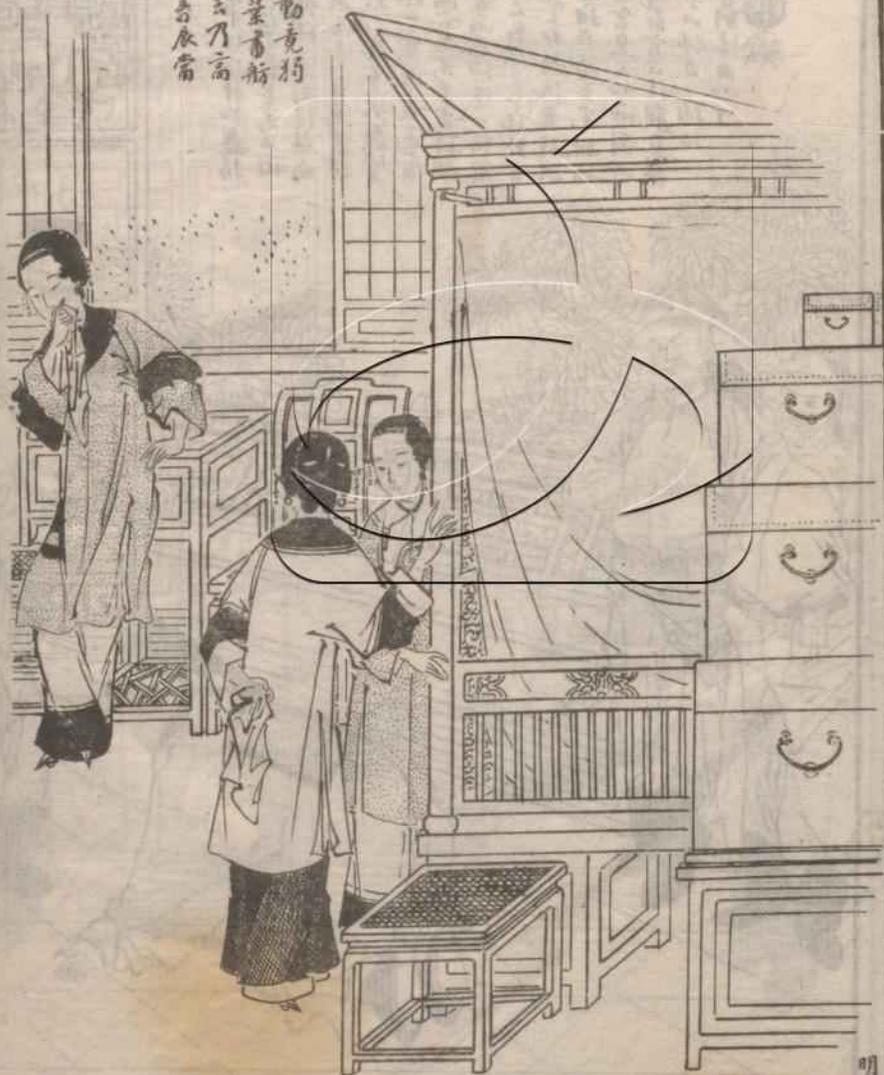
觀察自劾

浙江某觀察積隸金陵由軍功擢升知縣揚
明隆新歷當安差並權首邑千載志為上海
器重去冬補升道員過班候補遂至洋務向
臨辦自此利令智昏肆行無忌竟勾通某洋
人運販米糧出口輪船往來已歷多次獲資
不可以僅指計以故內地米糧一空深虞之食
皆其罪也乃大開帳目跡而海而忽為某家海關
查獲並有觀察家子親筆書函為証遂一併解
送南洋大臣劉帥帥聞之大怒不動聲色託故實
台觀察到省觀察不知就裏立即赴德京到仍
蒙傳見溫諭有加夜間設席相邀酒至半酣始
將書函遞下語問情由觀察倉皇不知所對視
帥大疑即飭奉法令某將觀察官正法觀察跪
求再三乞請全屍乃命左右示以佩刀一柄壯
至堂下逼令自裁此觀察自劾緣由也吁
貪利忘身者亦可鑒矣



壽 翁 吃 醋

蘇恒劉字洪某富為年
 仙毫產雖種曾洗豚而
 與與強狂前日係分角八
 秩心善其于某舍人
 大因莊宴為百稱賜
 一時官紳士庶踵門
 祝嘏者車馬喧闐
 詎自閣中思靜中思動竟獨
 帶彼重情出門買一菜香筋
 仍掛香湯地食所歡而去乃高
 小寶校書以是日為翁壽辰當
 石復未早赴某公
 子之約翁入房不
 見家語雖誣鴉母
 善言般支吾一而



飛鶴龜鶴任校書
 餘未而翁已醋酒
 與波大合酸嘉幸小
 娘子請能解意託言
 請仲叔姑香祝與嘉
 呈送老還童正長院
 晉膳百姑融尊左笑
 樓首膝上其集以故
 說者謂官翁似嘉
 不至家庭吃酒而至
 此里吃醋豈醋與
 孫不酒與山孫不此
 野味乎呵



舉鼎懾盜

某司寇去遇時赴談禮閣撰僕僅錄其工
 公固勇力精幹刺一日遇而不能進暫憩
 莊道亭破廟中見有健男子二十餘輩首輩
 黑帽持杖具姓字若將祭享者眾見公問
 姓名且呵何心至此公具告眾喜遊其同祭
 祭畢圍坐共飲公量素徑進葦十餘籠而止
 欲行眾擊留住宿許俟天明當少資贈公知
 為皆飲次託故出有夫鐵鎗重數千斤華以
 拒廟門入屏後飲須臾屏散各執械前行而
 門為徑所阻頓向誰為此者公笑曰特共謀者
 戲耳眾知力不敵皆禮拜曰公真神人也我輩
 皆願受約公遂勸令改業歸正法公者為司
 寇諸人應召出各有成就歷官有左



埋佛影象

蘇州王厚而報一日有
游僧至新嶺潭亭桂
亞三官忽揚言見額上
秋先嘗有其事越日果見
金佛泥地出先遠頂次露面
三日全月自現僧以為活佛降世日夜
誦經在人地捨建一殿宇海風之日哄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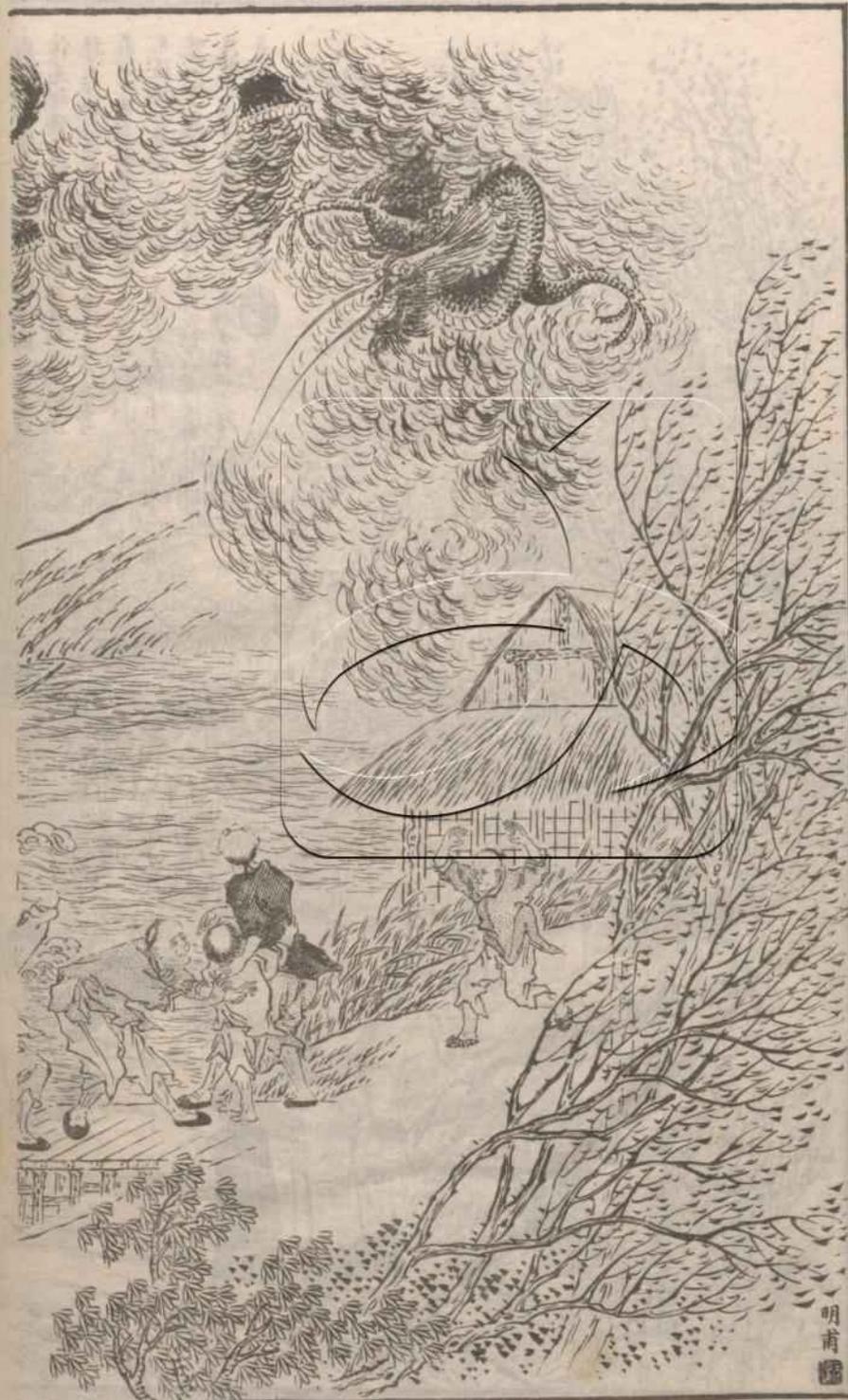


民眾觀者以為計皆謂佛由土中漸出而土層
信為神僧之雕木如金鑿數千枚凡過施王
投之以銀僧即放聲哭曰帝王可正壽
不二子日獲金為佛僧乃持之而遠人始疑
之後查知是僧先向破寺中偷取未佛像一
尊潛至新嶺潭亭埋之底下掘以黃土封
封上覆以土早夜以水灌之至漲土鬆佛遂得
身而出故人皆不知其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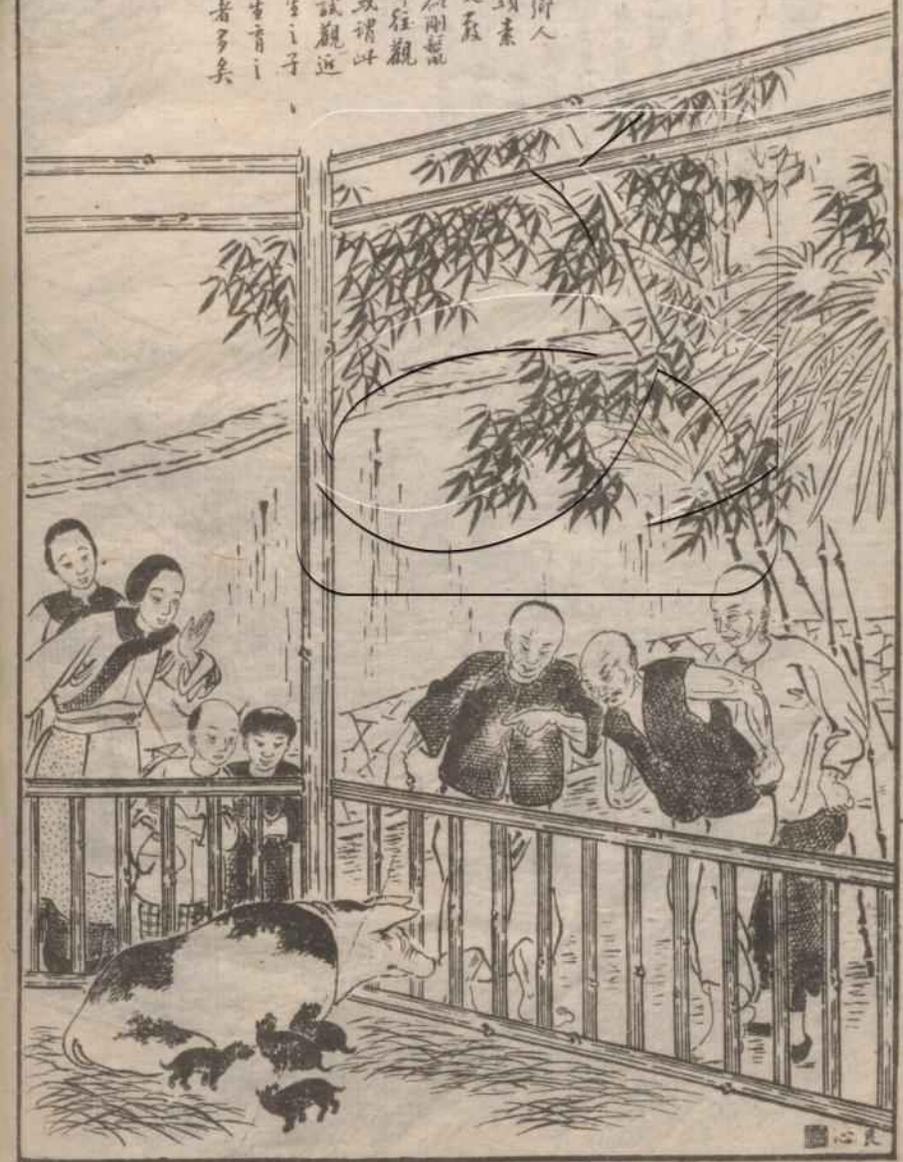
水牛化龍

客有自海州寶靈山游倭而歸者據向
舟人所述云安東縣長樂北鄉在國境
昔有鄉民陳姓者畜水牛百頭入水輒失
其一夕陳夢于云我必成龍無家傍河
龍門不遠君可於吾前繫二刀以助
予陳曰起視牛中誰可繫刀者有一牛
最大腹下垂鬚狀龍涎遂以刀繫之次
日大風雨乘場河龍偈一日過此牛遂
入大河化為龍今過大河請牛字過乘場
請睹字否則風浪至矣



母猪產犬

滬北裏紅口陳家漁有街人
朱景一者家有母猪一頭素
無他異詎前日忽產小犬數
頭毛紫茸其色皆黑不似剛鬃
公所出者辭石向一男婦狂觀
者甚衆相共噴一稱異或謂此
猪殆與犬交故有是產試觀近
世華婦好識西人其所生之子
狂一類父而不類母可見豈有
道氣稟自父天下似此者多矣
豈狗腦兒為就哉



猫作人言

湘鄉某軍門昔年鎮江西虎窟壁
植及進跡林下日惟以奕飲為娛宅有兩
猫能作人言而軍門不知也一日見兩猫對
談嗚呼若有所訴軍門大驚奮步欲擒一
猫即躍上屋去稍擒其一猫開口向軍門曰我生
已十有二年恐人驚怪故不敢言今偶啟齒致
驚清聽公能恕我即感德也軍
門笑而放之後公無他異



評花韻志

某富紳籍隸南海僑寓吳門
 顏家巷敬慕名舞榭羅傑保
 一時其公子某甲以賦某乙
 皆翩翩少年少自賞風流日作
 北里之游如有所春意欲採

折歸未供之金屋遂境稟格
 管而而母某氏夫人恐其言
 難信命於前日適召名辰廣
 為選擇在日中刻夜中姨妹
 無不滾妝乾掃飛輿而末細
 點夜枝共有漢宮之數環肥
 燕瘦而夫人為持玉人任細
 評衡猶慮霧縠者及或身失
 眼乃約摩芳赴深河頭照相
 館各留一照之命詳思之高
 小寶唐文瀾三校書合照一
 副靜待後命入席若歡始各
 將翻而去見者會謂書圖送
 艷珠病富家詩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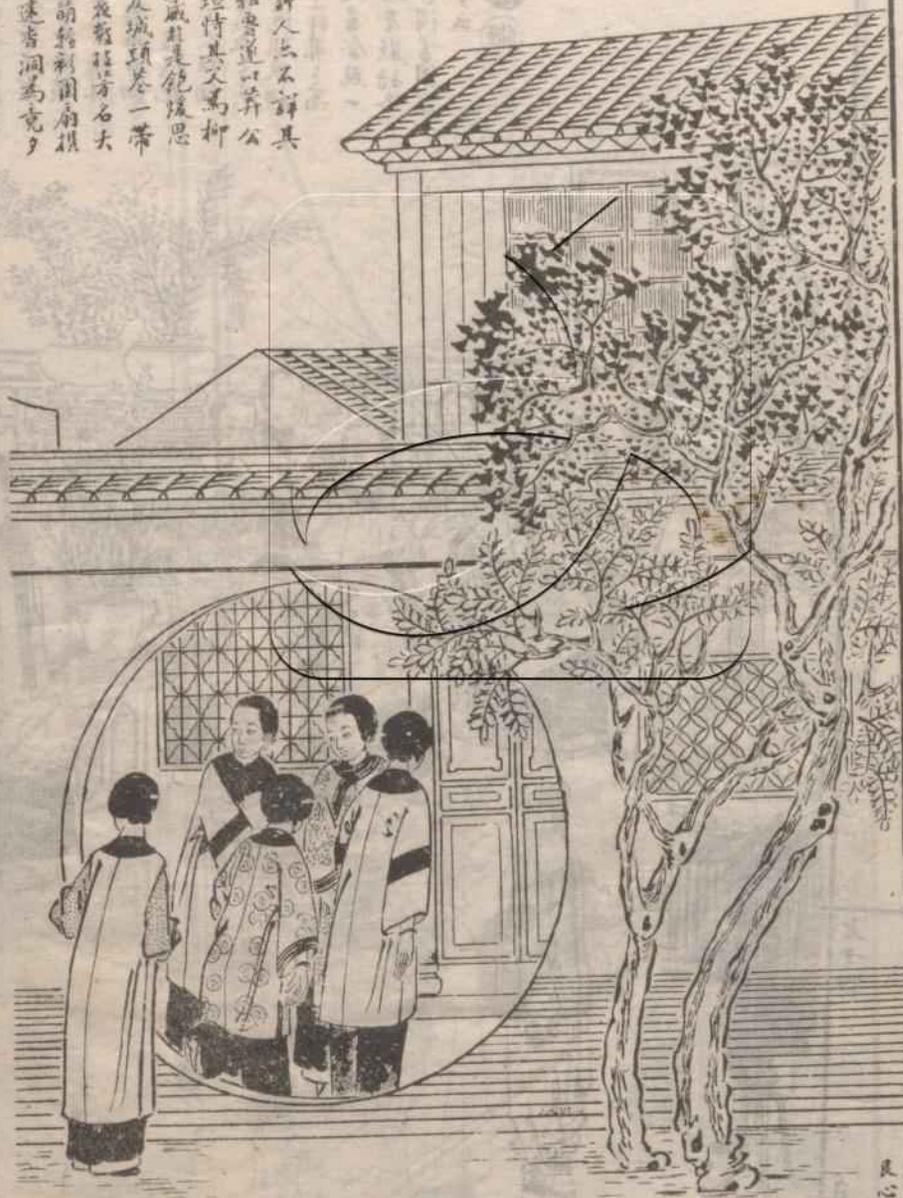


明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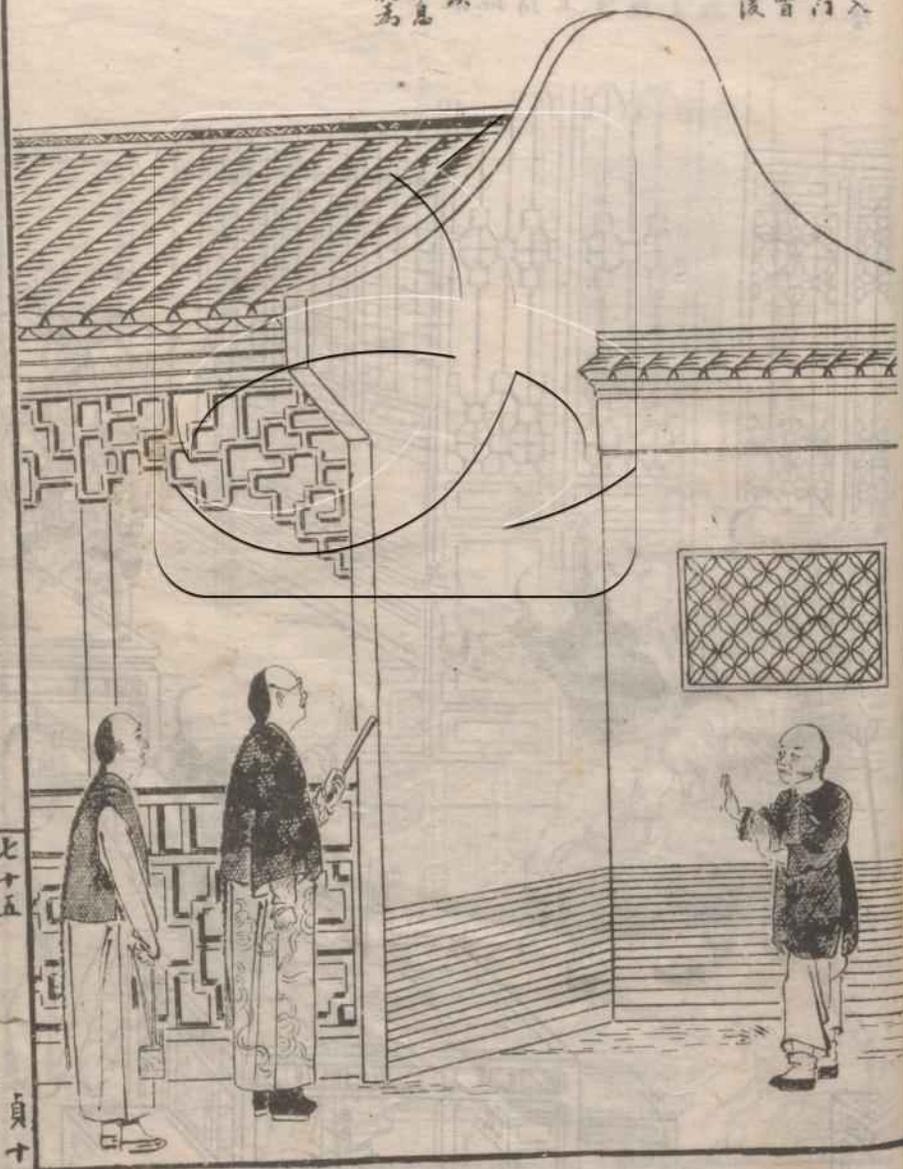


莽公莽子

莽公于不知何許人也其姓其
姓以同其賦性粗魯道以莽公
子呼之魯高抗坦恃其父為柳
營雄長年著虎威是飽暖思
淫而近日三攝及城頭巷一帶
乘百餘中婢妹夜聚狂芳名大
噪名竟狂態頗萌利國扇旗
僕俗未欲得一連香洞為克夕



流連計詎也眼迷離竟誤入
某仲利豈遠是日伊家陰應門
五尺之童外皆係閩中人曾
見姦淫突如其來係以避入後
庭半屬可人何必故
作欺人之態逆語
上座高呼茶未久
之不應敲指拍桌
大肆咆哮俄見某
伸大踏步而來青
証長為揭之罪公子始知誤
入桃源解謝過仲翁稱子息
必欲逆官究辦幸某太守代為
覆類乃能去



文人不法

湖垣北門內文島廟前表
 學博者設帳其中門前地
 李二十餘輩大都成書弱
 冠之年適方負笈者也上
 月某日有偷兒偶入其室
 將各生所書卷履等物竊
 掠一空素適因事下鄉不
 在塾中翌日各生將詣縣
 報案長沙縣聞人司其習
 習此來且無與此置諸不
 理各生惱憤而歸不知如
 何設法將某捕獲請去鞫



中私刑拷打並褫其衣服
 以榜笞後送火油餉諸賊
 內舉火阻之登時殞命縣
 令賴子佩通守承裕聞之
 去智飭將高子各生姓名
 收捕置之圍園將治以故
 殺之罪行所者于去者為
 能諒者明理也今乃作此
 無法無天之事未克先太
 不自愛矣



休妻笑談

漢口孫家磯地方
有某甲者前年娶
大姓口某姓女為室
女家貧該男而性極
淫蕩歸甲後常不交予
室且事舅姑不以禮中
戒之弗悛也因以此怨
交併親寫休書一通
即歸至夫堤口埠頭當
眾直教其罪謂如此將潑留
無益今我已恩斷義絕其有能
守我三叔者在地九叩首者即



此婦共三妻付休書水無異說
一時圍而觀者其堵堵莫不相顧
錯愕不意孝感人某已竟若踏步
而出呼奔叩首一如其數甲遂付
以婦其休書且告曰余在某輪
舟司事如有人向汝鏡舌可求尋
我當為作主也言訖掉頭而去
喜出望外正欲攜手同行忽有某
兩旁前批其頰而下謂曰天
壞甚夫乃有什汝一無恥耶已方
驚顧不立而而已將婦執之以去
有流者著謂而即婦一風好也特
未知已時何吐為情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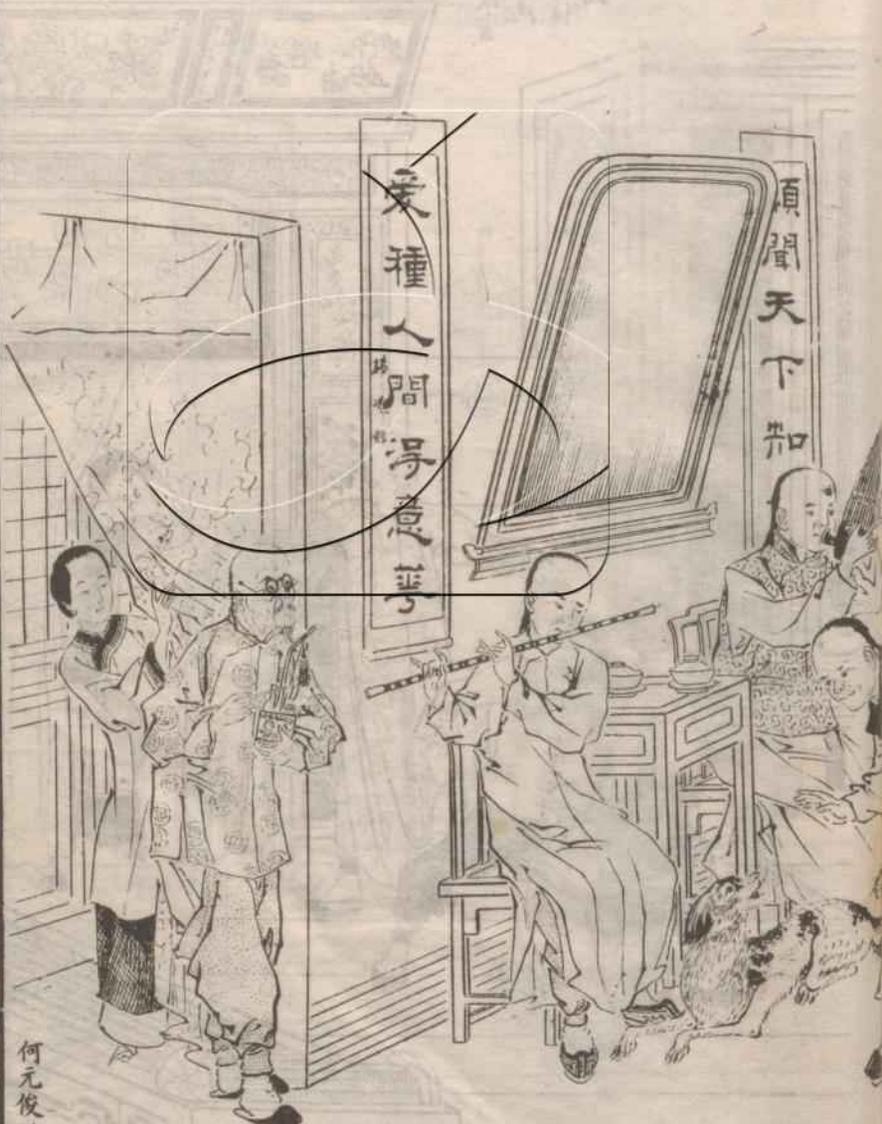


知音犬

抗垣某伸喜音律凡解
唱已渝調操琵琶行者無
不擡首若驚家有一犬每
聞曲聲便至坐於筵席者
之前暗以燕似遙相和狀
態之不去聞之亦未共呼
之曰知音犬蓋此家門之



曲友也人謂此犬前生必
是優伶予謂不然夫也昔
紀曉嵐相國祖姚安公
有里人負其金不還及出
然言其人死後姚安公急
尋此人素適園中生一青
狸疑其託生以其名呼之
姚安公作狀其人平生
好彈三弦唱道調年形
甫先見其事者作詩紀
之云道誰言事香冥人
筆持較近無停三弦彈出
邊調調親見青狸側耳聽
是驛亦知音也吁鍾期既
死流水無聞下里已人滴
滴皆是又何怪近世之所
謂知音者皆不出乎狸犬
之類也



私 戲 難 演

蘇人程老七麻先人偷淫富
 子多金酷嗜煙霞癖且喜共
 狎猪奴為伍日經誠官前傳
 不能安居不得已擬妻某氏
 逃至中江賃居新馬路昌
 壽里某氏亦係墜船上姓
 女戲性淫賤見程日事煙
 賭不解溫柔術風味不充
 因此能望其馬夫某中
 有私既而時往天仙茶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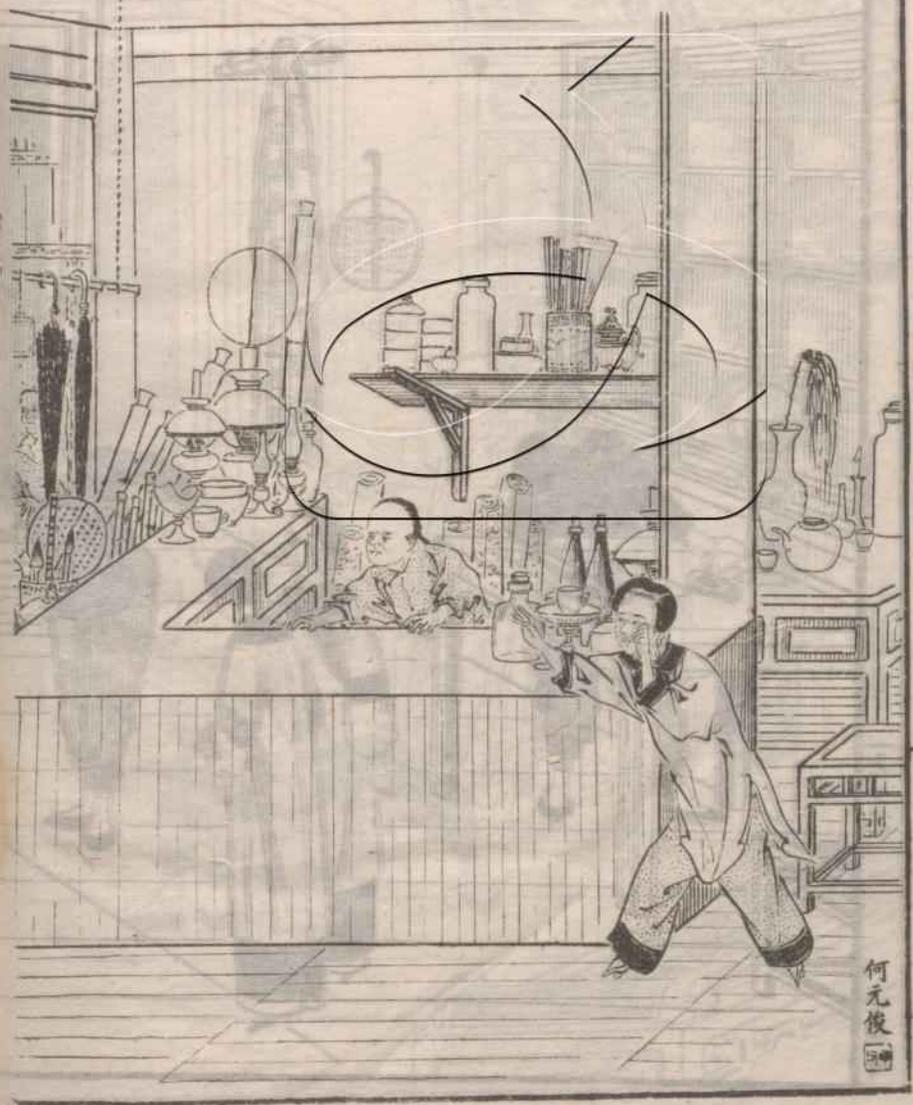


觀劇此武伶趙小廉情睡
 異常得新畫舊致馬夫夫
 與醋海一渡前脫領知趙
 伶於演戲一暇又在程處
 設演神女卷王各種私戲逆
 告知程約多人為捉奸一
 兼及將趙執獲程將其顏面
 勒寫伏解一紙并罰銀若干
 以酬馬夫其幸始寢說者謂
 同一演戲乃演於大庭廣
 眾之中則可博錢頭之賞演
 之於密約幽歡一會則反遭
 責罰之羞是私戲之難演
 歟可一



蠹 役 人

鎮江西門大街有攝設舊貨
攤之楊某人嘗以其舊時
其舊物時時碎銅爛鐵破帽
錢衫之類皆由換糖換玩而
未安有官軍舖之琳琳滿目
所以為是稱者吞嘲也雖俗
每道三官凡衙門中均有巡規
令屆滿若輩則往往收而
揭則一錢如命新不背予以
致積成怨恨乘機欲陷可謂非
極矣日與其刑黨七八人聲
勢洶洶插至其家敲言揚某
收受賄賂令將何姓言畢竟
出鐵臺欲將何官憲主楊開
言此不敢報抱頭去矣正



何元俊

得獲之際其妻在堂與夫道
深悔何以為生遂以一盞紫
霞膏自圖畢命幸其女
賢見其狀呼救得財救
活以生而衛索則早已
乘機逃去矣噫予讀
春山婦捕蛇者說等
篇想見當時吏役之
酷不問今日更有甚
焉可不畏哉

禁烟



神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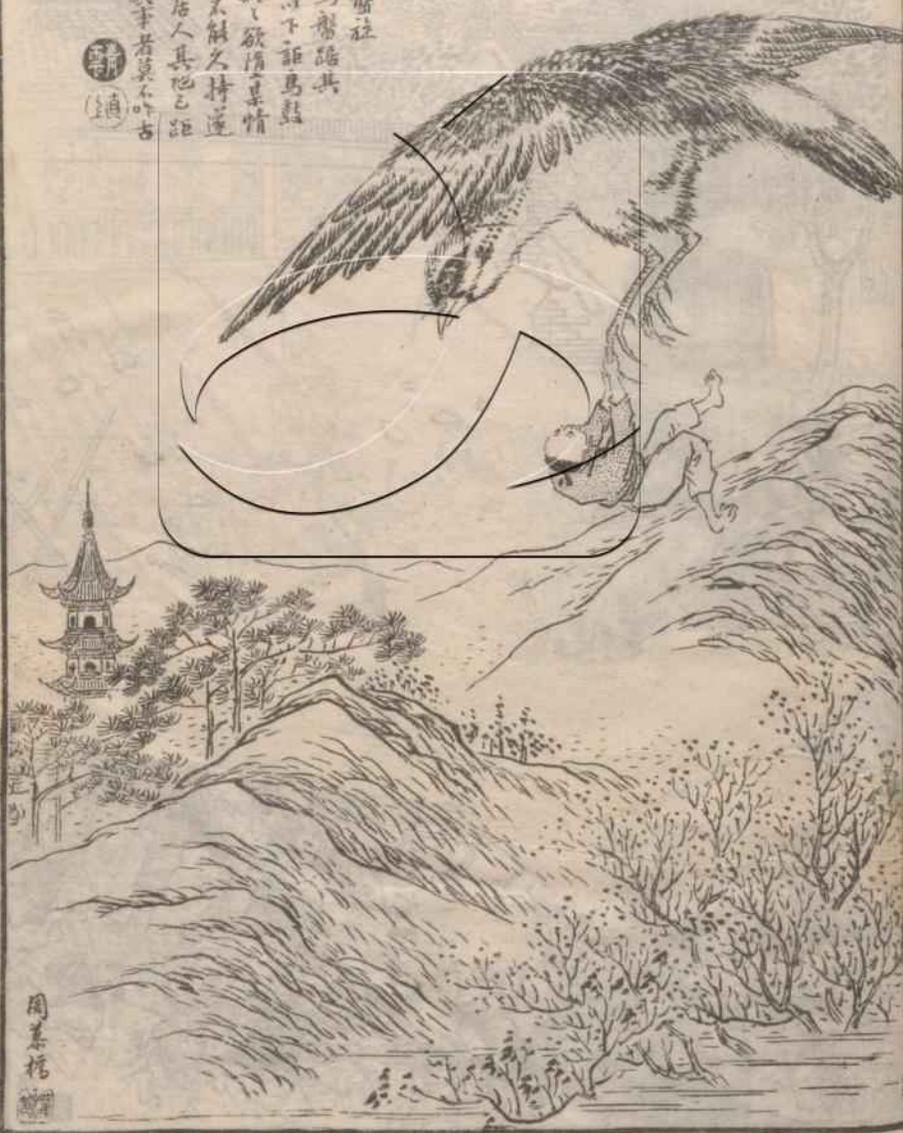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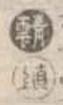
印度風俗最陋其可嗔可鄙者本報前已略記一二近
聞泰晤士日報又有駭人聽聞者據言其俗每逢人死
必將屍骸懸諸高處或穿臺之上或樹木之顛一任飛
鷹啄食雖皮肉俱枯人見之不之驅也工人呼之
曰神馬不知何所取義而西藏等處近日亦沿此俗
殊無謂也



明甫臨

飛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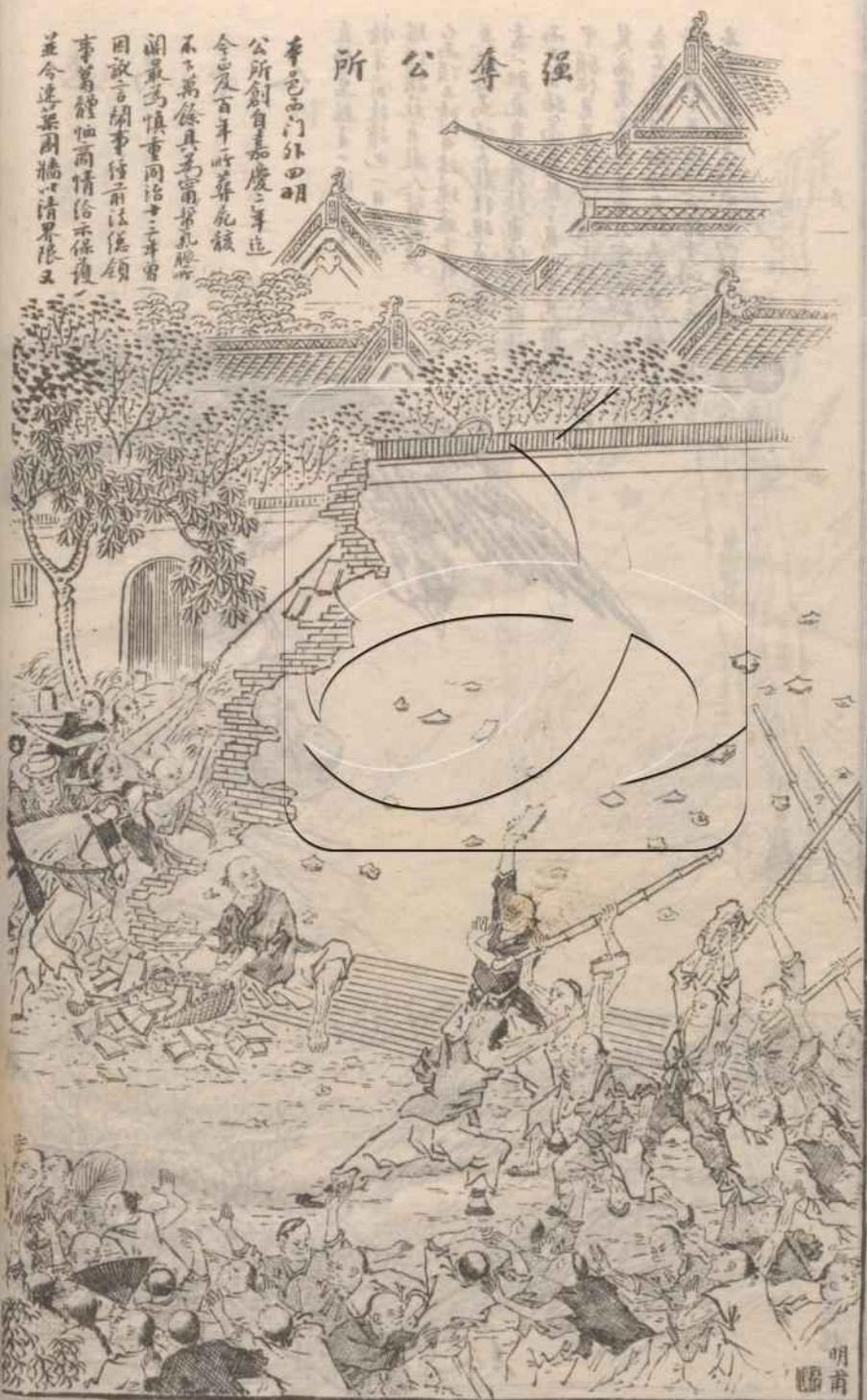
直隸其縣有一浮屠于
餘年前故蹟也一日忽聞
塔頂探報有飛人皆驚為異
已而頂上時有碎塊飛下於
是其疑為怪不敢往視有某者
素以胆氣自矜乃鼓勇梯梯登
而上至極高處察一見一大鳥盤踞其
中顧但見其尾逆力持之將曳以下詎鳥鼓
翼高奮竟將其曳入雲端觀之欲墮某情
急不敢下視惟極力抱其尾馬不能久持遂
漸之飛下至近地方釋身問之居人其地已距
本寺數百里乃求乞而歸聞其事者莫不咋舌



周善楷

強奪公所

奉邑西門外四明公所創自嘉慶二年迄今已及百年所存屍骸不下萬餘具為甯聚屍骸所關最為慎重同治十二年曾因故言關事係前法使領事署體恤商情給示保護並令速築圍牆以清界限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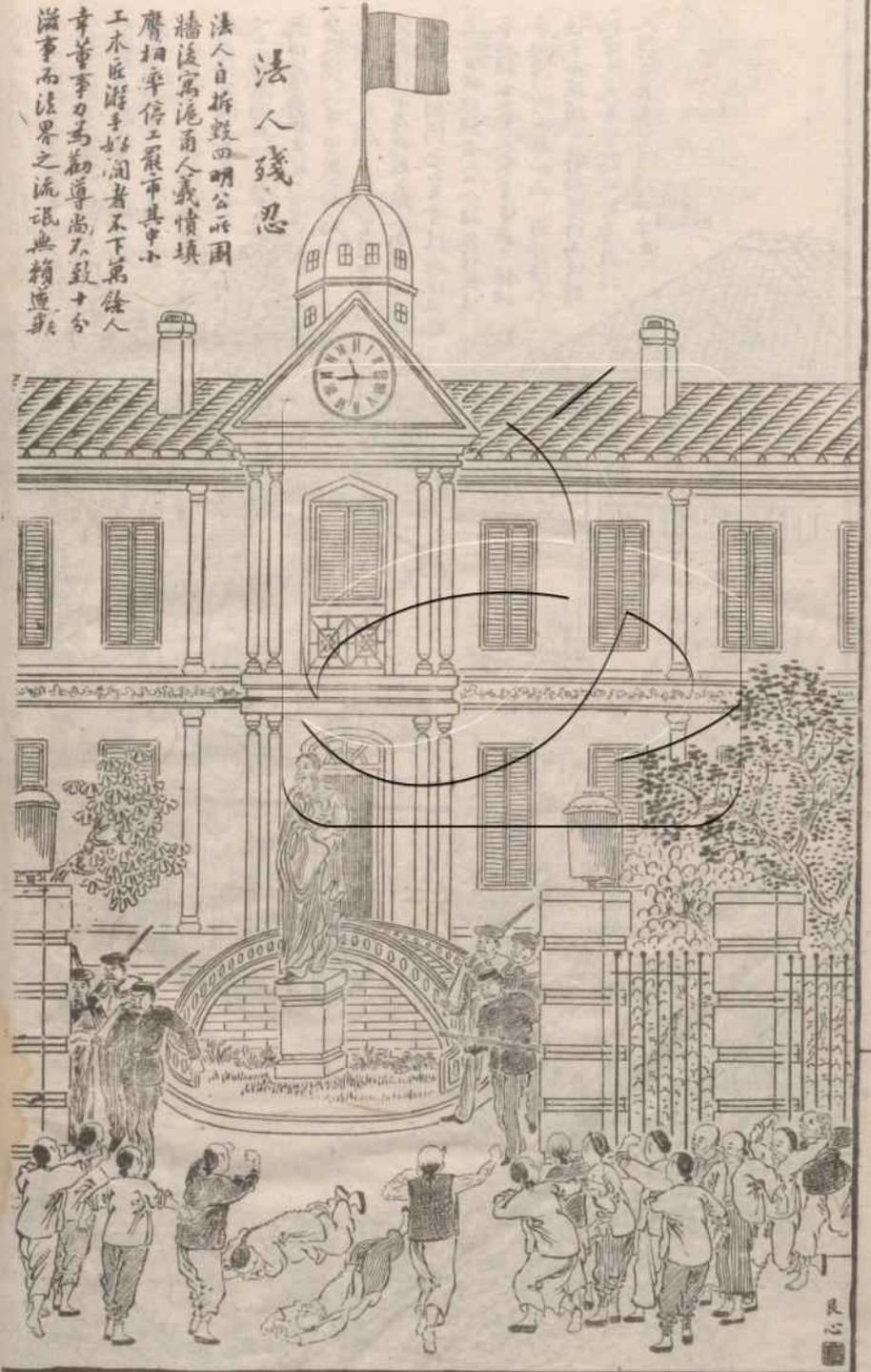
明甫

任十一周領事會約准令官幫承運屍骸等因各至案不料法人領事前官藉口欲將該公所改造堂醫院等事牛場等所通令遠讓甯人不能地方官亦未允許法人知難如願得然不顧公倫竟於五月廿八日清晨調兵八十名之執洋槍並携巨炮二尊由法領事會同工部局董事等率領至四明公所布置已定即傳諭各兵將公所三面圍牆土時拆去運成三洞約二丈有奇法兵運乘各入公所時觀者人山人海眾喧文鳴各無賴亦食聚愈多手無寸鐵相率拋磚擲石勢如雨下雖有法兵僅中西探捕之嚴密阻而後賴地方文武各官竭力彈壓設法人得免於難不可謂非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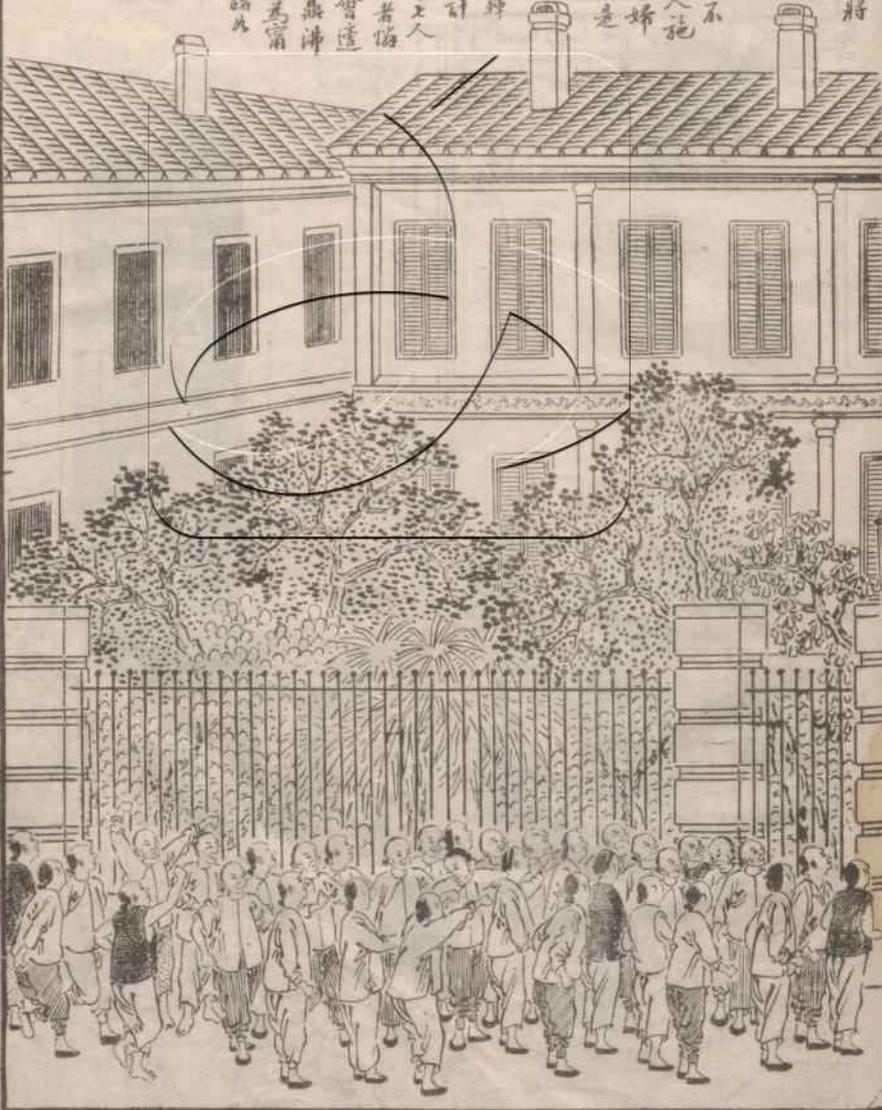
法人殘忍

法人自拆毀四明公所圍牆後寓港甬人義憤填膺相率停工罷市其中小工木匠游手好閑者不下萬餘人幸華事力為勸導尚不致十分滋事而法界之流氓無賴遂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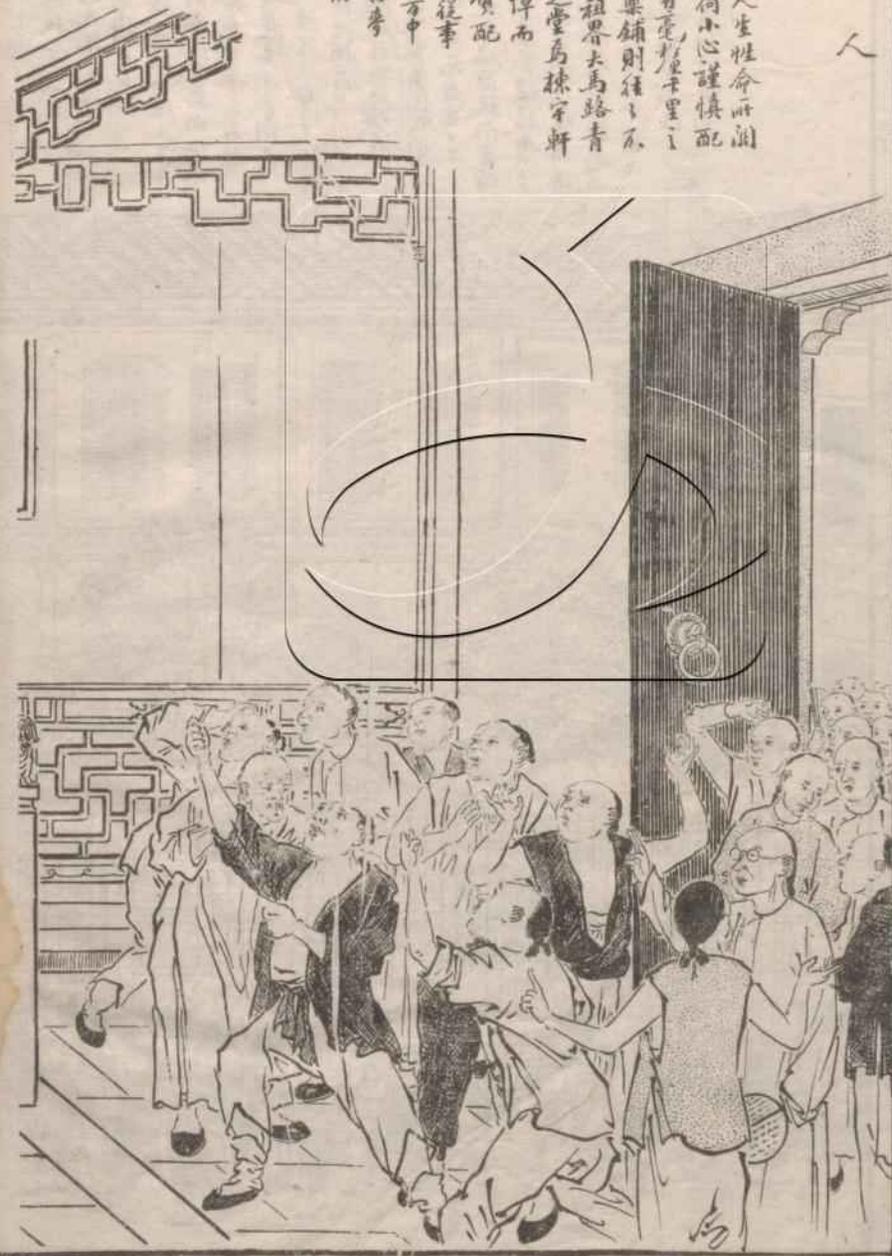
良心

概而起先於法人毀牆之夜將電氣燈自未火巷行擊毀致沿途燈火無光暗處漆室法人懈之次晨各無賴又在法捕房一帶拋擲磚石法兵遂不敵竟宵以彈子用無煙火藥向人施擊以致同時斃命者男子三名婦女一口居氏去詳送各門戶間是日四明公所相迫亦被法兵擊斃三名王東門外法捕房之門無賴竟欲毀牆被法兵放槍擊斃并將沿途任意擊斃數人合計是役受傷者二十四人而死者有七人之多類皆外幫之人無端遇禍門者傷之因有甯人二名因在某茶樓聚會適樓下火油燈傾倒遂著門人聲轟沸誤為火起倉皇奔出而法兵則疑為甯幫起事貿然開槍致死非命諸人此類可見甯人實未鬧事而法人之殘忍無理竟有如此者嗎呼噫嘻



命 後 讓 人

難盡書要為人生性命所關
 操其業者宜如何小心謹慎配
 合惟度方不至有差釐千里之
 誤而求諸近來藥舖則往往不
 可多得本埠英租界大馬路青
 陽里左近有米芝堂為林守軒
 昂潘而似甚濶俾而
 豈知其夥友選貨配
 藥竟不免草率從事
 前日竟將某甲一方中
 貴重藥一味誤以尋
 常代之以服者不
 覺到病增
 劇旋為
 醫士捨
 汗藥渣
 始知誤舖
 夥之荒謬
 因往理論一
 時觀者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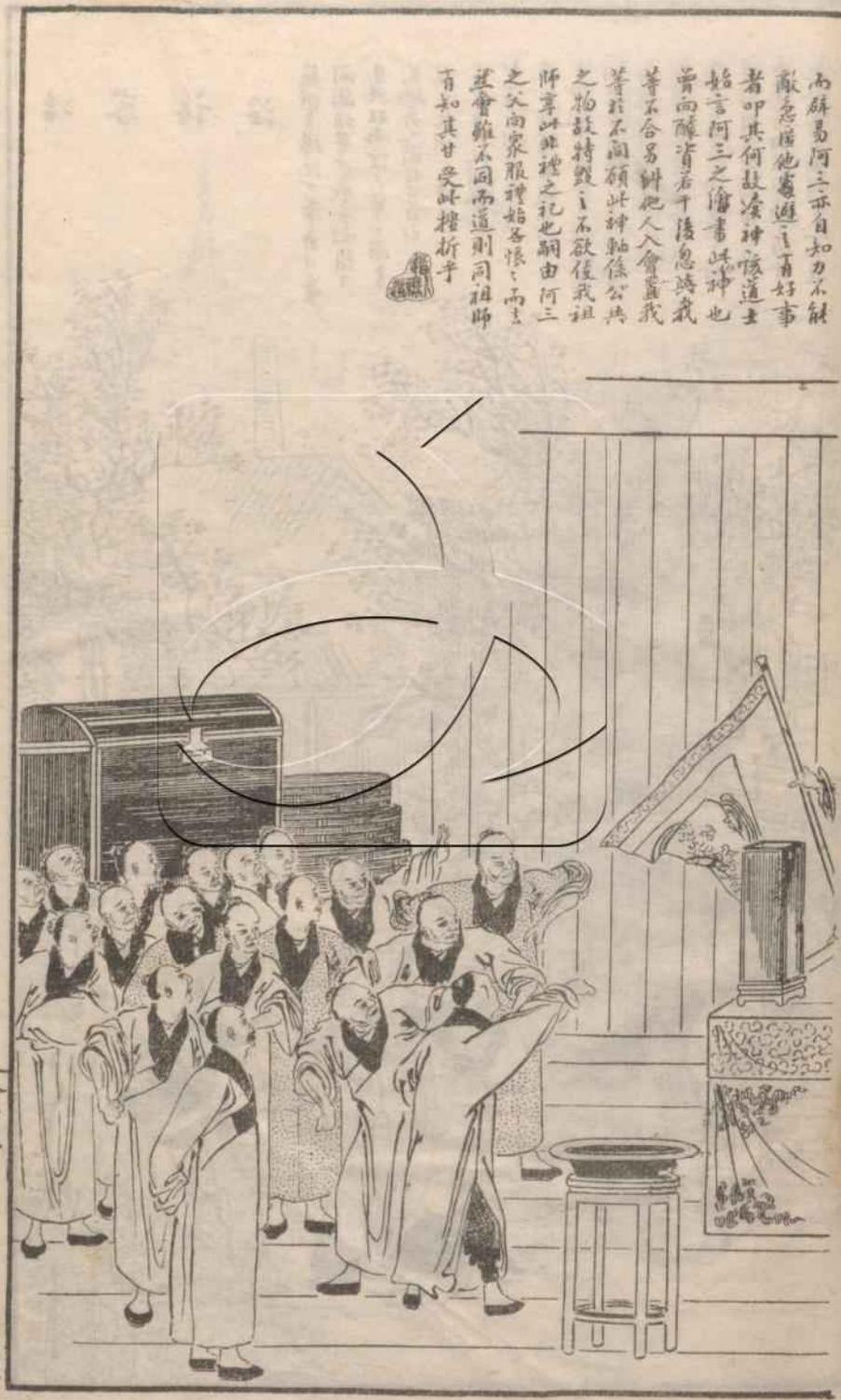
謹戒百欲除其
 招牌者有欲扭夥
 痛酸者擾之終日
 責該舖日草管人命
 之罪幸該舖就事席
 某忘於人出勸乃得服
 理了事子恐此輩實藥
 之徒掉以輕心已成習慣
 將來仍不能不倍大戒也
 特贈是圖俾知所儆云



祖師何罪

各業之有祖師飲水思源
 隆其報譽禮也所不然而
 何至輕為毀辱借祖師以
 伸私憤我乃知近世間某
 道人則可異為某道人妻
 秦老氏之叔羽衣鶴覽為
 人神懺誦經素無他異前
 日聞流南小者陀橋南首
 有同道之沈雲何與于阿
 三邀集同會至家沐浴納
 幣恭祀曰師道大尊無明
 之大號召其黨二十餘人呼
 擁而至見堂上懸有祖師
 神軸云阿師由三身社分
 兩截一時鼓勢洶人皆望

而辟易阿三亦自知力不能
 敵急匿他處避之丁有好事
 者叩其何故凌神阿三遂去
 始言阿三之信書此神也
 曾而醮者若干後忽焚我
 等不合另糾他人入會蓋我
 等於不願願此神軸係公共
 之物故持毀之不欲使我祖
 師享此非禮之祀也嗣由河三
 之父向眾服禮始各懷恨而
 茲會雖不同而道則同祖師
 百知其甘受此挫折乎



治容誨淫

蘇州青陽地一帶自日本
開闢租界以來市面雜日
見興旺而淫之聲尚多
荒地與人開墾耳日已
說為私開之場得
志者有以故願城主女
擊伴出遊者扇影
衣香沾澤其穢而游
牙好風之聲多錯雜其
間且前有其伴之女子深
妝艷妝輝儀其雲在天
茶園散歌逐舞與會淋
漓及一曲仗揚塵襟未散
後經科道多循至荒曠
處徒倚細涼詎謂之稍解
之聲自昔無賴多人尾隨



其法評頭品足任其
輕狂女子至此避避
惟谷音聲僕老班
而至大呼我家小姐
乃其伴宜之七公子
荒筆不得無理說之
映照捕到未女公子乃得解
圍而去觀此可見女子不宜
輕出閨門凡為家長者可
不隨時約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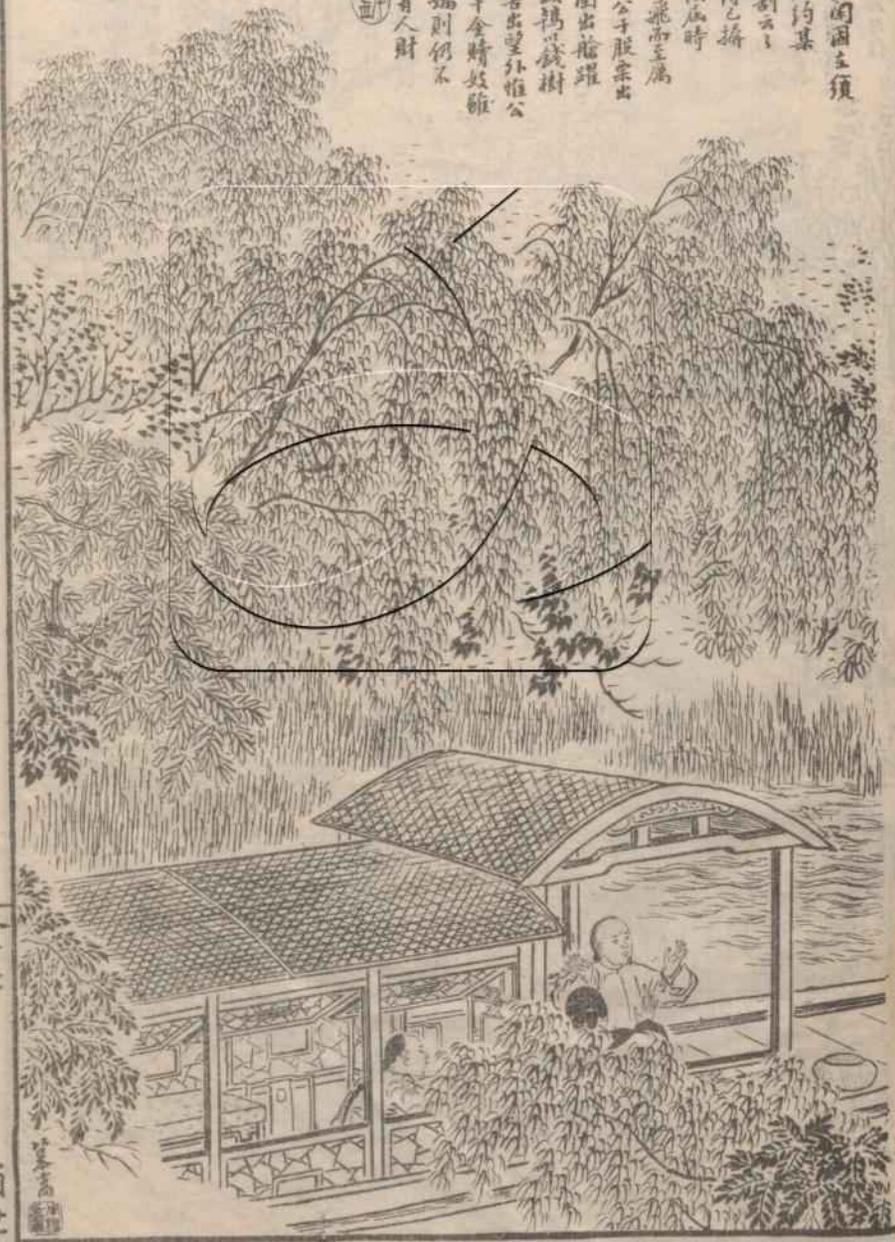


盜舟贖妓

蘇園某小園校書煙夜中起楚
也自適青陽地後者某梅某車
馬如雲與太倉某公子百口頭約
奈公子無銅山金穴之財不能填
掘窟壑以致遠近未果瑞陽佳之
聞嘉定中某龍舟非常繁盛
公子遂買畫舫載妓書以付
謝德恩有意外事亦暫相隨
遊游畢公子以餘興未闋園留數
日燈山臨水藉藉頭樓有時一曲
清歌不免短人耳目於是其盜
匪數十人乘機而把各駕搶劫
泊近畫舫一躍而登陸劫掠甚
以去時適公子在岸上以及報
知偵騎四出已無蹤跡居無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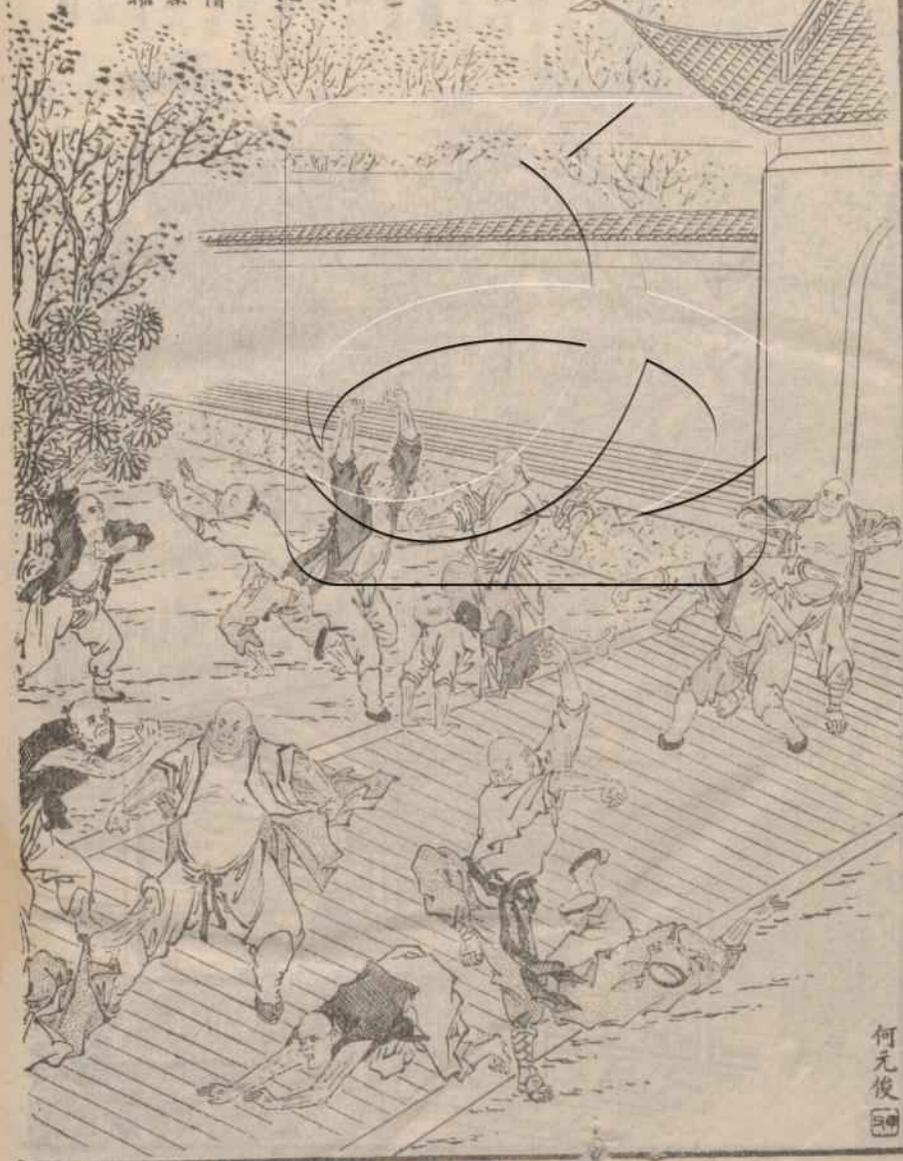


忽得一盜者知小園園主須
備千金可以相贖且約某
日某時至原家交割云云
公子既驚且喜不得已拚
探此盜至舟次靜候候時
果有小舟五六艘如飛而至厲
聲呼問某公子在否公子脫索出
應即見一盜挾小園出船躍
登其舟收銀而去該攜錢樹
子某而後得而實善出望外惟公
子則悞喪珠甚甚千金贖妓雖
曰一時豪華而河竭則仍不
能肥之金屋不允有人財
而夫一憾耳



大打山門

杭州望江門外有海潮寺焉
 湖底殿墻江寺多田畝寺中
 房屋高大異常而僧人三
 口盡百計園叢林中皆屬
 一措者也惟僧家為甚
 賦調之數其僧人亦多習武
 林術精實捍衛嚴謹某云
 道之徒者年未幾有敢犯
 者寺至原田寺流之間莊街設
 一頭山門以司啓閉山門內
 百卷成數十家相率無異前
 日寺中方丈聞城內匪徒不一
 城門倚晚即閉因將頭山門
 遣徒守門以免滋事事端
 而卷民在坊間作事不知也及
 降見僧徒已掩無路可入相
 逐各奮老拳竭力刺喉寺僧
 閉樞門甚屬誤為有盜聚集
 徒眾之敵呼嘯大開山門一擁
 而出倉猝間不暇細辨恃其
 鋒勇可實見入即打胡關一
 掃而後方知誤會急於任



何元俊

呼而各鄉人已跌破血流情
 刑極相百三人受傷最重痛定
 思痛始知空思為蒼亦可憐而
 實可笑云

好



老奴許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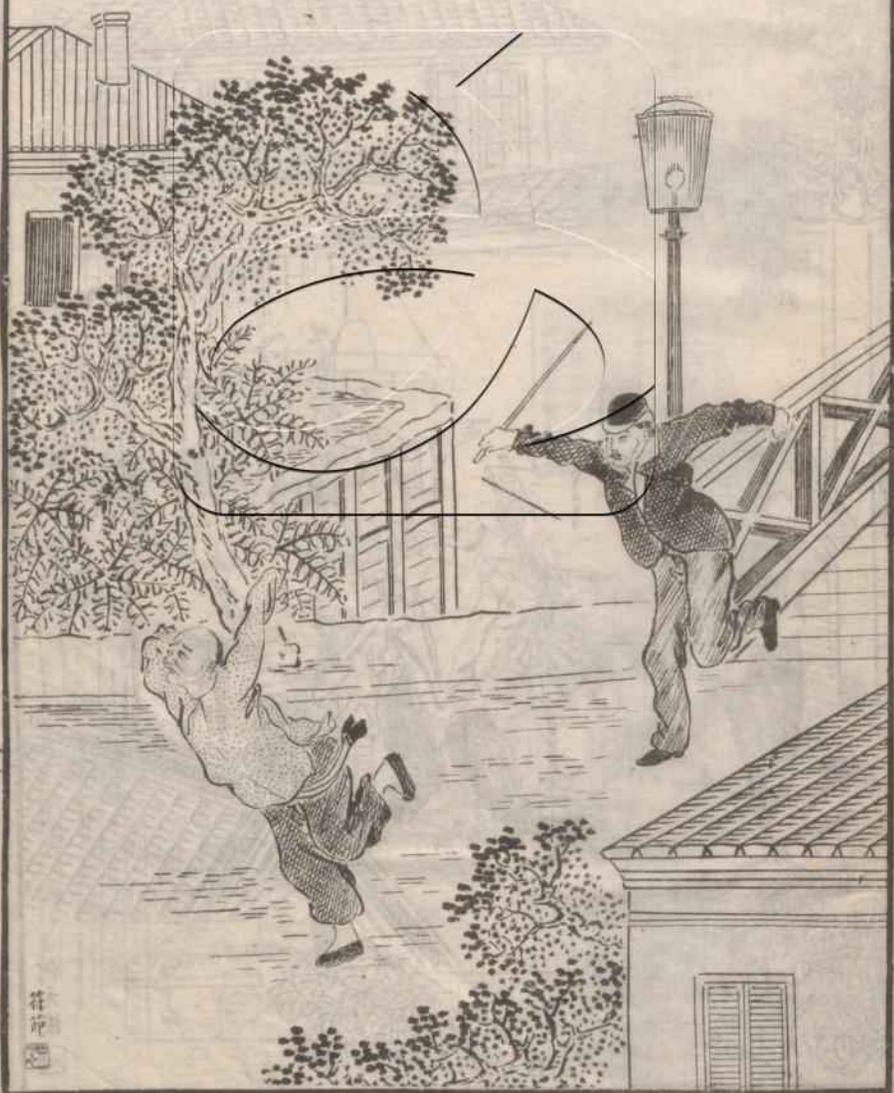
周憲唐公令籍隸江都前年曾館
江西萬載縣第被誘後居居江
東園門舊宅林下優游意亦良得
日正刑忽有老僕下魁用黃紙一
書大令陰私、事謂有廳分雖款上
百餘千悉被吞沒等語括其背上手
勢不魚解體、如僧人、暮儀皆世
日在布屋被開窗往來行走觀者
如堵其果有扶而求歎然以奴許
主此風之斷不可長也



民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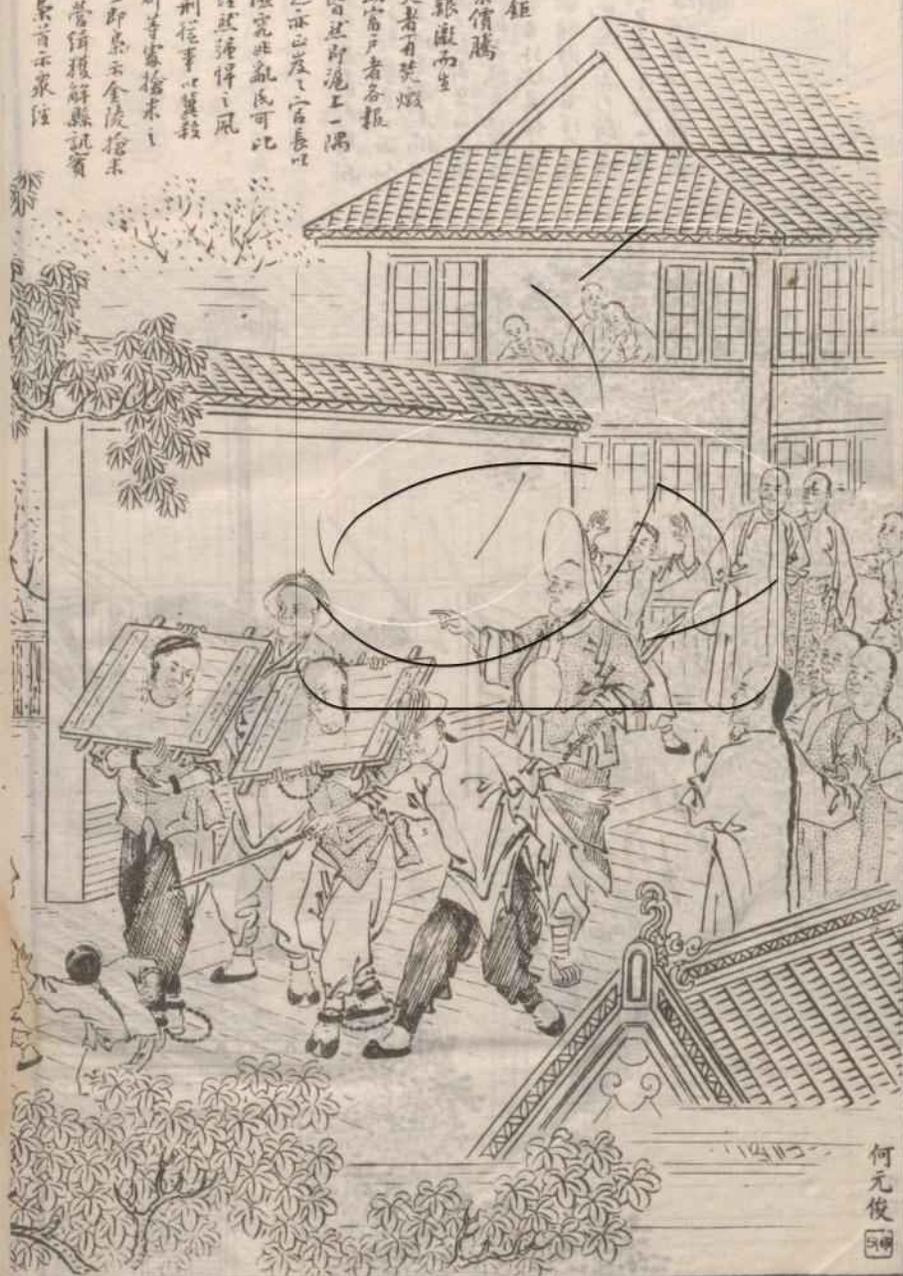
侮兄笑柄

美界虹口有某甲者素為其弟
所侮一夕弟自外歸家見一西人
至指門首怒目直視手拳未棍似
欲相擊也者弟大駭却步及奔俄
聞履聲窸窣尾隨其後意恐追及
奔馳若力至庭百步外喘息僅及
聞其自後呼一回頭則見西人脫
帽去髮果其兄也念其弄已斷一
爭先曰汝侮我多矣令姑一報
然汝一月西人亦何至如此耶弟
乃大慚



割耳代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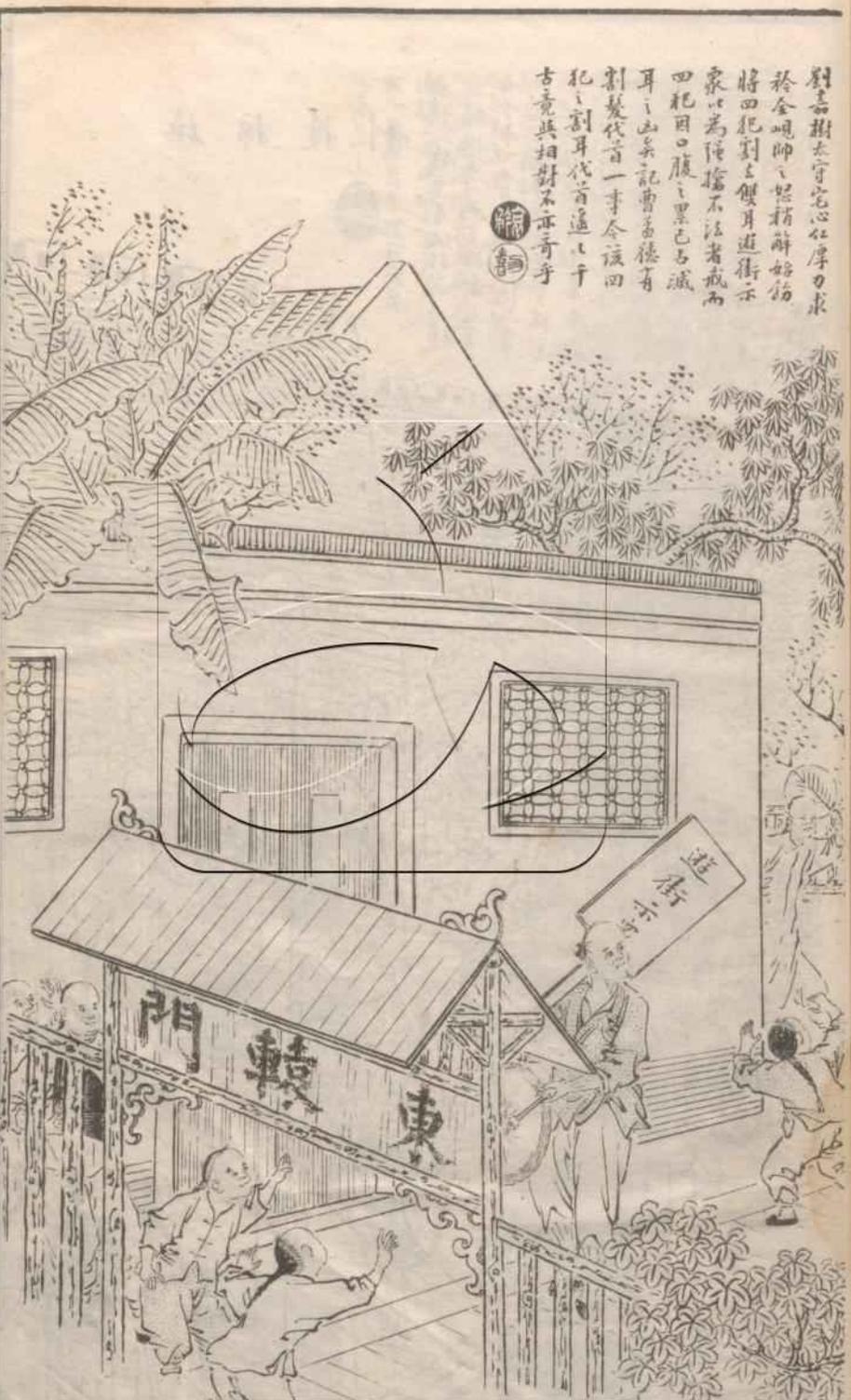
今幸因奸商販
米出洋為數過鉅
以致東南各省米價騰
貴小民私食維艱而生
變有賊害官吏者有焚燬
衙署者有強劫富戶者各報
所紀後於地皆就刑流上一隅
前者謀言異起亦已及之官長以
飢民之起而危險此亂民可比
故多從寬辦理然得之風
不可長亦有嚴刑從事以冀殺
一儆百者如溫郡等處槍米
人一經拿獲皆立即梟示金陵槍米
一葉首犯四名由營鎮獲解縣訊實
東廣岷帥亦命梟首示眾



何元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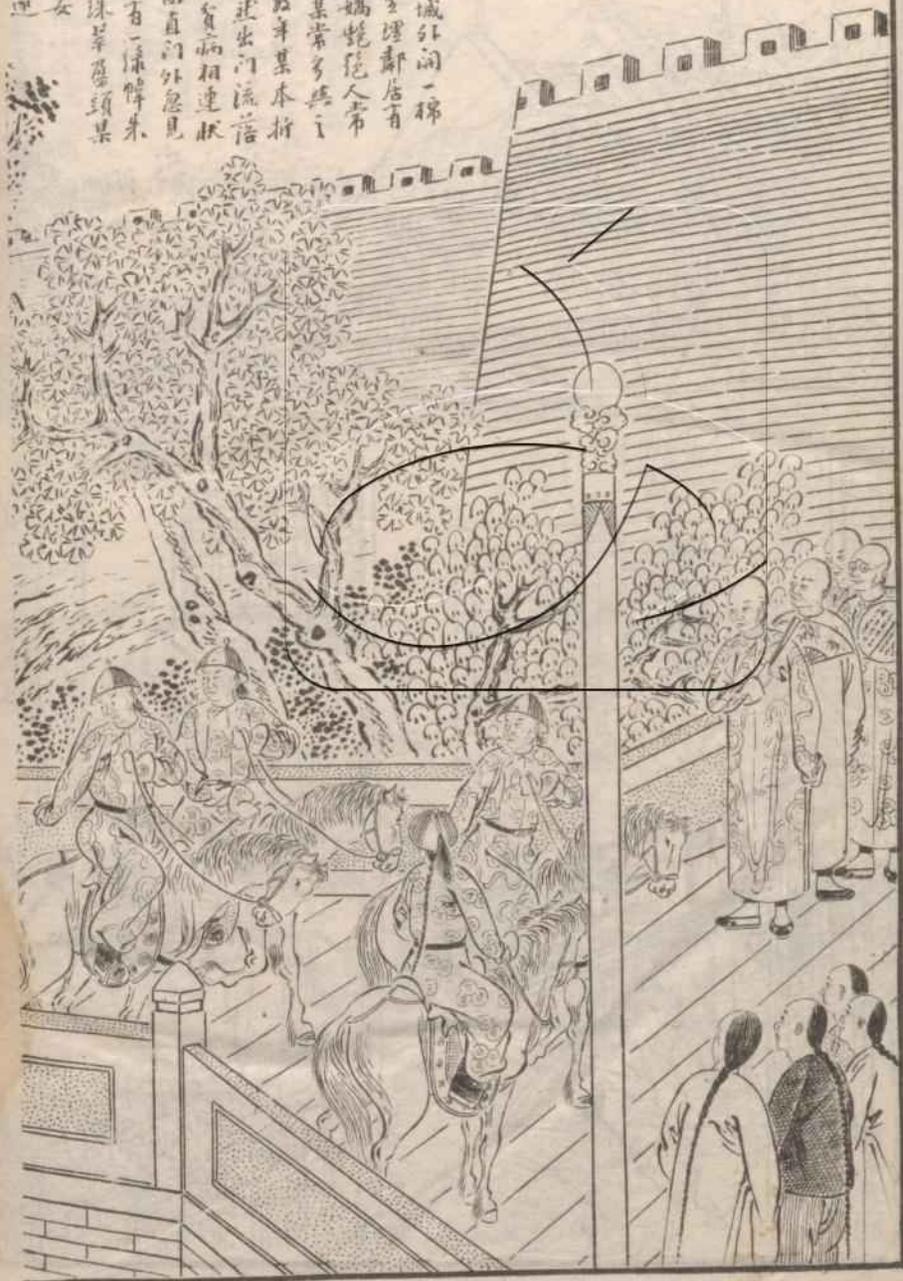
劉嘉樹太守忠心如厚刀求
於金岷帥之怒稍解始將
將四犯劉士雙耳遊街示
眾以為懲不法者戒而
四犯曰腹之黑已占滅
耳之凶矣記曹孟德有
割髮代首一事今該四
犯之割耳代首過此千
古竟與相對不亦可乎

新



換棉獲利

無錫人錢某在城外開一棉
衣鋪換布心為生理鄰居有
女子年可十三四嬌艷絕人布
以布未換棉衣其常多其
並無他志也不數年其本折
利虧遂閉歇慨然出門流落
京師者十餘載貧病相連狀
如乞丐一日行西直門外忽見
車馬儀從甚盛有一練騎朱
輪大車坐一女珠翠盈頭某
遙望不敢近其女
見某注目良久遂



呼僕從名至車
前曰君何至此
也某已不識語
渾然若夢中唯
而已遂命從者
牽一馬隨之入
城至一朱門去宅
見其女進內宮門去
答某王府副福晉也頃
之占某道謂曰白余即新女某
人向其君換棉衣者感君厚
德故名君因認為中表兄妹
出入王府亦獲利無算
人皆羨之

福晉



蘇州元妙觀之有松
鶴樓酒菜館向有
名望凡抱美談一病
者無不前往一快朵頤
自近歲年未市面火
佳生意清淡遂任店

調停得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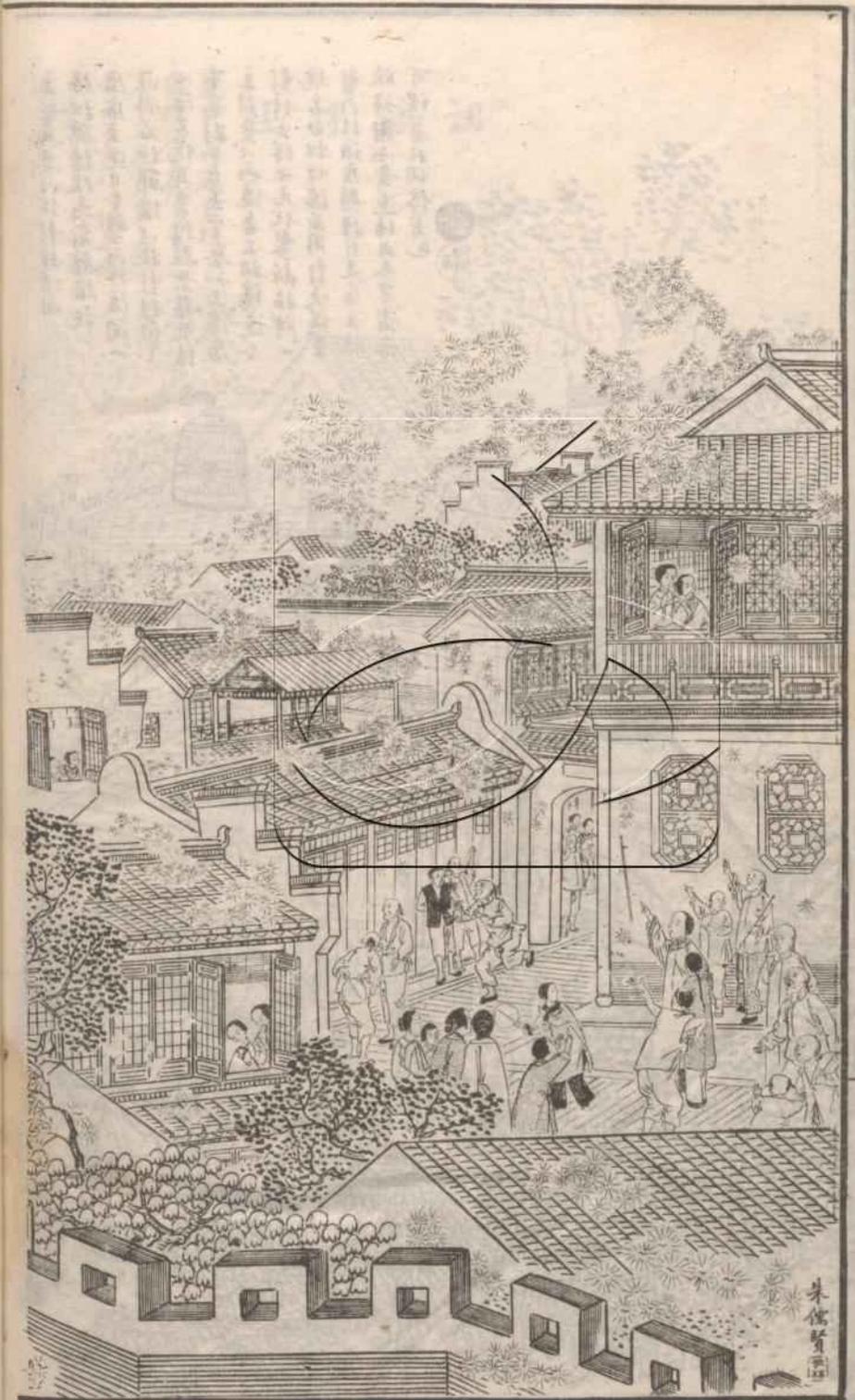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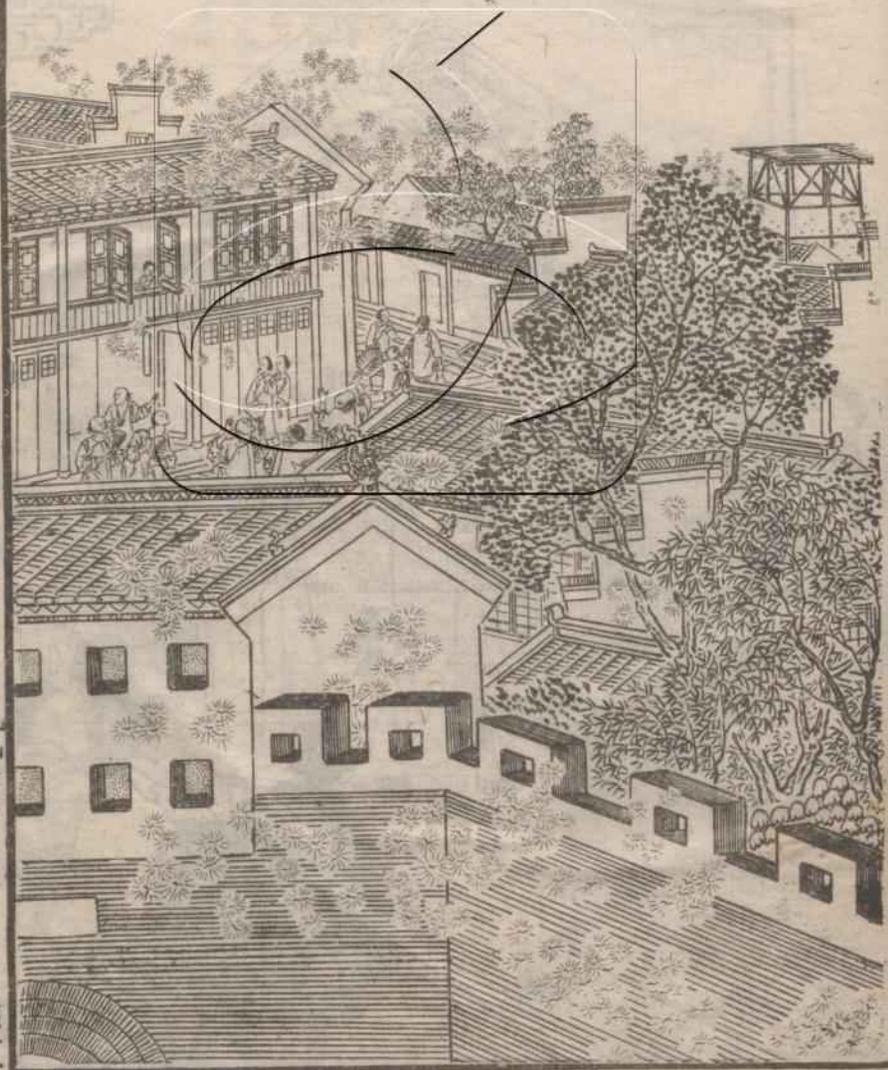


主營其要門外彭姓頂開
將松鶴樓改為高鶴樓証
原店主連日在門外復開一
所仍名松鶴樓以故彭姓聞
心滋不悅其稟控縣署懸其結
事為判于貢太守察知主傳店
主到堂心兩造各不相讓遂令
彭姓出洋十元代製新招牌一
塊名曰松呼樓並用彭吹送主
營門外該店懸挂於是店主欣
欣拜謝而棄遠語其太守者亦
可謂善於調停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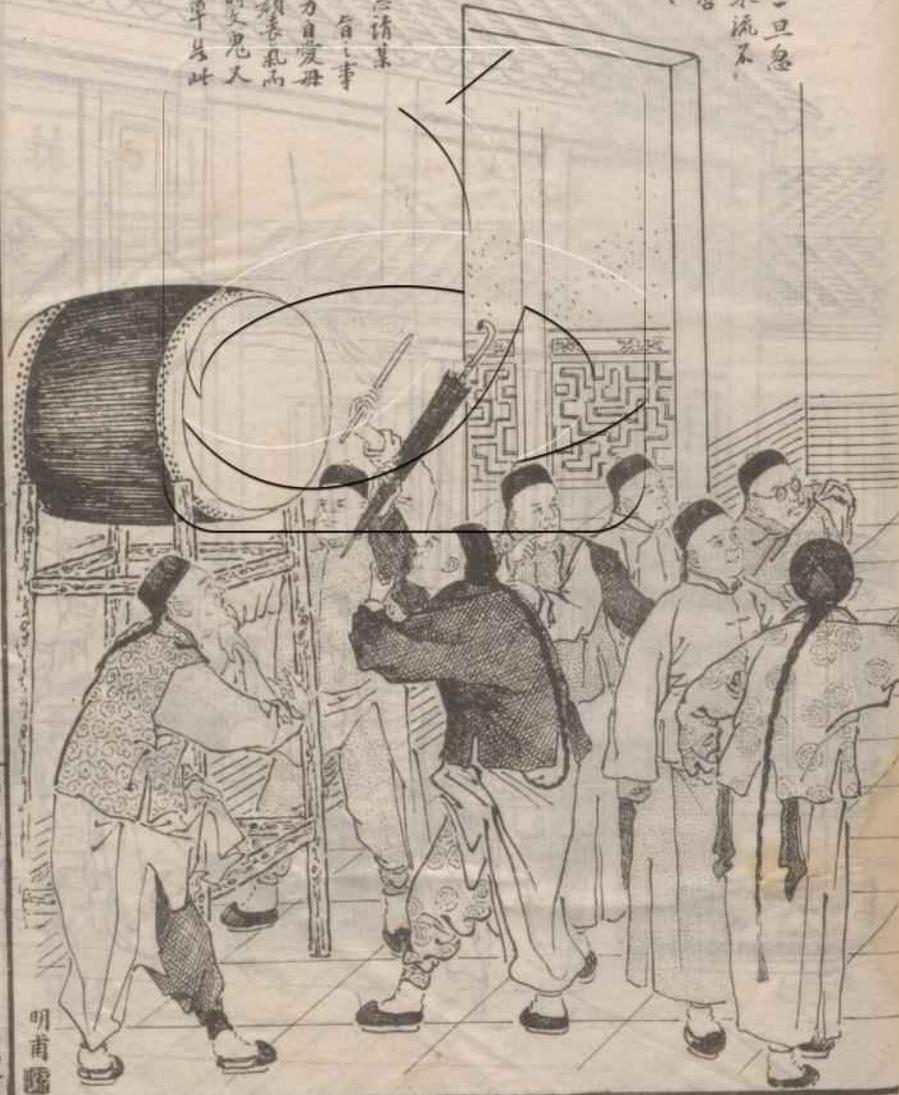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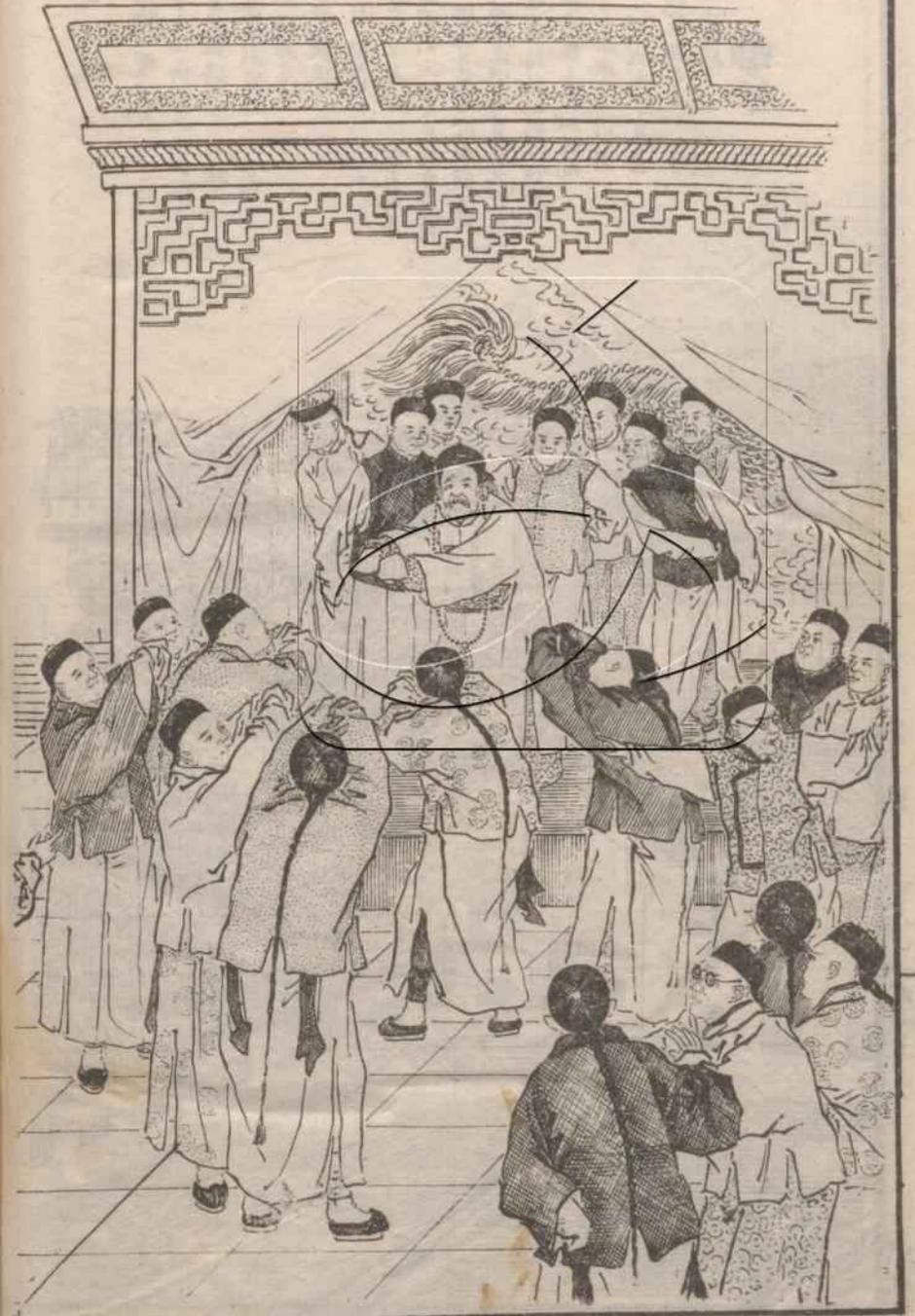
鹽城

鶴解填橋渡雙星於巧夕雁行成
 陣佩武士之止濟或取法於物或假
 託諸神自昔相傳非書無稽之語不
 謂徵未及登亦能遊聲引類射成太觀
 者東南海縣有古山為林深者密
 翁醫巫醫有歌號為跡之道人有一
 至其地者往之觸虎瘁以死因此相
 戒不敢涉近一夕忽有流螢於千萬
 圍聚一室周圍三四里光燭霄漢疑
 之雲起赤城尤電晶管澄澈觀者
 市五日乃滅遠近哄傳莫解其故大
 厲年似夢中非格物均歸一理也
 中語黃庭真歌之真相精既
 久成夢之名原無異真惟因
 聚至五日之久誠為罕見書
 者時也諸聚物各有知印生
 化生原無二致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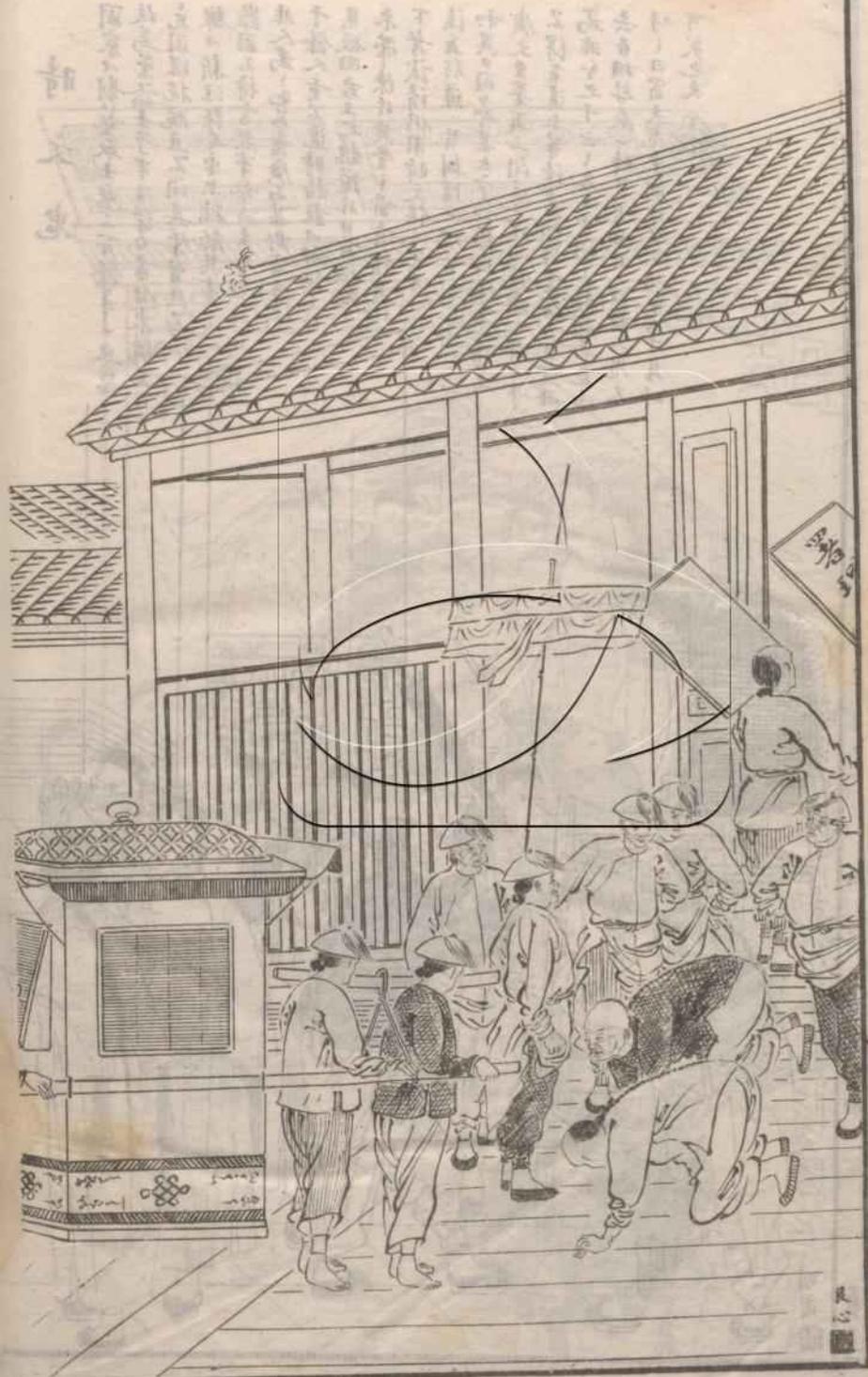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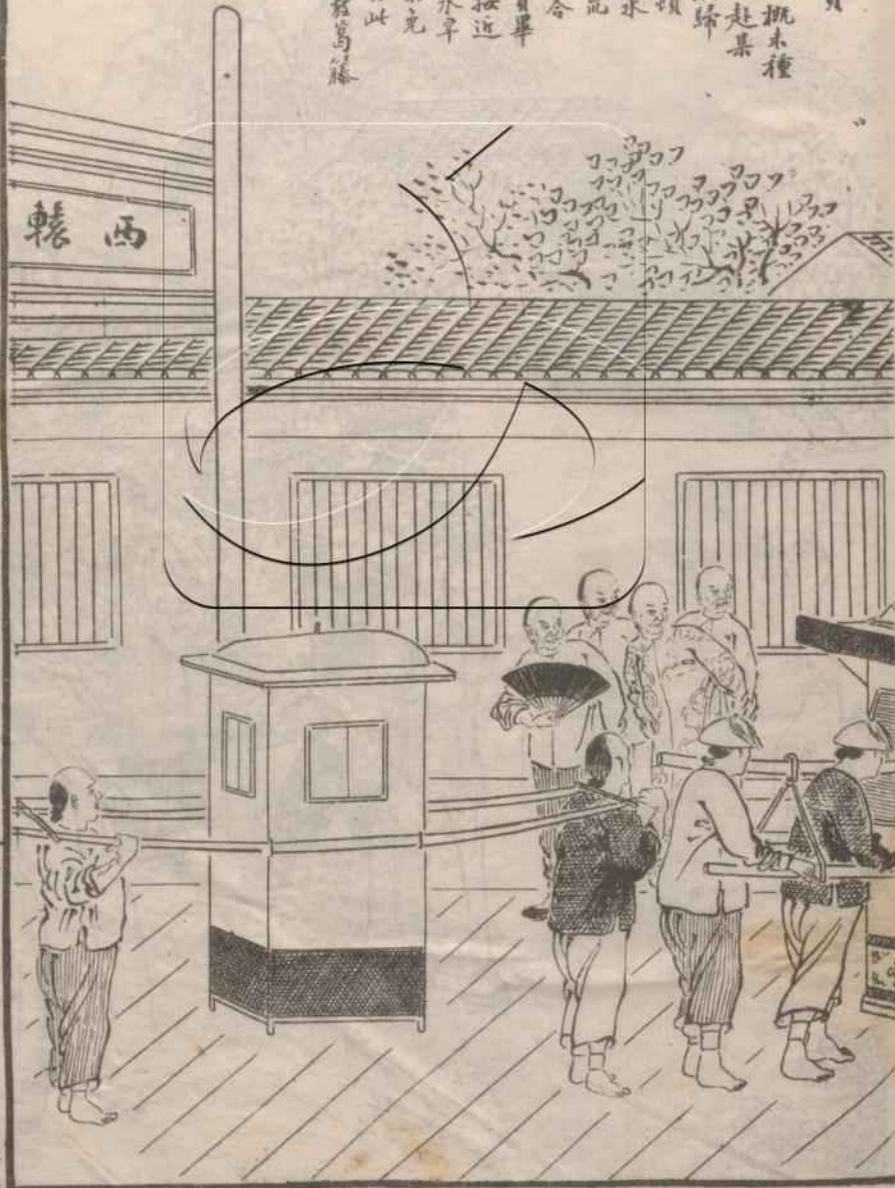
時文鬼

國家以制藝取士歷二百餘年一旦忽
改為策論士于半生學力盡付東流不
免同深扼腕且不問其學習與否
驟以新法強令舉其難事
難固不待言然才勢所至天為
非人為也不意廣西某郡有子
于餘人竟不違時務敢以鄙陋
見欲回君上之聽遂於日前披衣
束帶陳於黃堂之前竟謂曰
下考試請仍用時文俟二三年
後再行通旨辦理一唱百
和異口同聲某太守和雜理喻急請某
廣文至署再三開導謂此條奉旨一事
不得有違爾等陳者明謂常努力自愛毋
為非分之干云各士子聞之頓首喜亂而
去互相拊膺一時見者且目之曰時文鬼人
呼之曰冒失鬼中國士習之過大乎是此
可笑也夫



報荒受責

蘇垣天久不雨三縣高田概木種
 秧前日又有甲乙兩農人赴某
 縣報荒而某令遣求雨婦
 亦惟悴異常一見鄉人頓
 謂其怒謂亦等不思屏水
 而反求雨不種播端報荒
 亦災樂禍殊屬可惡喝令
 重責二百板以儆效尤責畢
 兩農人抱頭鼠竄而去按近
 來鄉人日漸狡滑偶遇水旱
 偏災動輒報歉以爲後求免
 糶地步念甚大令有禁於此
 稍加操責免却後求無若焉錄
 亦一書率法也



脩心補相

德興吳洪滿池
家佳時人目之為
遠夫之器一日途
遇術人謂之曰觀
子之貌某年當入
津某年當舍館
其年秋開當得
兩漢失某年某日
日時常究其敗牆後
一一如其言至某日恐
編編橫去懼偶遇真
武觀見一少婦孺幼
子而笑吳向其致少婦
曰家貧夫沒無以為殮行
將相從於地下致悲吳憫
之贈以銀五兩少婦
去未幾忽見牆外
有物如球滾之而
出急趨避之繞拳
足藉忽倒於身側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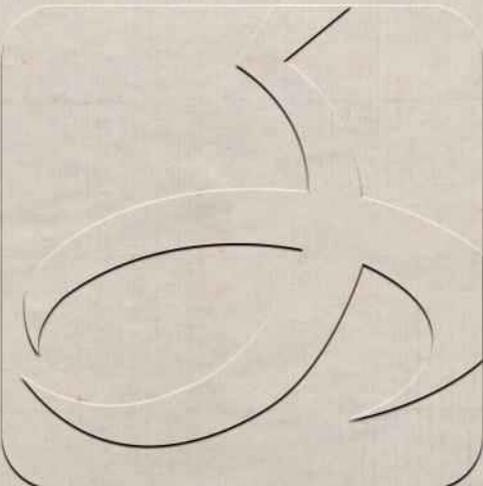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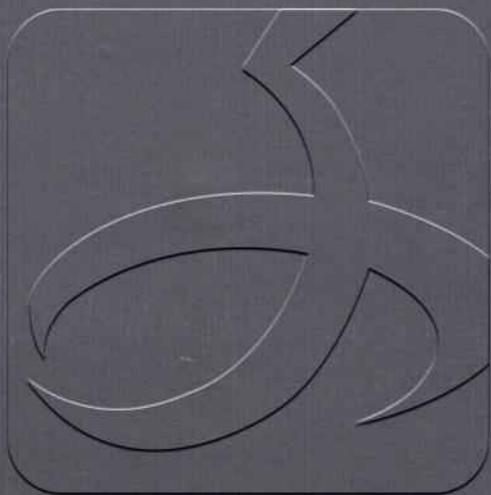
先於福後復見術士
笑曰異哉陰陽任滿面
子今且其去矣觀此可
見天人感應之機捷哉
影實脩身補相其道
固如此者



乘舟觀怪

鎮江八濠口河塘內近日喧
傳出有怪獸一頭好事者
徒皆往買棹往觀因該
獸首類鱉身如牛尾似獅
毛作青黑色而頭角崢嶸又
似有飛騰氣象平時伏露水
中至午時起極則出而喘見者
但噴之稱奇均不知為何物筆
之振端以皆諸博物君子





70041850

